

雪垠創作集第三種

牛全德與紅蘿蔔

姚雪垠

懷正文化出版社



雪垠創作集之三

牛全德與紅蘿蔔

姚雪垠著

懷正文化社出版

種 三 第 集 作 創 垠 雪

牛 全 德 與 紅 蘿 蔔

著 者 姚 雪 垠

發 行 人 劉 同 縝

發 行 所 懷 正 文 化 社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上海江蘇路五五九弄九十九號A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五月初版

正 元

幣 國 價 定 冊 每

這部小說的寫作過程及其他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杜市——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我從老河口去鄂北前方，在路上一個人非常無聊。常常，無精打彩的騎在馬上，望着單調的冬的原野，默想着各種問題。我是北方人，愛北方的豪放性格。這性格雖然粗野，但却率真；雖然任性，但却硬爽；雖然有時候對人很不客氣，但却能見義捨身，濟人之急，決不會落井下石或錦上添花。因為有這種偏愛，我在無聊的旅途上，寂寞的馬背上，總想着寫一部描寫這種典型的小說出來。在我的故鄉，和我所熟悉的游擊隊中，像這樣的人物是很多的，在我的心中就有着活的影子。將這種性格和另一個小心謹慎、自私心重的性格相對照，就格外的顯明和凸出。經過了幾天思考，兩種人物都在我的心中構成了雛形。這是我在這次旅行中懷孕的孿生子，後來我將大的

起名叫牛全德，二的叫紅蘿蔔。二月初我回到河口，不久就開始寫這部小說。這時，我正寫「春暖花開的時候」，所以寫「牛全德與紅蘿蔔」就成了附帶工作，進行得非常遲緩。這一年是敵人的空軍活動最兇的一年，除常常有飛機來河口轟炸和偵察之外，還常常有大隊飛機從河口的上空或附近飛過，去轟炸大後方各大城市，或附近幾百里內的重要地方。常常有好些天不僅白天我不能安穩的坐在屋裏，連夜晚也得奔跑。尤其當月明之夜，更難安枕。在這些緊張的日子裏，白天，我帶着很粗劣的一疊稿紙，墨盒和毛筆，恹恹惶惶的躲在郊外，往往一整天不能夠回去吃飯。在郊外，我走進村莊去，向老百姓借一張小矮桌，沒有桌子時就借一把小椅子，放在草棚或樹蔭下，在上面攤開稿紙，然後我蹲在地上，俯着上身，艱難的寫了起來。飛機一來，我趕快捲起稿紙，躲進麥地或胡豆地裏；飛機一去，我拍一拍身上泥土，繼續再寫。因為桌子又小，又低，又不平，加之野風不時的吹動稿紙，更增加寫作的艱難。「牛全德與紅蘿蔔」的大部份原稿，都是在這樣的情形下，一段一段的，斷斷續續的寫出來的。

除上述的艱苦之外，中間還有一次狼狽撤退，幾乎我和我稿子都沉入漢水裏邊。因為在前方生活是這樣不安，所以「牛全德與紅蘿蔔」初稿時漏洞很多。前半部寄出之

後，因為生活不安定和重慶的刊物因轟炸不能出版，下半部就停下來，一停就是半年，到第一年的一月尾才能脫稿。等我寫下半部的時候，因為要趕快完成牠，就只好想法取巧。起初將稿子分上下兩部，不過是為要在中間的故事進行上來個跳躍，好省去許多筆墨，所以那樣的分法實際上是不應該的。關於人物方面的漏洞也不少，如寫「壞女人」的轉變遺漏了一個「過程」，寫紅蘿蔔的心理忽略了「矛盾發展」，寫牛全德本來有一隻手槍，而後來隔幾章就把這手槍忘了；不僅忘了牛全德的手槍，我甚至將張有才（初稿是王有才）這個人物也忘了。漏洞都出在下半部，正是因為寫下半部時我的生活更不安，這不安特別是在精神一方面。大家應該都記得，一九四〇年的冬天是抗戰陣營第一次公開破裂的黑暗期間。那時我害了一場大病，在停屍間裏住了好些天，每次從昏睡中醒來，望着窗上的陽光，總覺得那陽光將永遠離開我了。在養病期間，戰區當局對我下了「逐客令」，我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究竟大病前還是在大病後我完成了「牛全德與紅蘿蔔」，早已經記不清楚。但雨風是那麼逼人，氣壓是那麼低沉，冬季是那麼嚴寒，大地是那麼動盪，叫我如何能細琢細磨的寫作啊！

不僅我本人在戰地遭遇劫厄，我的稿子在重慶也同樣不幸。原來印刷所遭了轟炸，

稿子也隨同蒙難。起初以為全被炸毀了，後來蓬子兄從灰堆中找出來大部份，另一部份則杳無蹤影。所以在「抗戰文藝」上刊出的「牛全德與紅蘿蔔」只是殘稿，中間的殘缺處刊一段編者聲明。後來重慶某書店所出的小說選本，其中有「差半車麥稭」和「牛全德與紅蘿蔔」，後者仍然保持着殘缺貌面。「牛全德與紅蘿蔔」也出過完整的單行本，不過因印刷惡劣，錯誤很多，加之我決心修改，第一版賣完後就絕跡了。

在抗戰八年間，用一種解嘲的口吻說，我是年輕一輩小說作者中比較「幸運的」一個。我的「幸運」有兩方面：第一是我竟然有資格被胡風派特別重視，當做了文藝戰線上的主要敵人；第二是我的每一部小說發表或出版後都能夠引起讀者的相當注意，並不依賴批評家特別提拔。這兩方面是互相關聯的，正如老子所說的『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牛全德與紅蘿蔔」在重慶發表之後，正如當年「差半車麥稭」在香港發表之後的情形差不外，在全國青年中獲得了很多讀者，幾乎到處都在談論着這部作品。然而胡風先生在默沉着，這沉默叫做「默殺」。爲着忠實於事實起見，我不必以虛偽姿態來一套客氣。不管「牛全德與紅蘿蔔」的成敗如何，在當時被國內廣大讀者奉的偏愛或重視則是事實。在恩施，報紙上曾有論戰，有人說牠是怎樣了不起的作品，有人說牠是羣

仿蘇聯的名著「毀滅」，於是後一派就遭受前一派的批評謾罵。在河南，一個流亡的省立師範因爲不容易獲得後方的鉛印本，就由同學們集資用石印把牠翻版，讓牠在接近戰地的山中流傳。在重慶，有兩個大學裏的文藝團體曾開會討論牠；有一位山東青年連着在「蜀道」和「青光」上發表過兩篇或三篇批評，因爲他讀過好些遍，批評過不止一次，所以那熱情就特別感人。我隨便的舉出來這些事實，並非要來一個自我宣傳，而是要拿這和胡風先生的沉默作個對照。兩年後胡風派在「希望」上將「牛全德與紅蘿蔔」帶着嘲笑的一筆抹殺，只看胡風先生起初的沉默，就可以悟出來其中消息。

九四四年的春天，「牛全德與紅蘿蔔」遇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公正、最嚴肅、最使我感激難忘的批評。這次批評是採取討論會的形式，並沒有文章發表，至今我珍貴的保存着當時在幾張紙片上記下的批評要點。參加這次討論的有茅盾先生，馮乃超先生，以羣兄，克家兄，S Y兄。克家兄和S Y兄因爲沒有來得及細讀，爲慎重起見很少發言。以羣兄，乃超先生，茅盾先生，都發表了許多極其使我心服的寶貴意見。他們說出了這部小說的成功之處，也詳細的指出了牠的缺點。特別使我感激的是茅盾先生。他的眼力是那麼不好，這部小說初版本印刷得是那麼一塌糊塗，爲了要批評這部書他竟耐心

的細讀兩遍，請想一想這態度是多麼認真，對一個後進是多麼誠懇！自從這一次批評之後，我就決心依照他們的意見進行修改。修改也許比創作更苦，但作品發表之後便屬於社會的，作者對社會負有責任，這種責任心常常在鞭策我，鼓勵我，提高了我的決心和勇氣。因為當時正忙於寫「春暖花開的時候」，修改的工作無暇進行，所以第一版賣完後，我就狠心讓牠絕版。我在重慶是全指望自己的版稅過活的人，停印一本書就說明我是多麼的甘心去服從公正的批評。後來像「春暖花開的時候」那些書我都有心停印整理，但出版家要顧及血本，我的交涉都沒有得到成功。只要日子稍久，我一定不會辜負善意的批評和熱誠愛我的讀者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我由重慶市移居北碚，生活不安定，心情也不佳。在北碚我開始抽工夫整理「牛全德與紅蘿蔔」，但整理了一萬多字，我就去三台教書，後來就一直不再繼續。正在這時候，胡風先生所領導的小宗派向我展開了大的攻勢。關於胡風先生隔論上的法西斯毒素和機械論色彩，以及他對中國民族文化的毫無所知，對人民生活的隔膜，他的剛復的英雄主義和主觀主義，這一切不配做好批評家的弱點我今天都暫且不談。今天，我儘可能把問題的範圍縮小，以討論與「牛全德與紅蘿蔔」有關的問題為主。

至於關於「春暖花開的時候」的部份，保留在將來該書的一篇序文中去詳細的向他們請教。我今天把問題的範圍儘量縮小，並不是要對胡風先生留什麼忠厚，而是今天正是我們大家都不能自由呼吸的時候，胡風先生縱然處處要樹立小宗派，要關閉起現實主義的大門，要破壞文化界的聯合戰線，但我承認牠除上述種種弱點外還畢竟有他的戰鬥力量，還有他的某些貢獻，在沒有朱砂的時候紅土也是可貴的。當胡風派向我展開攻勢的時候，他們決沒有想到我在基本上還可以做一個忠實的「同路人」，決沒有想到我在這艱苦的時代中也有直接和簡接的屑微貢獻，決沒有想到我一直是在遭受着黑暗勢力的打擊和迫害。胡風派把我錯看成他們的主要敵人，恨不得我立刻死去，不惜以種種造謠誣蔑的方法對付我，在當時我有點傷心，現在想起來覺得滑稽。我雖然有一個倔強的性格，但一直沒想過用胡風派的方法報復胡風派。我對胡風派的作風雖極痛心，但我明白我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真敵人，那就是黑暗勢力。所以我期望將來他們會放棄了狹隘的宗派主義的作風，會不再以誣蔑的態度對付文化戰線上的患難朋友。我決不嫉妬他們成功，更絕對不希望他們毀滅。

在胡風派的「希望」第三期上有一篇題為「市儈主義底路線」的文章中，痛罵過我

的「蹉半車麥楷」以後，緊接着罵我的「牛全德與紅蘿蔔」說：

其後，姚雪垠先生又寫了「牛全德和紅蘿蔔」。這種寫作方式——生活方式的繼續——大約是受了不負責任的讚美的緣故，姚雪垠先生發展了他的這種道路了。牛全德是兵士，紅蘿蔔是農民，兩種性格的刻劃，諸如此類。但那農民，仍然是不停的吸着烟袋——技巧，也顯得窮窘了。但我想特別提出來的是牛全德嫖女人的那一段。作者描寫了性交的姿勢、響聲等等——大約這是寫實主義吧！作者又讓那墮落的女人聽了宣傳隊的宣傳而轉變了。說：「女人一向是受壓迫的，現在我要過新的生活了！」

可愛的先生們，向理論八股儘情的鞠躬吧、

胡風派在別處好像也罵過「牛全德與紅蘿蔔」，但因為我一時借不到資料，只好暫作懸案。如今只就上引的一段文章討論討論，希望胡風派的朋友們能夠平心靜氣的聽一聽我的抗辯。

首先，胡風派的批評家將我的這部小說的題目看錯了一個字，雖不重要，但也是一個疏忽。在英文上「和」或「與」都是「and」一個字，在中文上却大有分別。這分別不在意思，而在平仄。「牛全德與紅蘿蔔」在英文上只有三個字，在中文上却有七個

字。我決定用「與」而不用「和」，是要在幾個平聲字之間換一個仄聲字，求聲音有變化，有變化才有諧和。再者，「和」與「紅」發音的部位相同，二字連續便拗嘴，換一個「與」字就沒有拗嘴的毛病。因為胡風派的批評家在寫批評的時候太不冷靜，太不虛心，所以才有此疏忽。連我的書名字就沒有看清楚，內容當然更不用提了。

其次，胡風派的批評家說：『牛全德是士兵，紅蘿蔔是農民，兩種性格的刻劃，諸如此類。』我的這部小說辛辛苦苦的費了一年的時間寫出來，胡風派的批評家却只用這一句不負責任的話輕輕的概括了牠的題材和主題，實在是最壞的批評作風。我指責這位胡風派的批評家不負責任，是因為他竟用「諸如此類」四個字將一切問題一筆帶過。既然什麼問題都可以用「諸如此類」一筆帶過，那還有什麼批評可談呢？比如我們讀「戰爭與和平」，也可以說這部書是寫拿破侖侵俄之戰的故事和人物，諸如此類。請想想，這不是一大笑話嗎？至於我的「牛全德與紅蘿蔔」，何不懷成見、不企圖的誣讒的讀者都知道牠決不僅止於刻劃性格，牠的主題是表現舊時代的江湖義氣向新時代的革命青年感的漸漸移轉，偉大的同志愛終於淹沒了個人的恩仇。退一步說，即讓這部小說僅限於性格刻劃，只要我刻劃成功，從典型的人物反映出這時代的歷史影子，不也是很可喜

麼？抗戰期中，有些自由的土地上用生產勞動改造「二流子」，認為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牛全德不也是「二流子」麼，從抗日體團中他獲得了改造的機會，終於成爲一個爲民族犧牲的英雄。我刻劃出這樣的性格，有什麼罪過呢？事實俱在，任何不懷成見的讀者都承認我的典型創造是成功的。胡風派的小圈子最好能創造出比我的差半車麥稻，牛全德與紅蘿蔔更大的典型性格，更成功的人物才是，不應該對我這微小的成績滿懷妬意。至於說「牛全德是士兵，紅蘿蔔是農民」，這說法也不夠正確。我寫牛全德的時候，只認爲我是在寫一個典型的農村流氓無產者，並不認爲我是在寫典型的士兵。牛全德雖然幹過十幾年軍隊，但決不能作爲士兵典型看。舊日的軍營生活曾發展了他的流氓性是事實，但即讓沒有這一段生活他仍然是一個農村流氓無產者。胡風派的批評家之所以把士兵和農村流氓無產者混爲一談，沒有透過某些現象去把握到問題的本質的差異，也許是由於不懂，也許是由於粗心，也許由於太傲慢而不願認真的讀一讀我的作品。但不管怎樣，既要寫批評，就不應該有此情形。我寫紅蘿蔔的時候是企圖寫出來一個相當富裕的自耕農，把他看成是一個具體的、現實典型的典型人物，並沒有把他看成是一般的農民。單說「農民」，是抽象的、空洞的、沒有階層生活的人物。胡風派的批評家

說「紅蘿蔔是農民」，錯了。爲什麼錯了？因爲，我所寫的本來是十分具體的人物，經你一說，就變成了抽象的概念了。你既不理解紅蘿蔔，也不理解我的創作企圖和過程啊！

第三，胡風派的批評家說：「但那農民，仍然是不停的吸着烟袋——技巧，也顯得窮窘了。」我自己和我的不懷成見的朋友們，也都認爲我寫的紅蘿蔔沒有牛全德同樣成功，但要說我的技巧窮窘了，却是誣蔑。我一直在繼續豐富生活，學習寫作，技巧怎麼會窮窘呢？關於「牛全德與紅蘿蔔」這部小說的整個技巧，留待後邊再談，如今只單獨的說一說紅蘿蔔的問題。紅蘿蔔在這部小說中是一個重要配角，而不是真正主角。在寫作的時候，我將大半力量放在牛全德身上，少半力量放在紅蘿蔔身上，這是事實。初版本紅蘿蔔的失敗處不在他不停的吸着烟袋，而在他的心理和性格中缺少矛盾，缺少矛盾也就缺少了變化。一九四四年的春天朋友們用小規模討論會的形式批評這部作品的時候，茅盾先生，乃超先生，以羣兄，都有這同樣看法，我當時好像是茅塞頓開，五體投地的佩服。直到如今，我沒有懷疑過他們的這一點深刻意見，所以在修改時竭力來糾正原來的毛病。至於吸烟袋，那是小問題，不能因差半車麥楷吸烟袋就不讓紅蘿蔔也吸烟袋。

我的故鄉是中國主要的菸葉出產地，農民不吸旱烟的實在少見。吸烟是農民的重要享受，也是主要的敬客之物，所以見面時先客氣的讓對方吸烟。這種現現實實的人民生活決定了我的寫作。拿紅蘿蔔的吸烟袋和牛全德的抽紙烟作對照，更表現階層習慣的差異。即讓退一步說，我寫紅蘿蔔的吸烟袋在手法上稍微有重複差半車麥楷的毛病，但這樣的毛病實際上微乎其微，不能拿這來將紅蘿蔔全部抹殺。紅蘿蔔比差半車麥楷更加心理描寫，在手法上是一進步。這位胡風派的批評家不從大處着眼，專想吹毛求疵，很使我覺得遺憾。

第四，胡風派的批評家說：『但我想特別提出來的是牛全德嫖女人的那一段。作者描寫了性交的姿勢響聲等等——大約這是寫實主義吧！』這一段我也特別的向讀者提出來，請讀者或翻一翻初版本，或翻一翻如今的修正本，用不着我多說話。我所寫的是一個小小的悲劇場面，並沒有寫性交（即讓寫性交也未必不可，但看怎樣寫法）。胡風派的批評家爲要打天家，爲要剷除他們心目中的「異己」（實際是一個戰線上的朋友），常常不惜用血口噴人。唉，胡風派的朋友們，我確實一向把你們當做畏友，但你們太叫我失望。難道你們真看不懂這一章小說麼？難道你們竟連一點批評的道德也不要麼？對

敵人還應該講作戰道德，何況我並不是你們的敵人！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中，你們忽而稱我爲色情作家，忽而稱我爲市儈主義者，任意戴帽子，又稱我的作品爲「倡妓文學」，結果我並沒有被你們打倒。你們的努力只不過爲親者所痛，爲爲仇者所快！

第五，胡風派的批評家說：『作者又讓那墮落的女人聽了宣傳隊的宣傳而轉變了，說：『女人一向是受壓迫的，現在我要過新的生活了！』初版本國中關於那位「壞女人」的描述有成功處，也有嚴重的失敗處，在前邊我已經說過。關於「壞女人」的失敗處是忽略了轉變過程，匆匆的讓她由「落後」跳到「新生」。但，真出我意料之外，胡風派的批評家竟然又離開了我的作品胡扯！這位批評家的意思並不是責備我忽略了寫一個人的轉變過程，而竟是責備我寫她竟也配轉變，這不是笑話麼？唉，笑話還更大呢！這位批評家所引的那一句話，我在我的原作中找了三遍，四遍，五遍，竟然找不到。何必這樣的卑鄙栽誣呢？朋友們，我被你們肆意栽誣的回數真不少，假若你們還有一點點良心的話，也應該感到慚愧了。

第六，胡風派的批評家說：『可愛的先生們，向理論八股儘情的鞠躬吧！』這句話顯然是嘲笑那些曾經稱讚過我的作品的先生和朋友們，不過也指出我是依照着理論八股

從事創作的。這問題讀起來牽涉的方面太廣，既然有我的作品在，我還是暫且不談吧！

根據上面的分析，證明胡風派對我完全失去了批評的公正立場，只是在罵街罷了。他們對這部小說除誤解，造謠和誣蔑之外，既不曾指出牠的真毛病，更不肯有一個字提到牠的優點。他們以為別人喜愛這部小說盡都是向理論入股鞠躬，而沒有想到別人不盡是那麽低能，一定是看出來這部小說雖有毛病，也有牠的值得喜愛的地方。我本來常常想來一個自我檢討，但為胡風派如此囂張，我不得不採取防衛，暫不赤裸裸的分析我自己的短處。等將來胡風派的作風改變後，我一定會檢討我自己的作品的。如今，既然胡風派的批評家說我的「技巧窮窘了」，我就順便泛泛的談一談這部作品的技巧問題。

我寫這部作品的時候有一個很大的企圖，即是儘可能的將牠作為一部素樸的散文詩來寫，所以在結構上並不很注意。在創作上我有一點自信的地方是對於北方口語的提鍊，這不僅依賴於活語彙的搜集工作，還要對民族的舊文和人民的生活習慣都有相當的瞭解才行。這一點我確實下過工夫，用過心血，請胡風派的朋友們尊重事實，不要嘲笑我在此吹牛。一差半車麥楷「技巧的成功處大半在此，而「牛全德與紅蘿蔔」是牠的繼續和發展。當執筆寫「牛全德與紅蘿蔔」的時候，我正在溫讀陶詩，得到了一點啓示，似乎

明白了素樸和美麗如何的統一起來。本來，宇宙間的事物都含有矛盾，諧和就建立在矛盾上面。秦漢人所寫那篇「樂記」，對音樂的由矛盾構成諧和的道理曾有過不少發揮。姜白石評陶詩爲「散而莊，淡而腴」，深刻的理解到陶詩的風格的基本部份，乃是建築在矛盾上的諧和。「散而莊」是指章法結構而說的，「淡而腴」是指內容而說的，都是矛盾的，却統一於渾然的風格裏面。李白所說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確是指出了藝術的最高境界。但「清水出芙蓉」不僅自然，同時也美。「自然一和」素樸」雖不是同義語，但真正的自然必離不開素樸，真正的素樸也必得自然。我在寫「牛全德與紅蘿蔔」的時候竭力的追求這境界，却沒有完全成功，有時或不免流露出「一點兒斧鑿痕迹」。爲什麼會有痕迹呢？是因爲我同時又過於熱切的追求新鮮，追求牠真能像一首詩歌。

現在，讓我再公開的說出來一個學習中的祕密吧。在「牛全德與紅蘿蔔」中不少的排句，疊句，重沓章法，這是怎麼來的呢？這是從「詩經」中悟出來的！特別是「國風」部份，保存的古代歌謠的面貌最多。「國風」中許多詩利用疊句，重沓，將一種單純的意象或感情重復說出，層層加深。我很愛這種單純美。我既從「詩經」中悟出來這

一個道理之後，偏偏又看見克魯泡特金的「俄國文學史」中所引的一段「伊果爾侵略之歌」，更增加了我吸收這種遺產的勇氣和信心。其實，大概各民族的歌（ballad）都愛用疊句，不僅中國的「國風」爲然。類似「國風」中的章尾重沓的句法，在英國叫做 refrain。這種形式，不僅有意義的作用，更要緊的是有音樂的作用——企圖由音樂的作用喚起或加強某種感情。英國的民歌影響到近代詩，「國風」的疊句或重沓形影響到詞，到曲。我試驗在散文中吸收這遺產，使我的散一方面有單純美，一方面搖曳生姿。成功和失敗是另外一回事，我希望我的這番苦心應該讓朋友們知道。像胡風派的朋友們那樣狂妄自尊，魯莽滅裂，輕下批評，亂施誣譏，怎麼能叫我心服？

我曾經聲明過，爲着今天大家都不能自由呼吸，我決不向胡風派大舉反攻。我願意接受批評，但同時也要求被人尊重。胡風先生所領導的作風影響極大，所以雖然和他結合一起的不過三二人，但因爲影響大，在國內儼然成一個不可忽視的小宗派。我衷心的承認胡風先生對文學運動有相當貢獻，但我死不能同意他的作風。十年來，大家惟恐怕民主救國的聯合戰線不穩固，而胡風先生在理論上擁護這聯合戰線，在作風上破壞這聯合戰線。十五年來，大家都提倡口語文學，抗戰後又提出「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一口

號；胡風先生很瞭解這一運動的發展，很知道這一運動是多麼必需，在理論上他擁護這一運動，然而在實踐上他却和這運動相背馳，他和他所領導的少數作家們偏要寫出來使中國人頭疼的文體。爲什麼胡風先生竟會這樣的矛盾呢？這原因有好幾種，其中最主要的是狹隘的宗派主義和剛愎的英雄主義在作祟。假若胡風先生還有一點虛心的話，我想他應該接受我這種善意的批評。我希望胡風先生及其一派的作家們今後不要再把我當做敵人，應該也把我當做一位尚有可取的諍友才好。

關於「胡風派」這個名詞，有朋友勸我不用，爲的是免得別人說文壇上真有派別。其實胡風派的存在盡人皆知，用不着掩耳盜鈴。我們希望胡風派能放棄過去的狹隘作風，爲整調的聯合戰線而努力。我提出「胡風派」這名詞，毫無惡意，我認爲宗派主義是鞏固聯合戰線的一大障礙，不如揭破了好。兩年來，文壇上稍有成就的作家如沙汀、艾蕪、臧克家、S Y等，沒有不被胡風派加以詆毀，全不顧現實條件，全不顧政治影響。青年本是熱情的，經胡風先生一鼓勵，一影響，就常常拋開原則，不顧事實，任意誣讒。以攻擊成名作家爲快意。一般純潔的讀者見胡風派火氣很大，口吻很左，就誤認胡風派是左派的代表，於是風行草偃，一唱百和，形成了很壞的風氣。關於這問題，

談起來扯得太遠，就此止了。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夜脫稿

『是你嗎，牛全德？』

『報告隊長，什麼事情？』

『是你偷吃了老百姓的鷄子不是？』

『報告隊長，不是我，』牛全德把臉孔繃得挺緊的否認說，但心中却在暗笑。

『你知道我們是抗日的游擊隊，』分隊長皺着眉頭說，『我們必須依靠老百姓，就好比魚依靠水一樣。你明白嗎？』

『報告隊長，我明白。』牛全德的心中有點厭惡，想着：『又是這一套！老子混軍隊混了十幾年，靠的是朋友跟槍桿兒，從來沒靠過老百姓！』

『既然明白，你就不應該常常調兒浪蕩的不守紀律……』

『報告隊長，』牛全德截住分隊長的話頭說，『軍隊裏什麼規矩我全知道，隊長如若查出我破壞軍風紀，請隊長重重的懲辦我。』

『如果查出來，』分隊長用嚴肅的口氣說，『可別說我不客氣！』

『是！』

分隊長無可奈何的盯了牛全德一眼，擺擺下巴尖：

『好，讓我查一查再講。』

『是！』牛全德行個舉手禮，從分隊長的面前退走了。

一離開分隊長，牛全德就發起火來，連眼睛球也差不多變成紅色。走回第三班的草屋以後，牛全德不住的謾罵着，唾沫星向同志們的臉上亂迸。

『操你娘的！尿泡尿照照你自己影子，頭上的麥糠還沒有拍掉，可就知道扒灰啦，

可惡！』

大家用笑臉望着他，沒有人敢說一句話。牛全德點着了一根紙煙，又氣呼呼的拍着胸脯罵：

『我，我牛全德十六歲就混軍隊，熱肚皮磨着冷槍子兒，磨了十幾年，從死人堆裏打跟頭打出來，大江大海全見過，鷄毛翼也想擋住路子嗎？好，老子偏要叫你瞧瞧！』

大家都知道他罵的是哪一個，他罵的是第二班的一位同志。這是一位不大愛說話的莊稼人，近來同志們都向他叫紅蘿蔔，很少人再叫他的名子王春富。一提到這位莊稼佬，牛全德就輕蔑的把鼻子一哼：

『那傢伙呀，他要能抗日你把我牛全德雙眼挖掉！他屁股下坐着十多畝一脚踩出油的河頭地，等稍微平靜一點兒，你瞧瞧吧，他準是把槍一扔，鞋底子一磕●回家啦，你用繩子拴也拴不住！』

停一停，牛全德又補上一句：

『分隊長收留這麼一個莊稼佬，簡直是瞎了眼睛！』

牛全德脾氣壞，而且是班長；當他發火的時候，班裏的同志們沒人敢做聲，像老鼠看見了貓兒一樣。在班裏只有副班長陳洪和他是老交情，敢規勸他，就是拿話頂衝他也不要緊。

『老牛，你這個傢伙，』陳洪一團和氣的瞅着牛全德的臉孔說，『你發的什麼牛性子？三天不甦人就角尖兒癢麼？你一沒醉，二沒瘋，爲什麼肚裏有話不好好兒講出來，不分青紅皂白亂罵一氣？』

牛全德把眼睛一瞪：『老子罵人你管得着麼？』

『俗話說，「兒大不由爺」，老子當然管不着！老牛，你好有一比：你一發火就像是瘋狗跑進會場裏——亂咬！』

『滾你娘的！』牛全德將陳洪推了一把，笑着罵：『你以爲老子不敢揍你麼？』

陳洪頂摸清老牛的脾氣：你千萬別對他客客氣氣的；你能夠同他亂打亂罵，他才認爲你跟他夠交情。所以，一看見牛全德露出笑臉，陳洪就指着他的鼻尖罵起來：

『你這個混蛋玩意兒，老脾氣總是不改！你現在既不是湯土匪，又不是在軍閥手下混軍隊，隨隨便便的罵同志……』

『呸！什麼毛桃青杏野穀子，都是咱的「同志」嘛！』牛全德咆哮說，將煙頭狠狠的向陳洪的身上摔去。『老弟，我牛全德東西南北走了十多省，什麼事情都見過，什麼朋友都交過。你想，他紅蘿蔔如果夠得上算「同志」，也該講朋友，講義氣，何必在背

後說小話陷害老子？哼哼，什麼「同志」哇，你稱一稱他有幾斤幾兩！」

陳洪堅持說紅蘿蔔是一個走樹下怕樹葉兒打頭的胆小人，平素不見他多嘴多舌的，決不會在隊長面前扒同志的灰。但牛全德反駁說：

『別看他平素不哼不噁的，啞吧蚊子咬人才狠哩！』

●北方的鄉下人多是赤脚穿布鞋，路上又多灰多沙，沙礫容易跳進鞋裏邊，所以有時得把鞋脫下來磕一

磕。

這枝小小的游擊隊才建立沒有多久，內部亂得跟醜婆娘的頭髮一樣。

隊長原是一個熱心救國的小學校長，本縣青年救國會的重要份子，並沒有帶兵經驗。縣城一淪陷，軍隊一撤退，就有游擊隊在四鄉紛紛成立。有的游擊隊是縣長直接率領的，保護着各機關和官紳家眷，住在離城很遠的深山裏，偶然也出來到城邊擾亂一下，不過出來的重要任務還是在催糧和催款。有許多小股游擊隊是屬於地方紳士們的，如像區長和聯保主任之類。他們各有自己的游擊隊，互相聯合，又互相傾軋，仇殺。青救會起初就料到這些武裝力量不可靠，在縣城快要淪陷時決定自己建立真正的抗日武裝。這位小學校長，就在這要緊關頭從城裏走到鄉下，很少人得知道他的行蹤。等他再

出現時，他就變成一枝游擊隊的分隊長了。

分隊上有二十幾枝槍；長的、短的、好的、壞的、都有。一部份槍是方隊長利用他的人事關係發動起來的，另一部份是在我們的大兵團潰退時趁機會拾的。他覺得在草創時候很需要像牛全德這樣人物，於是就讓牛全德做了班長。牛全德也確實能幹，他一加後就馬上吸引了幾枝好步槍，而且跟着槍枝而來的都是火線硬的小夥子。

紅蘿蔔比牛全德早來不久，和分隊長粘一點拐彎親戚。他跟牛全德是同村人，不過他們誰也瞧不起誰，看起來好像有深的冤仇。牛全德疑心紅蘿蔔在隊長面前扒他的灰，所以一遇見紅蘿蔔就要挑戰。

『媽的，老子玩的槍比你見過的還多得多，你還想在老子的眼裏撒灰麼？可笑！』

牛全德認爲他自己是老軍伍，見過世面的人，別說他不把紅蘿蔔夾在眼角，就連分隊長也沒有被他重視。他的參加游擊隊，一小部份是出於一種直覺的愛國觀念，不甘心做鬼子順民，大部份是因爲想找一個出頭之地，混水中摸一摸魚。一遇到什麼不如意，牛全德就要找一個對象來發洩一下，而紅蘿蔔就成了他的固定的出氣筒子，常常平白的受他欺負。

『操你娘，算什麼貨色啊！』有一次他毫無理由的罵紅蘿蔔。『你要會拿着槍去打日本，烏龜還會上樹哩！』

紅蘿蔔恨得要死，拚命的咬着牙根，裝做沒聽見，只敢在肚裏說：

『我不還嘴，你罵的都算罵你自己的！』

看紅蘿蔔掛起免戰牌，牛全德感到很空虛。他打算去闖敵人一膀子，但敵人已經低着腦袋走開了。

『紅蘿蔔是好人，』大家很同情的批評說。

這位好人一定很痛苦吧，你看他在沒有事情的時候，老是垂着腦袋，鎖着眉頭，不言不語的抽着煙袋，想着心事。

『喂，紅蘿蔔，你爲什麼老是同牛全德合不來？』陳洪有一次抓着紅蘿蔔的肩膀問。『是從前打過架不是？』

紅蘿蔔搖搖腦袋，一邊抽着旱烟袋，一邊從地上拾起一根麥稭棒，用指甲慢慢的掐着。停了半天，他才說：

『沒有辦法合得來，他從小兒就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做活人。』

『大家都曉得你是一個老實人，』陳洪安慰說。

『這年頭不宜做老實人，』紅蘿蔔慨嘆說，『老實人沒有用！』

怯怯的向陳洪望了一眼，紅蘿蔔又搖搖腦袋，出口悶氣，不再言語了。他心中很難過，想着：

『唉，還是住在家裏好！……』

三

紅蘿蔔的家住在城邊的一座小莊上。家裏，有從祖父手中傳下來的幾間小草房，有從祖父以來不斷添配的各種農具，在大門外還有一個小小的菜園子。

他的出身和牛全德完全兩樣，牛全德自來沒有像這樣一個美滿的家。

牛全德的童年時代是住在土地廟裏，沒有父母，沒有家產，靠一位賭博漢叔叔過活。從叔叔那裏，他學會了賭博和生活的知識。後來叔叔死了，他除掉承繼了付紙牌和六顆色子（骰子）之外，別的什麼也沒有。叔叔本來是有一條破被子和幾件破衣服，但都被債主們搶光了。

有一天，人們看見小牛全德穿着一件大得不相稱的破棉袍，口袋裏裝着付紙牌和

六顆色子，大搖大擺的走出村子。一位坐在村邊曬太陽的老頭子用昏花的眼睛望望小牛全德，向地上吐口濃痰，喃喃的說：

『小傢伙，你的靠山倒啦，好好兒討飯吧。唉，你爲什麼不預備一根打狗棍子呀？』

牛全德聳聳鼻子，沒有說話，順手從地上摸起來一塊瓦片兒向樹上的老鴿打去。老鴿一飛，牛全德一趕，不提防踩着袍子襟，踉踉跄跄的打個前栽。老頭子關心的望着他，望着他唱着椰子腔一晃一晃的消失在大路溝裏。

誰曉得這個小流浪漢打的什麼主意呢？他既不是去討飯，那麼說他是去散步吧，可以的，因爲他平日遊逛慣了，也許到晚上仍然會回到土地廟；說他是在搬家吧，也可以的，因爲他的全部家產都帶在口袋裏，也許從此就不再回來。

過了好久，人們才知道那一天小牛全德既不是散步，也不是搬家，而是往城裏吃糧去了。

離別了故鄉十多年，當年的老頭子差不多死光了，壯年人都老了，孩子們都結過婚，而且生兒養女了。但風塵歸來的牛全德仍然沒有一個家。雖然牛全德常驕傲的說他

在外邊會有一個女人和兩個孩子，却沒人肯十分相信。假若他在外邊也有一個家，他爲什麼一點也不思念呢？

常常思念着家的倒是紅蘿蔔。他常常垂着腦袋，鎖着眉頭，嘆息聲，咕囁說：

『什麼時候鬼子才退走呢？……唉，地要荒得不成樣子啦！』

四

紅蘿蔔曾經談過關於家的故事，那故事是相當有趣的。

從前，紅蘿蔔不怕飛機，他相信日本的飛機不會轟炸老百姓。在街上趕集的時候，在地裏鋤地的時候，常有成羣的塗着太陽徽的飛機打頭上飛過，別人跑，他不跑；他大張着嘴巴，仰着臉子看，心裏奇怪着爲什麼飛機會飛，而且飛得那麼快，那麼響。

飛機果然是路過，從來沒投下一個彈，這使得紅蘿蔔越發的堅信他自己的意見。可是有一天，就是縣城淪陷的前兩天，出乎紅蘿蔔的意料之外，出乎一切和平居民的意料之外，有九架飛機飛來轟炸。紅蘿蔔從來沒見過飛機飛得那麼低，連駕駛員的鼻子眼睛都看得清楚；從來沒聽過飛機和炸彈的響聲是那麼可怕，連耳朵都要震聾了。

飛機在城廂裏外投着彈，射着機關槍。房子在燃燒着。地在震動着。天空裏充滿了黃色的烟霧和灰塵。好像有人在大門外警告紅蘿蔔：

「快找一個地方躲一躲，不是玩兒的！」

紅蘿蔔駭得用被子蒙在頭上，伏在門檻裏邊，有時連呼吸差不多快要停止，有時又喃喃的求菩薩保佑。他的老母親伏在神桌下，不停的許着愿心。一隻鄰家的瘦狗不知什麼時候誤逃進紅蘿蔔的屋裏來，夾緊尾巴，偎着他伏在地上，輕輕的打着哆嗦。

飛機似乎從頭上過去了，但炸彈依然在遠處響，地依然在微微打顫。偶然一抬頭，紅蘿蔔發現一隻隣家的老母猪走進他的小菜園，毫無忌憚的蠕吃蘿蔔。紅蘿蔔迅速的從地上坐起來，恐怖炸彈的觀念立刻模糊了。他揮着手向菜園裏大聲叫着：

「豬！噢吼！噢吼！……老子打死你哩！噢吼！噢吼！……」

老母猪在蘿蔔地裏大搖大擺的吃着走着，彷彿全沒有聽見似的。

紅蘿蔔的臉皮原來是紅的，現在氣得發紫，連眼睛也氣紅了。他又叫一陣，毫無影響，隨即激怒的跳起來，頭上頂着那條耀眼的紅被子，跑進小菜園。但那隻蠢豬是一個非常貪嘴和頑固的傢伙，屁股上挨一脚就向前跑兩步，停下又頓，又拔出根蘿蔔。如

果頸子或耳朵上挨了一腳，牠就叫喚一聲，轉個方向。好容易紅蘿蔔把牠驅趕到蘿蔔地盡頭，希望牠走出小菜園，但牠怔了一下，立刻又執拗的轉回頭來。

紅蘿蔔無可奈何的向老母猪在小菜園中來回的兜着圈子。他不斷的踢着，打着，罵着；起初他只是罵老母猪，隨後連猪的主人也被他罵了起來。紅蘿蔔又氣又急，頭頂上冒着火星。

紅被子呢？紅被子可能是被紅蘿蔔完全忘了。他將紅被子忽而頂頭上，忽而搭肩上，忽而拖地上，弄得滿菜園變成了一片紅色……

突然，像天崩地裂一樣的，一種極其猛烈的爆炸聲把紅蘿蔔震倒在蘿蔔地裏。塵土和火藥氣變成一團霧，把他埋起來。足足有一刻工夫，紅蘿蔔迷迷糊糊的，差不多什麼感覺也沒有了。

紅蘿蔔清醒之後，飛機的聲音已經微弱了。周圍的塵霧消散了，豬也沒有了。籬笆被破不盡了，零散的竹篾上閃着的陽光是黃色的，好不淒涼！那條倒毒的紅被子不知怎麼遠遠的拋在空地裏，也不再紅得耀眼了。他想，自己準是被炸死了，如今的紅蘿蔔只是個可憐的鬼魂罷了。他想哭，他是多麼的需要放聲大哭啊！

『多可憐！』紅蘿蔔在肚裏哭着說，『以後永遠不得同家人在一起過生活了！』

噢，這一死，莊稼就沒人做了！……』

然而他哭不出聲音來，同時也沒有眼淚。於是他用手摸摸頭，摸摸身上，沒有血，也不疼痛。他心裏奇怪：怎麼會沒有傷呢？

他坐在地上發呆，喘着氣，休息了一會兒。

會兒，他站起來，拍拍塵土，神情恍惚的向院子走去。

院子裏有硫磺的氣息，有一個比人的身子還深的大圓坑。

紅蘿蔔定睛一看：拴牛的那間草棚子炸塌了；黃牛炸死了，一條牛腿掛在門口的小樹枝上；老母親躺在菩薩面前，半個腦袋不知去向了；菩薩和神桌炸飛到別處了；房子也東倒西歪的，天上露着洞，牆壁裂開縫，完全不像從前的模樣兒了。

紅蘿蔔跑去攙一下母親的胳膊，想哭，還是哭不出聲音來。他有點害怕母親的樣子，退出去坐在小黃牛的屍屍旁邊，迷迷糊糊的，傻子似的，不動，也不說話。可是大顆的淚珠兒靜靜的滾着，滾到下巴頰，噗嗒噗嗒的向下滴着。

『我是在做夢吧？』紅蘿蔔默默的想着，希望再過一會兒夢就醒了。

到下午，隣居們幫助紅蘿蔔把母親裝在一口白木棺材裏。但紅蘿蔔不知道放聲哭，也不知道吃東西。他直着眼睛看人，像個白癡。他的耳朵也有幾分聾。他輕易不說話，說話時舌頭非常硬。人們望着他，都這麼說：

『你看，他是駭掉魂啦吧！』

黃昏時，紅蘿蔔的女人跟着大孩子，還帶着孩子的舅舅，牽着小毛驢，從山裏邊的娘家趕回來，把屋裏的東西馱了一部份，挑了一部份，把其餘的放在沒有炸塌的屋子裏，用土坯把屋門封住。當紅蘿蔔同女人和孩子離開村莊的時候，在月色蒼茫中他望眼那被炸毀了的家，望一眼那個小菜園，望一眼破瓦爛垣的小村莊，開始傷心的，嗚嗚的哭了起來。

女人和孩子也都一邊走，一邊哭着。

五

紅蘿蔔從前並不叫紅蘿蔔，他的名子原叫王春富。同志們因為他的皮膚是紅紅的，身材是短粗的，聯想到他的蘿蔔地，就給他取個綽號叫紅蘿蔔。這綽號一叫開，他的本名子反而不要了。

起初，紅蘿蔔跟着女人逃避在山裏邊，寄住在孩子的外婆家裏，原希望過幾天就會平穩的；只要戰事一過去，他就可以帶着女人和孩子回家啦。但過着過着，他的希望完了。城廂內和城附近是日本人和皇協軍的勢力範圍，離城稍遠一點兒是游擊隊的勢力範圍，到處是亂糟糟的，到處是雞犬不安。紅蘿蔔常常的問紅蘿蔔，問他的女人，問他的孩子，問所有跟他相識的人，還問他所看不見的老天爺：這樣亂法，什麼時候是頭呢？

所有的回答都是一樣：遠着哩，遠着哩，現在才剛剛開始呢！

雖是住在山裏邊的親戚家裏，可是紅蘿蔔差不多天天逃難。保公所，聯保處，還有附近的雜牌游擊隊，常常來派公事，催款子，抓壯丁，或者要伏子，每次來都是如狼似虎的，又是打人，又是捆人。紅蘿蔔是一個怕事的人，一有動靜，他就慌手慌腳的牽着他的、小毛驢，帶着女人和孩子，逃往四無人烟的山溝中躲起來。一躲就是大半天，不管渴也罷，餓也罷，颯風和下雨也罷，他都得忍受着。有時夜裏起來逃，逢着下雨，黑河洞的，看不見一點路徑。一家人互相揪抓着，還要揪抓着一個小毛驢，不管溝呀崖的，連滾帶爬，逃往不容易被人家找到的地方。等他們回來的時候，渾身上下沒有一片乾，不是像落湯鷄，就是像泥母豬。

不管是聯保處，保公所，雜牌游擊隊，日本人或皇協軍，只要看見百姓逃就要亂發槍。有一次，一顆槍彈唧唧一聲從紅蘿蔔的耳邊穿過，打在面前的一棵小樹上，樹身斷了。紅蘿蔔嚇了一個坐墩子●，半天腿頓得不能站起來。後來還是女人把他從地上攙起來，繼續又走。他們逃到一個山凹裏，坐在一些小樹和茨條下邊。紅蘿蔔喘了喘氣，向女人說：

「來姑娘，我看不如咱們帶着孩子上陝西討飯去，這樣的日子不是人過的！」
女人沒做聲，淚水忽然充滿了眼眶，低下頭，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這樣提心吊胆的日子咱從來沒有過過，」紅蘿蔔又說。「逃到陝西去，那怕受點餓，也比較心裏安靜。」

「房簷下不是躲雨的地方，」女人說。「我也不情願在娘家長住。我爹我媽倒不說什麼，就是我嫂子多嫌我們，常常的比鷄罵狗，黑臉白眼的，叫我忍受不下去。」

「既然這樣，咱們還是走啦好。」

「可是咱們還有地，還有房子……」

「是的，沒有一個可靠的人可以託付，咱們走就沒法走！」

「我也看，咱們不能把家產扔掉！」

「唉，想走不得走！」

夫妻倆想不出好的辦法，面對面哭了起來。哭了後從新商量，依然商量不出來什麼好結果。到很晚很晚的時候，他們又無可奈何的牽着小毛驢，帶着又飢又渴的兩個孩子，轉回到親戚家裏。

後來，紅蘿蔔碰見了那位粘親的小學校長，談起自己的被炸和眼前的生活情形。小學校長說：

『逃難不是好辦法。逃到什麼時候爲止呢？我現在正在組織游擊隊，我看你不如跟我一道吧。』

『跟那些游擊隊一樣嗎？』紅蘿蔔不信任的問。

『不。我們的游擊隊不但不擾害老百姓，還要保護老百姓。』

『不擾害老百姓？』紅蘿蔔覺得奇怪。『那麼吃什麼呢？』

『自然有辦法，不一定要擾害老百姓才能生活。』小學校長又愆愆說：『春富老表呀，你想想，要是想幹游擊隊就去找我，我不勉強你。』

『要開往遠處麼？』

『不。只在本鄉本土。』

『唉，只要不離開本地面，幹一個時期倒也中。』隨即紅蘿蔔又天真的笑着說：

『我想啦，我恐怕不行吧，老表？』

『打日本就是救國家，救地方，又是替你的老母親報仇，爲什麼不中呢？』

『我一則不會玩槍，二則胆子不大……』

『噢，這都容易！』小學校長笑起來。『胆子會越練越大，玩槍也是練習的。』

又談了一會兒，紅蘿蔔對於參加游擊隊已經心裏很熱了。不過，他不能馬上就完全決定，還得跟來娃娃娘商量商量。來娃娃娘是個懂事人，在心裏琢磨：反正莊隊一時不能做，親戚家也不能長久住，讓他幹一時游擊隊倒也不妨。

『你願去就去吧，我不攔你。』她說：『如其日後叫人家抓去做壯丁，倒不如跟着稜長去當游擊隊。只是，』她又說，『你當了游擊隊，不要欺負老百姓，打仗的時候也不要太上前呀！』

就這樣，紅蘿蔔暫時拋棄了多年的習慣和生活，帶着沉重的心事參加了游擊隊。但真是「冤家路窄」，幹了游擊隊就偏偏遇着牛全德！

●屁股猛的跌坐下去，叫做「坐墩子」。

六

游擊隊的生活在紅蘿蔔是新奇的，在半全德看起來却是老套子。因為這枝游擊隊剛剛才建立不到半個月，沒有服裝，沒有嚴格的紀律，也沒有政治工作，簡直同半全德從前參加過的雜牌軍隊沒有大分別。

這只是一個分隊，還有幾個分隊在別的地方。分隊長是一位很能苦幹的青年，只是第一他缺乏經驗，第二他一個巴掌拍不響。青救會在本縣的歷史很短，優秀的幹部非常少。如今大家都集中精力在建立那幾個游擊分隊，就抽不出合適的同志來幫助小學校長了。

青救會曾經派一位同志來担任政治指導員，要協助小學校長把他的分隊弄上軌道。

可是那位同志也是外行，而且只留了三天，什麼還沒有真正着手，又來個條子把他叫走了。他臨走時對分隊長鼓勵說：

『慢慢來，別怕頭痛，從實踐中學習，從荊棘中走出路來！』

分隊長苦笑，心裏說：『快滾吧，別對我做八股啦！』

幸好，分隊所駐的這個地方離城市和公路都很遠，不受日本鬼子和皇協軍的威脅。

附近雖然也有雜牌游擊隊，但小學校長同各方面的人事關係不算壞，還不會馬上就遭受摧殘。所以，小學校長最迫切需要的是政治工作，最操心的是如何把他手下的這班弄人改造。他手下只有一個陳洪還多少懂得點政治。他同陳洪商量，陳洪說：

『別人都好辦，就是牛全德改造着不容易，只能慢來。』

分隊長同牛全德切實的談過幾次話。牛全德表面上比誰都了解分隊長的話，實際上那些話盡是耳旁風，在他的心上不能生影響。他背着分隊長喝酒，賭博，背着分隊長打人，罵人，背着分隊長偷人家的鷄子下酒。有什麼辦法呢？分隊長既不能寸步不離的跟着他，又不能槍斃他，只好暫時的睜隻眼，合隻眼。

牛全德常常不請假就出去，三晃兩晃，晃到附近的小街上。有時他不僅自己去，還

拖別人去。回來的時候十有九回是帶着酒意，看見紅蘿蔔總要罵一句兩句。要是陳洪勸他不要再到街上亂喝酒，他就也斜着眼睛說：

『怎麼，游擊隊比正規軍還管的嚴麼？軍風紀賣幾個錢一兩？』

於是牛全德用鼻孔哼一聲，不覺笑了；笑得頑皮，又笑得驕傲。

七

有一天，紅蘿蔔在村外放哨，懷裏抱一隻步槍，嘴裏嚼着小煙袋，眼睛望着前面的麥地出神。

太陽溫暖得使任何閒散的人兒都感到疲倦，使紅蘿蔔懶洋洋的打個哈欠。

兩個牧羊的孩子從面前走過，向紅蘿蔔拚嘴，紅蘿蔔沒有看見。

許多趕集的人從面前的大路上走過，紅蘿蔔也沒有看見。

紅蘿蔔的前面飄着一縷烟，烟之外是一團幻象，一團空虛。

在加入游擊隊之前，紅蘿蔔的眼前是黑的；加入以後，眼前依然籠罩着無邊暗霧。

是的，莊稼不能做，安靜的生活沒有了，這是叫人多麼的悲哀啊！

『這不是生活。這是胡混。混到何年何月才算到頭呀？唉，老天爺沒有睜開眼睛的時候！』

紅蘿蔔憂鬱的想着，想着生活，想着生活也就是想着自己的田園。是的，蒜苗該到鋤的時候了，紅薯秧該到栽的時候了，油菜該到開花的時候了，可是他的地都在荒着！

他平素最恨田間的各種野草，牠們是他的真正仇敵。然而，現在他像是對眼在瞧着的一樣，牠們毫無管束的，十分猖獗的，遍生在他的菜園裏，田地裏。把莊稼壓迫得不能生長，非常憔悴；而且，這些可惡的野草還開着鮮豔的花兒呢！

他繼續悽惘的想着，痛苦的想着，悲哀的想着，想着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一家生活，不由的嘆一口沉重的長氣。

他感慨着，感慨着，一切都不照着往年的老樣兒，一切都不照着他自己的希望，一切都在破壞，一切都在毀滅……

『這是劫數，這是劫數！』他喃喃的自語着，心在哭了。

但太陽實在太富於催眠力了。一會兒，紅蘿蔔不知不覺的合上眼皮，栽起盹來。於是紅蘿蔔慢慢的忘下悲哀了。

紅蘿蔔又看見了自己的小村莊，小草房，小池塘，池塘邊的柳蔭下拴着他的小黃牛和小毛驢。這一切都是活現現的，和真實的沒有兩樣，和從前太平時候也沒有兩樣。

他聞見了新犁起來的黃土的香氣，牛糞堆發出的香氣，麥苗和豌豆秧的香氣，油菜花的香氣，還有從樹上和草上發出的混合香氣……

於是紅蘿蔔的紅臉皮上綻開來一絲微笑。

於是紅蘿蔔的紅鼻尖微微的動了幾動。

旱煙袋依舊在他的嘴裏噙着，可是火已經熄滅了。口水從嘴角偷偷的流出來，流在煙管上，下巴尖上，又從下巴尖拖下來一條長絲子，輕輕的搖曳着。

忽然，看見隣家的一隻老母豬走進他的菜園裏，他立刻拿了一根棍子追趕過去。正在這當兒，有在他的耳邊叫着：

『紅蘿蔔！紅蘿蔔！』

紅蘿蔔驀的睜開眼睛來，看見陳洪站在面前的小路上，兩隻眼睛嚴肅的望着他。

『紅蘿蔔，放哨的時候可不能睡覺啊！』

紅蘿蔔趕忙站起來，從嘴裏取下來旱煙袋，用手背擦去口水。

「你上街哇，副班長！」紅蘿蔔不好意思的笑着招呼說，心裏有點怯怯的。

等陳洪走了以後，紅蘿蔔又憂愁的坐下去，回想着剛才的夢。

忽然，女人的影子在他的眼前一閃。女人還是老樣子：頭上頂一片藍粗布，不斷的用布角揩着一對紅痧眼。

紅蘿蔔竭力的不想女人，但孩子們的影子也忽然在他的眼前一閃。孩子們還是老樣子：大孩子長的跟小公牛一樣健壯，只是頭上有禿子，而且眼睛有毛病；小孩子的臉皮跟爸爸的一般紅，鼻涕拖到嘴唇上。

紅蘿蔔不願想孩子，但同時却想起來他的母親，他的黃牛，他的一切。於是他的眼圈兒濕潤了，肚子裏嘆息說：

「咱一輩子不惹是生非，可是禍從天上掉下來，從天上掉下來！」

不敢再想下去，他趕忙從地上站起來，把粘在屁股上的塵土拍了拍，又嘆了一口長氣。

然而他越是不要想，心裏越亂得厲害。許多問題，許多人物，連牛全德也在裏邊，同時出現，亂紛紛的出現在他的眼前，他的心上……

八

陳洪同紅蘿蔔招呼後，匆匆的走上街，在一家小酒館中找着牛全德。牛全德緊抓着陳洪的一隻胳膊，像拖一個犯人似的，把他拖進一間幽暗的小屋裏。

『真混蛋，』牛全德大聲罵，『老子等你半天啦！』

『我有事，我有事，』陳洪連忙分辯說。

『「事大事小，放下就了。」從來只有人找事，沒有事找人的。你驚兒遲遲不來的原因我知道：反正你眼裏沒有我牛全德！』

『放屁！你昧着良心說話！』

『不准強嘴！』牛全德把手槍從口袋裏掏出來，向桌上猛一摔，嚴厲的命令說：

『再多說一個字，老子槍斃你！——來，堂倌！堂倌！——老陳，』他的口氣忽然變得很親熱，『你今天不喝四兩，老子可要拔掉你的寒毛哩！』

『混蛋，你爲什麼要拔掉我的寒毛？』

『呃，我心疼你，』牛全德用軟溜溜的低聲說，『打你不是怕你肉疼嗎？』

兩個朋友都非常開心的笑了起來。

在小屋的較暗的角落裏，還站着一位新參加游擊隊的年輕同志，看樣子不到二十歲，胖胖的方臉孔，有一雙天真而誠實的大眼睛。剛才，他以為會有什麼不幸的事情要在面前發生了，惴惴不安的看着他們；這時，他的胸口鬆一鬆，不由的也笑了。

『堂倌，快把酒跟菜一齊端上來！』

牛全德向站在門口的堂倌吩咐後，轉過來拍一拍年輕同志的肩膀，面向陳洪說：

『這位兄弟是一位有出息的人，不像紅蘿蔔。』

要不是牛全德這麼一提，陳洪一直還沒有注意這個人。於是陳洪高興的喊着說：

『呵哈，原來是你呀！』

這位新同志的名子叫做張有才。但牛全德只向張有才叫『兄弟』，輕易不呼喚他的

名子。據牛全德這麼說：「兄弟」家裏也有幾畝地，有位親還有哥哥；「兄弟」不願意一輩子拿鞭子打牛腿，所以「兄弟」就出來玩槍了。

『老牛，原來你今天是在爲着歡迎新同志請我作陪呀！』陳洪哈哈的大笑幾聲，又朝向張有才：『張同志家裏也有女人麼？』

張有才的胖胖的方臉孔立刻通紅了。他笑着搖搖頭，不好意思的向牛全德飄了一眼。

牛全德簡直樂不可支了。他用力的將桌子拍一下，沙啞的大聲叫喚：

『來，咱們●喝幾盅！』

牛全德用中指在酒杯裏蘸了一滴酒，在桌面上點了三點。這是鄉下老規矩●，張有才也照樣作了。

於是他們同時把杯子舉起來，乾了一杯。張有才因爲不慣於大口喝酒，喝過一杯後，鼻尖上立刻冒出來幾粒汗珠兒。

『來，老牛！來，張同志！』陳洪端着杯子叫，『來，咱們再乾這一杯！』

張有才不肯多喝，被牛全德逼得沒辦法，只好皺着眉頭又喝了一杯。他的胖胖的方

臉孔老是在笑着，鼻上的汗珠子出得更多了。

『老陳，咱倆今天誰都不准裝蒜種，要喝個痛痛快快。』牛全德請出來一個拳頭，挑戰說：『來，來，老子跟你猜上二百拳！』

『老子不猜拳，』陳洪拒絕說，夾了一塊雞肉送進嘴裏去。

『你姓陳的爲什麼裝蒜種？』

『老子不是裝蒜；老子怕吵鬧。』

『非猜不行，老子頂討厭喝啞吧酒！』

『算我怕你好不好？』

『不能來「算」。要怕，就是真怕；要不怕——來，跟老子猜上二百拳！』牛全德把拳頭直伸到陳洪的鼻子前，重複說：『來，只來二百拳！』

『媽的，老子怕喝醉酒影響工作！』陳洪不服氣的說，把牛全德的拳頭推開一旁。

『老陳，你真是混蛋玩意兒！』牛全德帶着譏諷的神氣笑了。『我知道你又怕隊長罵，又怕同志說，想吃魚又怕魚腥。』

『因爲咱們是抗日的游擊隊，應該特別講紀律……』

『別講你媽的那些冠冕道理吧，我的乖乖！』牛全德叫起來，不讓他的朋友說下去。『你要訓老子麼？打開窗戶說亮話，老子不聽你鱉兒這一套！』

『你爲什麼不聽我說正經話？』

『老子混軍隊比你的資格老，你配在老子面前講道理麼？告訴你說，老子什麼軍隊都混過，什麼道理都懂得。紀律是騙騙孩子的，你鱉兒怎麼會把牠當做一回事？怪了！』

陳洪無可奈何的望着牛全德，望着他嗤嗤的笑。牛全德喝了一口酒，繼續說：

『從前，我當正目的時候，也挺講紀律的。哪個站崗的敢向過路的「屋裏人」斜斜眼睛，我看不見不說，看見了就是耳光。可是後來我才覺出我上當了。他媽的，講紀律只有當小兵的，苦的也是這些人！當官的哪一個不帶家眷？不玩娘兒們？有幾個當官的不湖吃海喝，狂嫖濫賭？呃，老弟，』牛全德舉起酒杯，『你年輕，還是跟我學學吧，別傻啦！』

牛全德又喝了一杯酒，吃了一個鷄爪子，眯了眯熬夜熬得紅茫茫的眼睛，用十分得意的口氣接着說：

『你看，我要是跟你一樣講紀律，我也不會偷空兒出來賭博，贏幾個錢請朋友們下

館子。這就是做人的道理。講一句老實話：生活，就得自己想辦法。」

「鷄子也是你自己買的麼？」陳洪問，有幾分懷疑。

「買的！當然我不會帶着鷄子打游擊。」牛全德裝個鬼臉，得意的笑了起來。

陳洪的眼前立刻浮現出一個老太婆的影子，滿臉皺紋，一頭白髮。她每天早晨，放開鷄籠，把放出來的鷄子一個一個的用指頭搗着數一遍。有時她發現鷄子不夠數，就立刻充滿驚惶，充滿焦急，充滿懷疑，充滿憤恨，滿院子東找西尋。找不到鷄子時，她就得一兩天坐立不安，常常咕咕嚕嚕的低聲咒罵。

「老牛，」陳洪責備說，「你實在太胡鬧了！這樣會影響……」

「老弟，別對我吹鬍子瞪眼睛的。」牛全德頑皮的眯着眼睛，用筷子夾了一條鷄大腿送給陳洪，說：「來，你嚐嚐這條鷄大腿滋味好不好。」

陳洪又生氣，又好笑，把臉孔歪向一旁，說：

「張同志，你說他混蛋不混蛋？」

那位年輕的新同志只好笑了。

●「什」是「弟兄」二字的快讀，不過要讀成去聲。

●飲酒時先向地上澆點酒，或用中指蘸酒向桌面上點三點，都是表示感謝土地的意思。

九

從小酒館中走出來，牛全德並不回隊。因為昨天晚上賭了一整夜，現在又喝了不少酒，只覺得頭昏眼澀。他跑到一個「壞女人」住的小屋中，一頭栽倒在她的床上，不大一會兒就呼呼的扯起鼾聲來。

夕陽慢慢的落下山了。鷄子安靜的上宿了。烏鴉落在樹枝上不再吵鬧了。星星在天上映眼了。小屋中也終於點起來菜油燈了。

牛全德從床上一骨碌翻身坐起，用粗手背揉一揉乾澀的眼睛，望着幽暗的小窗子，露着黃牙笑着說：

『乖乖兒，我以爲天還沒明呢！』

那個「壞女人」，站在昏黃不明的菜油燈旁，用淫蕩的眼睛對他看。下，微微一笑。她的八歲的女孩子，穿着一件長得掃着腳面的灰衣服，（那是一位過路軍人摔掉的破上衣）瞪着一雙大眼睛，看着媽媽的瘦臉孔。看見媽媽露出來喜歡的樣子，她的小臉孔上也綻開了莫名其妙的一絲微笑。

牛全德望着女孩子，粗聲粗氣的問：『石榴，你在笑什麼呀？』

小女孩有一點胆怯起來，向後邊退了一步，讓脊背緊貼在媽媽腿上，但沒有把天真的笑容收斂。

『唔，告訴我，你媽媽好不好？』

『好。』小女孩答得很乾脆，絲毫不加考慮。

牛全德笑着從床上跳下來，兩隻手插進褲子口袋裏，也斜着眼睛端詳那位「壞女人」。

『好人，好人，』他嘲笑的重複說，『天下難選的好人……』

『缺德的！』他的「朋友」輕輕的罵了一句，低下頭去，用手指摸一摸鬢角上的頭疼膏藥。

牛全德點着一根紙烟噙嘴裏，用淫邪的眼神繼續的打量着她，特別打量着她的頭疼膏藥，快意而又諷刺的笑着。

他的「朋友」正像在北方小市鎮上常見的騷貨一樣，企圖用人工挽回失去的青春，除將廉價的鉛粉厚厚的塗在臉上，還在鬢角上貼兩片黑色的頭疼膏藥，做出一個引人愛憐的樣子。每逢受窘的時候，或不得不裝做害羞的時候，她使用露風的枯燥的手指摸一下頭疼膏藥，把眼睛避向別處。

『天不早啦，』女人關心的低聲說，『回去太晚就要受罰了。』

『我要回你睡覺嘛，』牛全德開着玩笑說，向前走一步，也斜着眼睛看她，做出個餓的樣子。『嗨，你真好，老子瞧見你，連骨頭就軟了！』

『說正經話，老牛，你該回隊啦。』

牛全德向女人的臉上噴一個烟圈。

『真是淘氣！快走吧，』女人又好意的催促說，『回去晚了不好呢！』

『不要緊，我的小親親，沒有人敢來處罰我。』牛全德伸出一隻手搭在女人的肩膀上，補充說：『俺們是游擊隊，游擊隊就是調兒浪蕩的軍隊。』

『那也得早回去，萬一夜間出什麼事情……討厭！站遠一點兒，別動手動腳的！』牛全德突然把女人抱到懷裏，放在床上，壓到他自己的身子底下，瘋狂的摹擬着猥褻的動作，嘴裏不住的發着下流的淫蕩聲音。

小木床在他們的身子下吱吱的亂響着，搖晃着，像快要塌下去，快要零散。

女人一邊痛苦的喘着，一邊勉強的尖聲笑着，又故意撒嬌的罵着，呻吟着，並且奮力的掙扎着，大聲的哀求着，說她的脊骨快要壓斷了，胯骨已經零散了。

於是小女孩扭轉身子，不願再看着他們了。

她的兩隻大眼睛帶着不安的神色，羞慚的神色，還帶着稀薄的淚水，注視在昏昏的小油燈上。

她的心裏充滿了莫名其妙的恐懼和難過，但不敢哭出聲來。

牛全德繼續着下流的惡作劇，連聲的重複說：

『老子要壓死你！老子要壓死你！……』

『行行好，饒了我，』女人哀求說。『我的腰斷了！我的腰斷了！……』

牛全德一脚踢翻了床下面的尿盆子，濺了他一脚尿，小屋裏瀰漫了臊氣。於是他拋

下女人，跳了起來，用力的頓着濕腳，生氣的大聲叫罵：

『操你娘的，真是懶婆娘！』

被蹂躪夠了的「壞女人」困憊的從床上掙扎着坐起來，繼續喘息着，幸災樂禍的看着牛全德的鞋子笑。小女孩撲進她的懷裏去，叫一聲「媽媽」，竟突然低聲的抽咽起來。

牛全德又點着一根紙烟，把手槍遞給女人，囑咐說：

『明天一早老宋來取，你交給他得啦。』

『又是替別人賣槍麼？』女人問，覺得有點奇怪了。

『你別管。女人家少說閒話！』

牛全德摸一摸女人的瘦削的臉頰，又說了幾句猥褻話，完全忘掉了鞋子上的尿，得意洋洋的出了小屋。

+

他走向街裏去，推開一家酒館的舖板門，一羣人正擠擠壓壓的圍繞着一張方桌押寶呢。

出寶的寶館●戴一頂油膩得發明的瓜皮帽，用一塊舊藍布手巾遮在眉頭上，爲的是使人們不容易看見從他的眉毛上或眼睛裏不自禁流露的特別神色。

人們都專心一意的在寶上，沒有誰留意牛全德。只有那個開寶的看見了牛全德，向他陪着笑輕輕的點一下腦袋。牛全德擠到開寶人的身子後，小聲問：

「夥計，撈的不少吧●？」

「還好，運氣平和。」

錢。

『我也要壓幾寶，』牛全德忽然說，笑容裏含着威脅，好像他有十分把握使寶信輸。『沒錢花的時候言一聲，只要你兄弟贏的有。』

『老大哥，咱仨兒們不是外人，過不着，』開寶人趕快陪笑說，親切而又恭敬的。出寶人也扭轉頭來，遞給牛全德一根香烟，親切的罵着說：

『忘八旦，我以為你是誰呢！老子剛剛轉運氣，別來胡纏吧。沒有零花錢隨便拿點去，咱仨兒們還犯得着鬥心眼兒麼？』

牛全德很想賭博，心頭上跟螞蟻爬着的一樣，癢得難過。但兩個寶信的話都很夠朋友味，使他沒法去參加賭博。站在桌子邊觀看一會兒，牛全德忽然想起來他已經有一夜沒回隊，確實也該回隊了。

『走吧，』他咬咬牙，下了決心說，『今晚決不再下場，趕早回隊吧！』他看見寶信背後的桌子上放着一瓶酒，連問一聲也不問的就拿在手裏了。

他看見不知誰的一隻手電筒放在柜台上，也毫不猶豫的拿在手裏了。於是他又向賭場中投了一眼，心滿意足的走了。

野外颯着涼涼的晚風，星星從天上撒下來幽淡的微光。牛全德覺得身上很輕爽，腦筋很輕爽，對着瓶嘴大口的喝了一口酒。

他把舊軍衣（隊裏很少有人有這樣一套軍衣）從身上脫下，搭着寬闊的肩膀上，大聲的唱起歌來。那是一支比他的軍衣還要陳舊多年的，從軍閥時代流傳下來的惡劣軍歌。

燕人張翼德，

當陽橋上等，

喀哩喀喳響連聲，

橋塌兩三孔……

忽然，他的面前十來丈遠出現了一個黑影子，像人又不像人，有一個大得可怕的腦袋。

但牛全德不怎麼害怕。牛全德是從破廟、曠野、和殺人場上磨鍊出來的人，是起小就走慣了黑路的人。牛全德的心裏只有一點兒毛毛的不安靜；但那沒關係，他馬上就以威臨一切的氣勢向黑影喝問：

『誰！』

黑影兒沒有回答，走的更快了。

牛全德心裏發疑，一面邁開了大步追趕，一面用手電筒向前一照，一道白光直射出去。

原來那是一個形迹可疑的老百姓，肩頭上揹着一個大包袱。

『站住！』牛全德又大聲喝叫。『不站住老子一槍打死你！』

那個老百姓略微停一停，從腋下丟下來一包東西，隨即帶着大包袱跳進麥田裏，拚命的逃開了。

牛全德沒有追趕，只注意着被丟下的那包東西。他走近去把牠拾起來，打開一看，裏邊包的是幾雙半舊的女人鞋和裹脚布，和幾件小孩子穿的粗布衣服。牛全德有點兒失望，把小包袱從新包好，像踢皮球似的踢進麥田裏。但隨即他又把牠找回來，夾在腋下。他覺得這事情有些滑稽，便忍不住咧着嘴笑了起來。

第二天，他把這小包兒送給那位貼兩片頭疼膏藥的「壞女人」，帶着謙虛的口氣說：

『喂，這可是「千里敬鵝毛，禮輕人意重」，別嫌壞呀！』

●寶信常是兩個人：一個只管出賣，一個管開寶和照顧桌面。

●從水中尋取失物叫做「撈」，故輸去的錢再贏回來，賠過的錢再賺回來，也都叫「撈」，是一個很富形象性的口語。

十一

因爲這支新成立的游擊隊的紀律不好，人民對牠的疑懼一天比一天厲害，連小學校長平日的信譽也大大的動搖起來。附近連着發生了幾次搶案，雖然確確切切的與這支游擊隊毫無關係，但人們也寫在牠的賬上。甚至加枝添葉，越傳越多，到後來連一部份平日擁護小學校長的人也對他的游擊隊深表不滿。

有錢的地主們開始向山裏或有自衛武力的寨裏遷移，年輕的女人稀少起來。以前，小街上逢集的日子，總是鬧攘攘的要上幾百人；自從不好聽的謠言傳開以後，逢集的日子也是冷冷清清的，一棒槌扔下去打不住一個人影兒。這一方小天地完全的變了樣兒：到處充滿了不安，充滿了懷疑，充滿了恐懼，甚至充滿了敵視！

在這樣情形之下，分隊長感到了焦頭爛額，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他派人向青救會的負責的同志們懇求援助，在信上寫着說：

「我執行了同志們的決定，在困難中組織成一支游擊隊，但你們却不派一個同志來幫我的忙。這不僅是拆我的台，也是拆抗戰的台。我如今再向你們發出來求助的呼聲，請你們將我所遭遇的嚴重問題切實的考慮一下！」

這封信發出之後，分隊長就召集全村的民衆講話。他保證近來所有的搶劫案都和他的游擊隊沒有關係，外間的謠言全不可信。他保證他的武裝力量永遠是屬於人民的，只要知道哪兒有搶劫發生，他絕對前去剿辦。他保證不久之後他的游擊隊就會一切上軌道，成爲人民個個喜愛的抗日武力。連說了幾個「保證」，分隊長深爲他自己的處境艱苦和態度真誠所感動，手指頭震顫着，臉皮上起着癢癢。

他的話講得很長，反反覆復的勸大家安心過活，莫要聽那些無根謠言。有的人聽了他的話很受感動，覺得分隊長確是好人，只可惜放下了教書工作來玩猴子，將來不曉得怎樣結局。雖然他們不相信分隊長的希望能夠實現，但不管怎樣，大部份人確實在期待他的游擊隊能早日走上軌道。

晚上，分隊長召集各正副班長開了一個會，將他要整頓游擊隊的決心告訴他們。他知道別人都好辦，只有牛全德是一匹不高興套上籠頭的馬。所以在開會之後，他又特別找牛全德談了一陣。他給牛全德戴着高帽子說：

『牛同志，咱們游擊隊的前途全靠在你的身上，我希望你能夠提起勁來。』

『是，隊長，隊長吩咐怎辦我怎辦。』牛全德恭敬的回應說，心中舒展得跟熨斗燙的一樣。

『我只懂政治，』分隊長繼續說，『對於軍隊是外行。要不是日本鬼子打過來，我也不會幹游擊隊。你在軍隊上混的年代多，辦法也多，我希望你能幫助我把咱們的游擊隊趕快整頓一下。』

『請隊長放心，練兵我是拿手戲。』

分隊長露出來一絲笑容：『是的，我們得加緊訓練，使每一個同志都能夠同敵人單獨作戰。不過目前最要緊的是改善我們同民衆的關係，使民衆都願意親近我們，相信我們是支援人民的武力。』

牛全德望着分隊長，沒有說話。他心中有點發虛，以為分隊長又要訓他了。但分隊

長又送給他一頂高帽子：

『牛同志，你在咱們的隊上好像是老大哥一樣，大家的眼睛都在望着你。你要得做個榜樣呀，是不是？』

『我怎麼能夠做榜樣？』牛全德謙虛的笑着說。『隊長是我們大家的榜樣，我們當然只有跟着隊長學。』

『這個你不要客氣，反正我是把希望放在你的身上了。』

這一次的談話雖然時間很短，但談得很投機，雙方面都很如意。當離開分隊長面前的時候，牛全德心中快活的笑着說：

『哼哼，你現在才曉得我老牛重要！』

這一夜他沒不再偷偷的出去賭博，不僅規規矩矩的留在隊上，並且還將隊長要整頓游擊隊的意思對弟兄們說了。他哇啦哇啦的講了很久，把分隊長的話講完後又講他自己的作戰經驗，又講了一番必須打日本的大道理。陳洪在心中暗暗高興，說：

『好，老牛真是要變了！』

十二

早飯後，分隊長要召集全體訓話。

在集合之前，牛全德把第三班的弟兄們先訓了一番，告訴他們聽長官訓話時應注意的一些規矩。然後，他轉過來望着陳洪，非常自信的說：

『老陳，咱們這一班一準會露一鼻子！』

『爲什麼會露一鼻子？』

『隊長一準會稱讚咱們說：「噫，你們第三班的弟兄真懂規矩！」……啊，老陳，軍隊在平時就是講一個禮節，講一個規矩，你說對不對？』

陳洪望着他笑笑，沒有做聲。

『咱們的游擊隊好好兒整頓一下也好，』牛全德心情暢快的繼續說。『從今天起，咱們這一班就開始下操，操練得整整齊齊的。操娘的，露一鼻子！』

陳洪感到有趣，問：『你打算操練些什麼？』

『才上來自然要拔慢步，那是基本。來，我考考你：拔慢步有幾個字？』

陳洪斬鋼截鐵的回答說：『游擊隊重的是紀律跟戰鬥技術，不注重形式教育。』

『呃，呃，你說這話倒也有道理。不過，老陳，我再考考你：捷克式步槍的有效射程是幾千米達？』

當全體都集合在分隊長面前的時候，果然只有牛全德的一班人表現得比較整齊，嚴肅，懂規矩。分隊長頻頻的拿眼睛在牛全德的臉上溜，好像很滿意的樣子。

牛全德感到很光榮，身子挺得像筆管一樣直，心頭上纏繞着驕傲的笑。

不知是哪一位愛開玩笑的人，用手偷偷的摸一下他的屁股。牛全德肚子裏罵了一句：『操你妹妹的！』但他並不生氣，也沒回頭，身子依然像筆管一樣直。

分隊長叫大家稍息，開始說：『各位同志……』

牛全德的一班人唰的立正了。

別的兩班人也跟着立正了，但聲音並不整齊。其中有些莊稼人還覺得不好意思，拿眼睛亂看別人。

『稍息，』分隊長點了點頭。『我今天要同大家談一談整頓本隊的幾項事情，還有一個很好的消息要向各位報告。』

在訓話中間，分隊長着重在軍民的關係一點，指出游擊隊目前的真正危機不在槍枝少，人數少，而在得不到人民的同情和擁護。他從近來的許多謠言談到附近發生的幾次搶劫案，還說到幾天前在村邊也發生了一次截案，截走了老百姓的一個包袱。分隊長對這事非常生氣，兩個小而有力的眼睛不住的看來看去，好像要從這些同志間找出來誰是匪徒。

『這事不管是不是我們的同志作的，』他說，『都當然寫在我們全體的眼上，使民衆反對我們，不相信我們的救亡目的。如果這一類的事情再繼續發生幾回，不要說日本鬼子和皇協軍會毫不費力的打垮我們，就是民衆也會自動的起來解決我們。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切實的想一想我們的責任，我們的環境！』

牛全德覺得分隊長的眼睛總在往他的臉上看，話也好像是專對着他說的。他心裏很

害怕，剛才的一番得意化爲烏有了。

紅蘿蔔覺得分隊長說的話句句都好，有些話是他早就在心裏藏着而說不出的。他心裏想：不怪乎人家是讀書人，人家當校長，瞧人家把道理吃得多透！

牛全德偶然向傍邊飄一眼，發現紅蘿蔔面帶微笑，偷偷的向他窺望，並且向地上吐口唾沫。牛全德在心中恨恨的罵：

『我操你八輩兒老祖宗！』

分隊長繼續的講着話，關於紀律上的，訓練上的，並且還催促各班從明天起就舉行小組會和識字運動。但分隊長的話在牛全德的耳朵裏十分模糊，他一直在想着向紅蘿蔔報復的問題。

『媽媽的，可惡！同老百姓勾結起來造老子的謠！……』

他看了看紅蘿蔔的紅臉孔，那張紅臉孔靜靜的朝着隊長，沒有再向他窺望。一會兒，紅蘿蔔又乾咳一聲，往地上吐口唾沫。牛全德把仇恨的眼光移射在隊長臉上，肚子裏大聲說：

『請問隊長，一個兵在官長訓話的時候可以咳嗽吐痰嗎？』

分隊長忽然結束他的訓話說：『大家都聽明白了沒有？』

『明白！』牛全德和弟兄們齊聲回答。

分隊長又問：『我說的是不是？』

『是！』

分隊長突然向牛全德背後的一名弟兄問：『我剛才都講了些什麼？』

那位被問的弟兄向左右看了看，睜大着又慌又窘的眼睛，答不出一個字來。

這情形完全出乎牛全德意料之外。他氣得滿臉通紅，恨不得一脚把那個丟人的笨貨

踢死。

紅蘿蔔也有點驚慌，他想着那位弟兄要倒霉了。又想到他自己可能也被問，他的手
指頭就輕輕的顫抖起來。

幸而分隊長沒有動怒，也沒有再問別人，無可奈何的苦笑了笑。

『好的，』他說，『凡沒有聽清的，下去問一問別的同志。』

紅蘿蔔放下心來，好像有一塊石頭落下地去。

停一停，隊長又說：『現在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大隊部已經允許派幾個同志來

幫助我們做政治工作和民運工作，大概兩三天內就到了。」

這消息使全場突然間浮動起來，有些人的臉上閃爍着喜悅的光彩，有些人却茫然的望着別人。分隊長對他的報告又補充一句：

『我們很需要政治，很需要全新的革命生活！』

十三

紅蘿蔔心裏沉甸甸的，眉毛頭沉甸甸的，褲帶上插着旱烟袋，一句話也不說的從院裏走了出去。自然，屋裏和院裏的空氣對他太不適合了：有些人們好像沒有心肝似的，失掉家鄉以後還那麼快活，那麼愛說趣話，愛學唱歌，還有那麼多的閒精神！

從早晨聽過分隊長的訓話以後，紅蘿蔔雖然覺得分隊長的話差不多句句入理，但對於全新的生活却有點害怕。那些什麼訓練呀，小組會呀，識字教育呀，政治員呀，一切新花樣都給他添一種新的憂愁。任何新花樣，大改變，對他都是煩擾和多餘的。因此，他在熱鬧場合感到了空虛，在同志間感到孤獨了。

『已經三十多歲的人了，還要開頭兒認識字呀……』他想着，心頭上起一種淡漠的

悲哀。

沒有人問他要到什麼地方去。站崗的也沒有問他一聲。一切都表現着誰也不管誰的，沒有紀律的樣子。他們差不多都沒有軍裝穿，各人穿着各自原來的衣服。紅蘿蔔依然是個土頭上腦的莊稼漢，坐在打麥場裏的石滾上，慢屯屯的抽着旱烟袋。

油菜花在前面黃得耀眼。風柔軟得像姑娘們的手指頭，輕輕的摸着紅蘿蔔的臉皮和耳朵。紅蘿蔔的心裏却沉甸甸的，感不到一點春意。

隻黃鶯藏在柳樹的綠蔭裏，用婉轉的歌聲找尋朋友。紅蘿蔔的腦海裏悶騰騰的，感不到黃鶯的歌聲悅耳。

但紅蘿蔔却突然注意到牛全德跟陳洪一道，從附近不遠的大路上走過去，一邊走，一邊談話。

「操他娘，」牛全德的聲音說，「惹老子惱的時候，啥事情都幹得出來。我牛全德，嗨，媽媽的，生來就愛鬧一點小別扭，把天戳個大窟窿我心裏也不會打個寒顫！」

「何必那樣發脾氣？」陳洪說。「又沒人明白的指出你，分隊長對你也滿不錯的

呀。」

「老子什麼都明白，別以為老子坐在鼓裏！」

「你明白我的雄！」

紅蘿蔔的心口砰砰的跳着，響起來耳朵聽。直到牛全德和陳洪走過一片茅屋以後，他的心才慢慢安靜下來。他抽着烟袋，十分煩惱，心裏想着：

「還是把鞋底子一磕走啦好，游擊隊不是咱這老實人幹的玩意兒，讓牛全德們去胡混日月！」

他的眼前又浮現出女人的影子，孩子的影子，小毛驢的影子……

「也許在山裏會佃到一塊地吧？」他想。「唉，那怕是巴掌大的一塊地叫我種我也樂意！」

於是他垂下頭去，喃喃的嘆息說：

「誰來了是誰的百姓。只要讓我安分守己的做莊稼，天塌了我也不問！」

一隻突如其來的手在紅蘿蔔的肩頭上拍一下，把紅蘿蔔從夢想中拍醒轉來。紅蘿蔔吃驚的抬頭一看，發現這拍他的不是別人，而是農民張有才，那個被牛全德稱做「兄弟」的年輕孩子。

十四

『唔，坐下來，』紅蘿蔔親熱的招呼說。『你吸袋烟吧？』

張有才接過旱烟袋，在紅蘿蔔的對面坐下，臉上一直浮動着天真的笑。紅蘿蔔討厭別人的歡天喜地，打打鬧鬧，但却不討厭這樣的笑，也不討厭張有才，因為張有才原是個老實的做活人。

『一定有人給你提媒吧？』紅蘿蔔笑着說。『你看，你一天到晚老是笑咪咪的。』
『你爲什麼平常總是愁眉不展的，難道別人老是欠着你二升黑豆錢？』

『我年歲大了，』紅蘿蔔說。『三十多歲的人，心裏事情多，老是丟下這一樣又想起那一樣，越想越愁。』

『咱隊裏不是有些人比你的年歲還大嗎？』

『他們沒有家小，沒有田產，沒有牽掛。』

『那不見得，』張有才反駁說。『比如老趙吧，他也是有家小的人，比你的情形還困難。』

紅蘿蔔肚子裏有話却不知怎麼說才好，於是他苦悶的笑了笑。

『爲人要向遠處想，』張有才解勸說。『只要把鬼子趕跑了，你想，那時候咱們就有好日子……』

紅蘿蔔搖了搖胖胖的腦袋，不讓張有才把話說下去。好像，一切好聽的寬心話都是假的，說得天花亂墜也不能使他憑信。

『我心裏有數兒，』他說。『前頭路是黑的，誰也不敢担保準能把鬼子打敗。說不定……』

『我敢保，』張有才搶着說，『只要中國人心齊！』

『你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把鬼子趕走？』

『那——那——』

紅蘿蔔笑了笑。他笑着只這一句話就把對方問倒了。

『前頭路是黑的，』他又說。『好比做莊稼，誰也不知道下一年收成好壞。』

『只要一直打下去，總會把鬼子打敗。』

『對啦，照你說，一直打下去，咱們也別想回家裏吃一頓安生飯啦。』

『不打仗也不會有好日子過。鬼子不走，城裏鄉下都鷄犬不寧。』

『唔。』

『人家說抗戰就是革命。只要把鬼子打敗，窮人也會伸伸脊梁筋，吃盤飽飯。』

『唔。』紅蘿蔔心裏說：『我並不是不革命就沒有飯吃的！』

『所以人要往遠處看，往寬處想……嗨，你看，那個女人來了！……』

紅蘿蔔立刻抬起紅臉孔，深深的感到奇怪。他同張有才都不再說話，望着從麥田間小路上走來的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就是那個臉上粉搽的像驢屎蛋上下了霜的女人，就是那個並不頭疼都常常貼兩片頭疼膏藥的女人，忽而低下頭去，忽而抬起頭來，怯怯的向前面張望，神情不安的走來了。

十五

那個女人一直走到紅蘿蔔和張有才跟前，眼睛裏帶着畏怯與可憐的神情。

『老總們，』她胆怯的陪着笑臉問，『牛班長在隊裏嗎？』

紅蘿蔔沒有回答，因為他見了陌生的女人照例是乍然間說不出一句話來。

女人的詢問的眼光落在年輕農民的臉上。

張有才感到很拘束，從地上站了起來。他看了一眼紅蘿蔔，又看着女人說：

『你找牛班長什麼事？』

『找他說話。』女人笑一笑，用手指摸了摸鬢角上的頭疼膏藥。

紅蘿蔔從張有才手裏取過來旱烟袋，在地上慢慢磕着，同時用將紫色的寬闊的下巴

頰向剛才牛全德和陳洪並膀兒走去的方向一擺，說：

『那裏，唔，』他又用烟袋指了指，『從那一片草房子後面過去。』

『呃，他們剛剛走過去，你過了草房子就可以看見他們，』張有才也回答說。

女人朝着他們所指示的方向去了。

紅蘿蔔和張有才望着女人的背影被幾間草房子遮住以後，回頭來互相看了一眼，又交換了一個微笑。紅蘿蔔忽然很有興致的問張有才：

『你想要老婆麼？』

『哼，自己還養不活自己哩，哪有閒錢買女人！』

『可是老婆總要娶的，有女人才算有家。』

紅蘿蔔想到他自己既有女人，又有孩子，心裏覺得很安慰，於是就微笑着抽起烟來。

十六

那女人在一個賣花生的攤子旁邊找着了牛全德。

副班長陳洪同他抬了半天槓，已經匆匆的回隊了。他的旁邊只有一個賣花生的老頭子，和一隻狗在地上拖長着身子晒太陽。

牛全德正心頭納悶，默默的抽着紙烟。看見那女人冷不防來到他跟前，就向她翻了白眼，惡聲惡氣的問：

「來啦，找我嗎？」

「可不是找你的？」女人多情的笑一下。『真難找！』

牛全德沒有笑，懶洋洋的站了起來。

他的面前不遠的地方是一條小河。河岸上長着一排濃密的垂楊柳，像一堆堆的綠烟在浮動。河那邊，幾株桃花還沒有開收，不過當鳥兒在枝上跳動時，也有片片的花瓣飄落在樹下邊的綠草地上和水上。唉，多好啊，陽光裏閃耀着新綠和嫣紅！

空氣呢，空氣裏蕩漾着花和草的清幽和芳香。

蝴蝶呢，蝴蝶成對的忽上忽下的飛舞着。

蜜蜂呢，蜜蜂在桃花林中和油菜花地裏忙碌着，同時嗡嗡的唱着歌曲。

而且春風啊，春風像一個活潑的大姑娘，用溫暖的嘴唇湊近牛全德的耳朵根，快活的、甜蜜的、悄悄的絮語着。

但牛全德的心上沒有春。

牛全德皺着眉頭，默默的向河邊走去，脚步落在地上比平常加倍沉重。

女人胆怯的跟在他後面，不敢說話。牛全德也不看他。他們彷彿是剛才吵過架的一對夫妻。

牛全德在沙灘上坐下去，女人也跟着坐下去。河水在他們的旁邊低語着，但他們都沒說話。

停一停，牛全德看着女人的眼睛說：『說吧，有什麼事情？』

他說話還是惡聲惡氣的；一個字像一個磚頭，扔在女人的心坎上。女人的心裏像十
五個吊桶打着水——七上八下的。

『我來是……已經米沒麵淨了！』女人用顫顫的低聲說。

牛全德點起來一支烟，眼光落在水面上，沒有做聲。但是，他的心有點軟了。

『小妮子昨兒晚上就沒有吃飯，』女人繼續說，『哭了一早晨……』

『唔，媽媽的，近來生意冷淡嗎？』

女人含着兩泡眼淚笑一笑，用手指摸了摸頭疼膏藥。

『混蛋！那根手槍他們拿去了到現在還不送錢！』

『是的，不知爲什麼沒有送錢，』女人怯生生的說。

牛全德從口袋裏掏出來一捲毛票遞給女人，說：

『拿去吧，用完了再想辦法。』

『你不留下一點麼？』

『快滾吧，別多說廢話。』

女人又不安的低聲說：『你不留下幾個錢兒賭博嗎？』

牛全德苦悶的笑一笑：『老子是「今日有酒今日醉」，從來不替明天開操心。』

『你這些日子幫了我很多忙，』女人很感激的嘆息說，『我，我永遠忘不了你的好處！』

『別給我灌米湯，老子用不着。』牛全德像猴子一樣的打個轉身從地上跳起來，催促說：『快滾，我還有事哩！看，別走村子裏讓別人瞧見了！』

女人不聲不響的站起身子，沿着河岸剛剛的走了幾步，忽然被牛全德用嚴厲的聲音叫住。

『喂，記清楚，以後不准你來找老子！』

女人睜着驚愕和莫名其妙的眼睛望着牛全德，不敢做聲。

『知道嗎？游擊隊並不是調兒浪蕩的，游擊隊是要守紀律的！』

牛全德向前走兩步，緊緊的握着拳頭（手背上凸出像蚯蚓似的青血管），下巴骨輕輕的蠕蠕着，好像準備一拳把女人打落水裏。女人很害怕，雙腳在沙灘上不安的互換着地位。

『參加游擊隊就是參加革命，就是要犧牲自己的快樂，犧牲自己的自由！懂得嗎？革命就是要我從今後不再是牛全德，規規矩矩的跟着人家學幾套新花樣！』

『我不懂你說的是……』

『不懂嗎？這就是別人整天掛在嘴上的大道理，老子東西南北混了十幾省，冷槍子兒對着熱肚皮磨了幾十年，老子也不懂，老子也得從頭學起！誰叫老子不去投皇協軍？誰叫老子糊哩糊塗的參加游擊隊？……操他娘，游擊隊不是光打鬼子的，是幹革命工作吧！』

『我又不參加革命……』

『老子知道你不会參加革命！』牛全德換了種嘲笑的口氣說：『你參加了革命就得規規矩矩的餓死，不能再跟男人們隨便睡覺！』

女人不好意思的向後退一步，用手指摸了摸頭疼膏藥。

『你記住啦嗎？以後再來找老子，老子剝掉你的皮！』

『你也不再去了麼？』女人顫聲的哽咽着問。

『快滾！』牛全德把拳頭揚一揚，『再說一句廢話老子揍死你！老子要名譽！老子』

比誰都……夢名譽！」

女人低下頭去，噙着眼淚，像木頭人兒似的默默的走開了。

她不敢再走進村子裏，也不敢回頭來看一眼，兩個瘦瘦的肩頭抽動着，身子不穩的順着河岸走去了。

牛全德知道她哭了，心裏很難過，長嘆了一口氣。

十七

隊裏發生了一個謠言，說：牛全德準備勾引一部份同志離隊了。

『牛全德離開游擊隊要幹什麼呢？』分隊長坐立不安的想着。『他究竟會偷偷的逃走呢，還是會公開的叛變呢？……』

關於這些問題，人們在暗中紛紛的猜測着，議論着。說牛全德會投降維持會麼，有人同意，有人懷疑。至於牛全德究竟要偷偷的逃走呢，還是公開的叛變呢，這問題沒成爲猜測和議論的焦點，不過大家都以爲牛全德臨走時要打死人的。

『要打死誰呢？』

『打死他所討厭的人。第一個恐怕是……』

『真難說，不曉得他爲什麼討厭那個老實人！恐怕是借貸不遂吧？』

『不，恐怕是脾氣上自幼就不來。』

『對的，對的。要說借貸不遂麼，層來小去的事情牛全德自來不掛在心上。』

『真是，還是叫紅蘿蔔早點躲一躲的好！』

紅蘿蔔沒有躲，但非常害怕。平素他每頓飯比別人吃的都多，現在每頓飯比別人吃的都少。他的臉孔也不像以前又紅又胖了，籠罩着一層灰暗的顏色。隈窩看來比以前深了一點，並且還有點發黃。

『紅蘿蔔，多吃一點東西吧，』同志們裝做沒事的樣子安慰他，『何必要想着你那黃臉老婆呀？』

『不想，不想。』紅蘿蔔也裝做沒事的樣子笑了笑，但實際真像是一口吞下去二十個小老鼠，百爪抓心呢！

沒有事的時候，他的旱烟袋幾乎沒有離過嘴。縱然烟袋鍋中的火已經熄滅了，他心不在焉的慢屯屯的吸着。

牛全德知道那些關於他的謠言之後，大大的高興起來了。他故意的一會兒把鞋子刷

刷，會兒又把零星東西收拾收拾。他故意的對任何人都非常客氣起來，並且常說些帶有暗示意味的話。

「喂，」他說，「諸位都是好同志，咱牛全德可是混蛋吶。」

「見鬼！」陳洪小聲罵。

「真的，咱牛全德以前很對不起各位啦。」

「老牛，你何必說這些屁話？」

「我自來是心裏不藏話，有話便出口。」

「可是你剛才說的話，全是門神裏捲灶爺，畫（話）裏有畫（話）。」

「要是我牛全德說的不是真心話，你看，我牛全德是這麼大，」他用手比做小菜盤樣大小，「圓的，在河裏，會動。」

「那是荷葉。」

「我說的是老蟹。」

「唏……」

大家對牛全德的話莫名其妙，對牛全德本人也莫名其妙，因此越猜越疑，謠言也越

傳越多了。

但牛全德雖是口頭上那麼說，態度上却又是一個樣子：他按着規定的時間睡覺，白天也輕易不到街上去，對於該做的事情都做得妥妥當當。外隊長覺得很奇怪，別人也覺得很奇怪，大家都奇怪着牛全德。在快上早操的時候，副班長陳洪悄悄問他說：

『老牛，咱倆是好朋友，你對我說真話：你在玩什麼把戲啊？』

『什麼「玩什麼把戲」？』

『大家都覺得你變了樣兒，不像從前那樣的調兒浪漫。』

『這是要「人過留名，雁過留聲」。』

『夥計，真打算要走嗎？』

『小禿頭上攔豌豆，不能定。』

隨即，牛全德樂不可支的大笑着，露着兩排像腳趾甲一樣的大牙齒。

『準備什麼時候走？』

『現在就走，上操去。』

『我是問你準備什麼時候離隊呀。』

鑼
樣！』

『老陳，聽見你唱歌子，真要叫老子笑壞了。喂，媽的，你唱歌的聲音跟敲一塊破

『混蛋，故意打岔！關於你的許多謠言你知道不知道？』

『現在不是同你閒扯淡的時候。』

『可是大家都在議論你。』

『是不是都在議論我多粗多長？』

句：

『媽的！瞧你那付大嘴巴咧的樣子，活像一個張着口的褲腰子！』

十八

在操場裏，牛全德比誰都能幹，而且比誰都賣力氣。分隊長心裏笑着，暗暗的點着頭：

『牛全德真能幹，只是脾氣壞了一點。』

分隊長把全隊的操練責任交給牛全德，並且當面給他戴頂高帽子：

『很好，你真是老手舊胳膊！』

接受了分隊長給他的任務和讚語，牛全德非常高興。他覺得他的頭忽然長大了，大得跟大竹筐子一樣；心忽然展開了，展得跟打麥場一樣；腿腳忽然輕快了，輕得跟要從地上飛起來一樣。『哼，夜明珠不放光不知是寶！』他心裏說，越發想在分隊長面前顯

顯他的神通。

他在操場裏這兒那兒的跑着，大聲的發着口令，認真的改正着同志們的姿勢。有的同志不會作，他就作給他一個樣子看。

他走到張有才面前，看見他作的姿勢不對，照他的胸脯上很很的打了一拳，打得那個青年農民的身子一掙。

分隊長想禁止牛全德打人罵人，但沒有說出口來，因為他知道不能在大眾的眼前使牛全德感到洩氣。陳洪看不下去，當休息時候，找個機會對牛全德全咕噥一句。但牛全德立刻向他瞪一眼，說：

『兵是一塊鐵，不打不成釘。』跟着他冷冷一笑：『夥計，少插嘴，在練兵上你是沒有經驗的！』

牛全德不住的用拳頭打人，用粗魯的字眼罵人。同志們都很怕他，當他走近身邊時都不由的把心高高的提到空中。

他罵那些在跑步時落隊的同志們：『快跑，肉豬！地上的螞蟻快給你踩死完啦！』他罵那些在立正時左顧右盼的同志們：『怎嗎，腦袋瓜子長的不穩嗎？』

他罵那些聽到口令時弄錯了動作的同志們：『肚子裏沒裝腦筋！』

正被罵的同志怕得連氣也不敢呼吸。已經被罵過和沒有被罵過的同志們聽見牛全德在罵人便想笑，但他們用牙齒緊緊的咬着笑，不讓牠從嘴裏衝出。

紅蘿蔔沒有被罵過，沒有被打過，但是他很害怕，沒有笑。

『他一定不會放鬆我，』紅蘿蔔心裏說；『他要找着我的錯處假公濟私哩！』

一看見牛全德走近身邊，紅蘿蔔的小腿肚就喀喀打顫，心慌得砰砰亂跳，就不由的容易弄錯。

但牛全德對他很好。牛全德不僅不打他，不罵他，也不拿眼睛嚇他。

『他在心裏記着賬，』紅蘿蔔揣測說，『下一次犯錯時他會加倍的處罰哩。』

但牛全德一直沒有同他算過賬。一次，二次，三次，許多次，牛全德用心用意的教他改錯，並且用很溫和的口氣說：

『別慌張，別慌張，一慌張就會出錯。』

紅蘿蔔很感激他，希望能同他親善，便對他笑了笑。

『不准笑！』牛全德命令說。

紅蘿蔔不敢再笑，但用眼睛向牛全德表示心意。

『眼睛向前看，』牛全德繼續糾正說，『平看，望着準星！』

牛全德離開紅蘿蔔，一邊在注意別人的姿勢，一邊在心裏罵：

『操你娘的！你想同老子講和，沒有骨頭！』

紅蘿蔔對於牛全德的行爲覺着很奇怪：『天吶！他到底懷的什麼鬼胎呢？』

『他的行爲很反常，』陳洪心裏說，『恐怕真要準備離隊了。』

在大家覺得害怕和奇怪中，牛全德非常高興，非常熟練的工作着。他滿面春風的，

用驕傲的口氣對陳洪說：

『在操場上的本事算個屁，到火線上叫你瞧瞧我牛全德！』

十九

收操以後，牛全德瞧見兩位陌生人來到隊上，都穿着半舊的草綠布制服，年紀在二十五歲上下。牛全德拿眼一估量，心裏雪亮，就帶着輕蔑的口吻問張有才：

『你曉得這兩個傢伙是做什麼買賣的？』

『我看好像是學生，』張有才回答說。『你說是做什麼買賣的？』

『兩個都是賣膏藥的。隊長怕咱們不能夠打鬼子，特意找兩個賣膏藥的來幫幫他的忙。』

『唏！我不信！』

『不信？瞧吧，膏藥馬上就要向你推銷了，你還在發迷哩！』

這剛來的兩位青年中有一位是大隊部派來的政治指導員，一位是作民運工作的，都是一「青救」的幹部，和分隊長是老朋友。他們來到之後，立刻就同分隊長開了一個會，決定了急待着手的一些工作。會一開畢，分隊長就召集各班站隊，聽政治指導員講話。政治指導員所講的同分隊長平日所講的沒有大出入，不過多報告了一點外邊的戰事消息，相他在山西幾個月的一些見聞。牛全德對他在山西的見聞很感興趣，不過又不敢太相信，總懷疑天底下沒有像他說的那樣好的游擊隊，也沒有那樣好的老百姓。會後，牛全德用胳膊彎碰張有才，笑着說：

「怎麼樣？我說這傢伙是一個賣狗皮膏藥的吧，對不對？」

「噢，我以為真是賣膏藥的！」張有才恍然大悟的說。停一停他又繼續說：「人家說的真好！像人家說的那種游擊隊才真配稱做老百姓的武力，真算做革命的武力！」

「看看，他的假膏藥可已經有一個買主啦！」牛全德說，哈哈的笑了起來。

「怎麼？你說指導員是在哄人麼？」

「不哄人，有點騙人。老子十六歲就混軍隊，東西南北跑了十幾省，別說沒見過那樣好的游擊隊，爲什麼連聽也沒有聽說過？」

『可是他生編的怎麼會編得那麼圓？』

『我也不能說他是完全生編的，不過也不可全信。你想，人家那邊的游擊隊縱然好，可是也不能好到天外呀！』

牛全德的話剛落地，還沒有來得及抽支紙烟，分隊長又把各班長叫到面前，說指導員要和每一個同志個別談話，要大家都不要請假出去，除非有特別的重要事情。牛全德小聲的咕噥說：

『不是剛才已經訓過麼，還有什麼可訓的？』

分隊長看他一眼，解釋說：『因為他是政治指導員，負的責任非常大，所以要認識隊上的每個同志。』

『他能夠在隊上任幾天，點幾次名，還怕不能夠都認識？』

『你別管，』分隊長笑着說；『你等着他叫你得啦。』

牛全德本以為指導員應該從班長叫起，只要他被叫去談過話，他就可以溜出去散散心了。想不到指導員是拿着點名冊子亂叫的，不一定叫着哪個，這使牛全德有點發急。但連着好幾位同志被叫去談過話出來都是高高興興的，這情形就開始引起了牛全德一注

意，想知道指導員到底在賣些什麼新膏藥。他向被叫去過的一位同志問：

『他同你談些什麼？』

『談些家常，』這位同志回答說。『他問一問家中情形，後來又問我從前當過兵沒有，爲什麼現在來幹游擊隊，還問我參加游擊隊以後覺得好不好。』

『你怎麼回答呢？』

『他問一句我答一句，不懂的地方他替我解釋，總叫咱明白爲止。』

『沒有人挨罵麼？』

『罵什麼？指導員一直是笑咪咪的，沒有拿一點架子。』

牛全德開始對指導員的這一套感到興趣，不完全當做膏藥了。他點着一支烟靜靜的抽着，一面抽烟一面在心裏準備着指導員問他的時候他如何回答。

『窮孩子出身，』他心裏回答着第一個問題；『起小就窮，屎蛋淨光。』他隨即覺得在長官面前說話要檢點一點，就改爲：『報告指導員，我出身很窮，祖上什麼家產也沒有給我留。』

『家裏還有些什麼人？』他心裏代指導員發問。

『報告指導員，我只有一個人，』他心裏又回答說。

『從來就沒有老婆麼？』

牛全德心中一怔，猶豫片刻，就決定回答說：『有，不過沒有帶回來，連孩子留在外邊，戰時，起來就隔斷了音信。』

『你從前幹過軍隊？』

『報告指導員，我是十六歲就混軍隊……』

他問答的在心裏思量着，不知不覺的兩支烟都抽完了。雖然指導員還沒有叫到他，但他已經把一套問答預備爛熟了。

這一天，指導員竟然沒有叫牛全德，使牛全德的心裏老大不舒服。他疑惑指導員對他已經有成見，不高興同他談話；疑惑指導員聽了分隊長的話，打算叫他捲行李，沒必要同他談什麼；還疑惑當紅蘿蔔同指導員談話時會暗暗的告了他一狀，因此指導員故意的把他放最後，等閒的時候再找他細細的訓他。不管怎樣，牛全德是班長，又是分隊中的台柱子，竟然沒有被指導員特別重視，他心裏自然要大不舒服。

『好吧，』他心裏生氣的說，『不跟老子談話拉倒！咱老子賣硬的，到操場上跟火線上纔叫你認識認識！』

其實沒有叫去談話的還有許多人，不過牛全德認為他同別人不能夠一例看待，把他

同那些不重要的人物一例看待就等於在他的臉上撒欠。他越想越氣，在心裏恨恨的罵：『哼哼！老子十六歲就混軍隊，大軍頭見過千千萬，如今參加了這個小鷄巴游擊隊，陽溝眼兒裏還要翻船哩！』

本來他曾經立志少喝酒，少賭博，少出外，但此刻心中一煩腦，也就不管他自己的禁條和軍紀了。他決心去喝酒解悶，於是不言一聲的從院裏走出去了。

幾分鐘以後，牛全德站立在村中惟一的小雜貨鋪的櫃台前邊，用指關節重重的敲在櫃台上，向正在櫃台裏邊納底子的掌櫃婆命令說：

『喂，打四兩酒來！』

掌櫃婆用一雙小時候被天花弄斜了的眼珠子望望他，滿不高興的放下手裏的鞋底子，站起來，從桌上拿起來一隻粗瓷大白器，走去打酒。牛全德看得一清二楚的那器沿上帶着飯噎，還粘着一塊紅薯皮。他楞了掌櫃婆一眼，咧咧嘴唇，說：

『盪擦一擦嘍，多不乾淨！』

掌櫃婆一言不發，從桌檯上抓起一條抹布擦起來。那條擦器的抹布早就被油膩和灰垢浸透，認不出原來的顏色，而是那麼不黑不藍的一團，發散着難聞的氣息。他注視着

掌櫃婆的手，聽着銅頂針碰着盪沿兒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心上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特殊感覺。

『再來一百錢的落花生，要脆的！』牛全德又吩咐說，把手指的關節捏得吧吧的響着。『唔，你家掌櫃的是去趕集了？』

掌櫃婆的小嘴撅起來，沒有答理。打出酒以後，她故意把指頭挽一挽，讓打足的燒酒向缸裏洒出一點兒。

牛全德對掌櫃婆的這一手看得很明白，但沒有生氣，反在心裏邊嘻嘻笑着。隔着櫃台接過來燒酒和花生，他貪饞的向掌櫃婆的小小的鼻子上和沉着青春的紅潤的臉蛋上盯了一眼。年輕的掌櫃婆敏感的低下頭去，退回到原來的地方坐下，咕嘟着嘴，拿起鞋底子納了起來。

『唔，』牛全德心裏說，『媽媽的，又不是大姑娘，還害臊哩！』

大口的喝下去幾口燒酒，牛全德感到非常的快活起來。彷彿有什麼小蟲子在他的心頭上蠕動，彷彿有什麼力量在他的渾身的血管裏作怪，彷彿有什麼神秘的火燄在他的眼睛裏燃燒。隔着櫃台，牛全德貪饞的望着掌櫃婆，望着掌櫃婆的垂着劉海的白色前額，

望着掌櫃婆的拿針的手指頭，望着掌櫃婆的因呼吸緊張而忽起忽落的兩個乳房。他渾身燃燒的望着她，嘴角邊掛一絲邪氣的笑。

『你家掌櫃的是個好人，』牛全德嘻皮賴臉的喃喃說。『他，他至少比你大有二十多歲吧？』

掌櫃婆沒有看他，沒有理他，用力的向地上吐口唾沫，把小嘴擦得更高了。

牛全德又喝了幾口燒酒，嚼了一陣花生，還故意將一顆花生仁彈到掌櫃婆的腳前。掌櫃婆把身子猛一轉，轉給牛全德一個側面。

牛全德沒有爲掌櫃婆的釘子生氣。他心裏十分舒服。他繼續嘻嘻的笑着，繼續的盯着掌櫃婆，繼續的喝酒。酒喝完了，花生吃光了，按說該走了。但他的腿生了根，他的身子依然倚靠在櫃台上邊。

他的心裏熱烘烘的，有點緊張，咚咚的跳了幾下。點着了一根紙烟，他忽然用極不自然的聲音說：

『我說，一個人坐在舖子裏怪冷清的……』

掌櫃婆轉給牛全德一個脊背，但忽然想到牛全德會順手偷走什麼小東西，又趕快扭

轉身來。她顯然很緊張，從臉到頸頭完全紅了。

牛全德的氣喘得很不勻，嚥下去一口唾沫。掌櫃婆像磁石一樣，吸引着牛全德的眼睛，吸引着牛全德的心。牛全德的心在激烈的動搖着，在雲天霧地中飄着，衝着，好像不屬他管了。

『掌櫃婆，不想法子散散心麼？嘻嘻，好花正在開的時候哩……』

『牛班長，俺家男人不在家，你少同我開玩笑！』

『嘻嘻，嘻嘻，惱了嗎？……俺是說着玩兒的。』

『沒有事少在你姑奶奶面前放屁！』

掌櫃婆的臉變成青色，一個字就像一個鐵釘子。牛全德的全身忽然冷了，眼睛裏的火燄忽然熄了，飄着的心忽然靜止了，連宇宙也好像忽然變得黯然無色了。牛全德竭力的裝做不介意，勉强的笑着，一隻手夾着紙烟，一隻手揉着花生殼，喃喃的解釋說：

『你莫生氣，我是說着玩兒的。』

掌櫃婆又用力的向地上吐口唾沫，說：『哼，瞎了你的眼！』

牛全德再也不好停留了，就帶着氣的說：『沒關係……記賬！』

『本錢小，不記賬。』

『不記賬沒有現錢。』

『沒有錢你就喝酒？』

『反正我不會少你分文！』

掌櫃婆用斜眼珠看他一眼，咕嘟着小嘴說：『上次欠的賬還沒還，又來欠賬，好意思張嘴！』

牛全德裝做沒聽見，悵然的走出小舖子，彷彿身子失去了重心似的。在小舖外停一停，他聽見坐在櫃台裏邊的女人又低聲罵了一句：

『幹游擊隊的沒有一個好東西！』

牛全德的腦筋清醒了。他對於剛才的行爲有點後悔，就加快脚步向隊部走去。

路旁一個站崗的向牛全德行了一個禮。牛全德漫不經心的舉舉手，却看見那站崗的正是紅蘿蔔。於是他很驕傲的仰着頭走了過去，把紙烟頭很輕蔑的投到地上，彷彿他投的就是紅蘿蔔，紅蘿蔔就是紙烟頭。正走着，他看見張有才迎面跑來，像是有急事的樣子。他問：

『喂，兄弟，有什麼要緊事情？』

『下操的時間快到，』張有才站住說。『副班長急壞啦，派我出來找你快回去！』

『請副班長帶你們下操吧；我今天不舒服，要請兩個鐘頭假。』

『副班長說啦，他說非你帶着下操不可，因為指導員要到操場去，說不定會要挑剔哩。』

牛全德冷笑一下，說：『那怕什麼？他沒有混過軍隊，下操的事情他是白頸子，怕他挑剔？』

『可是指導員今天才來，我們總不要在他的面前出醜。』

牛全德雖然沒有把指導員放在眼裏，但因為他很想抓名譽，就決定取消請假的原定計劃，再到操場上露一露鼻子。

果然一到操場上，牛全德又成了風頭人物，大家都聽從他的指揮。他看出來分隊長仍像往日一樣看重他，而那位新來的指導員也沒敢對他輕看，他越發賣起勁來。不過他爲要避免指導員萬一對他有挑剔起見，今天他忍耐着沒有打人，也沒有過於粗魯的拿話傷人。

依照着平常的方法操練了一會兒，指導員開始說話了。他說，以後操練的主要項目應該是跑步、射擊、擲手榴彈、怎樣埋伏和突擊。說過之後，他就親自來指示着大家練習。牛全德決沒有想到指導員竟然也會拿槍，也會擲手榴彈，竟然除這之外還會指揮作

戰鬥演習，這叫他大大的驚奇起來。當指導員把同志們分成兩隊，指揮作游擊戰鬥演習的時候，牛全德的驕傲完全收了，懷着真誠的敬佩和高興，在心中叫着說：

『乖乖兒，我混了十幾年還不會指揮「打野外」，這傢伙竟然都會！』

指導員不僅都會，而且還會得透澈。當他每教給一種動作時，他總要把道理講個明白。牛全德從前在軍隊中混的時候，官長們只教動作，不加講解，作不會就是拳打，作會了也是糊塗。所以他一看指導員講解得那麼清楚，又禁不住在心裏稱讚：

『別看他是文學校出身，他倒真是內行哩！』

牛全德原是一個直性人，要瞧不起誰就瞧不起誰，要佩服誰就佩服誰。如今，他再說指導員是一個賣狗皮膏藥的了。指導員說他在山西所見的游擊隊是那樣的好的，牛全德本不很信，如今也只好無條件的取消懷疑。因為，問題很簡單，假若指導員沒有在那種游擊隊中生活過，就不會拿出這一套子！

從這次下操以後，牛全德更盼望能夠被指導員叫去談談，能夠跟指導員親近親近。可是隔了一天，指導員一直沒工夫繼續他未完的個別談話。他除掉教唱歌，上課，指揮操練和指導集會之外，還要幫助另外來的那位同志去佈置民運工作。分隊長因為指導員

有實際工作經驗，幾乎把一切事情都靠到他身上，弄得指導員不僅管政治，連軍事也代勞了。直到第三天，牛全德才被指導員叫去談話。不過他所預備一套問答完全沒用上，因為指導員好像對牛全德的一切都清楚，沒有必要盤問他的出身等項。指導員說：

『牛全德同志，你在我們的分隊上非常重要，希望我們以後能多有機會談話。』

『請指導員以後多多的指導我，』牛全德回答說，『看見我的不對的地方，你就不客氣的罵我，我牛全德知道好歹。』

『你已經是咱們分隊的開國元勳，我希望你能在游擊隊中做一個新英雄，做大家的榜樣，』指導員拉住他的手說，像老朋友一樣親切。

『指導員你別——別給我戴高帽子……』

『這不是給你戴高帽子，這是我的誠心希望。你是一個頂能幹的人，假若你能夠慢慢的克服小毛病，將來真是了不起！』

『對的，對的，』牛全德感激的點着頭說：『我就是有點兒調兒浪蕩，以後得好好改掉。』

『當然，人誰沒有一點小毛病？那是你從前的生活環境使你調兒浪蕩的，你的本質

却是極好。」

「我混蛋，指導員太客氣……」

「不是我客氣。我雖然才來一天，可是隊上的情形我已經完全清楚。我知道你有許多長處……」

「我沒有，沒有……」

「大家都說你好朋友，講義氣，看見朋友沒錢用，恨不得不把腿上穿的褲子脫給朋友拿去賣。」

「這個不合糊。只要是朋友，咱牛全德恨不得把心挖出來給朋友吃！」

指導員緊緊的握着牛全德的手，愉快的笑了起來。笑過後，就說：

「以後我希望你不但愛朋友，還要將愛朋友的精神拿來愛同志，愛百姓，愛我們的游擊隊。那樣，你就變成一個新時代的英雄了。」

同指導員分手以後，牛全德的心在笑着，嘴在笑着，眼睛在笑着。整個的牛全德浸在快活裏，在笑着。

●「白領子」就是「外行」。

二二二

但牛全德的快活並沒有維持多久。幾天之後，他漸漸的又感到苦悶起來。

在游擊隊沒有「政治」之前，牛全德依照着他自己的習慣生活，依照着他自己的意思生活，生活得十分自由。可是現在不行了。第一，他不能再隨便離開隊伍，不能再溜出去吃酒，賭博，找女人，更不能偷老百姓的鷄子之類；第二，他不能再打人罵人，縱然部下犯了錯也不准他打罵，爲這事不僅分隊長和指導員說過他，同志們在開會時也會提出勸告，那勸告實際上等於教訓。第三，他漸漸的失去了自信，覺得他自己已經不再被大家重視，甚至他好像在新的環境中孤立了。

現在，紀律一天一天的嚴了起來，使牛全德常常的回想到十五年以前所過的新兵生

活。可是那時候的新兵還可以在老百姓身上發洩脾氣，現在連這一點的特權也被剝奪了。他覺得很冤枉：在軍隊上混了半輩子，大馬金刀生活慣的人，到如今忽然穿上，雙緊鞋，連隨便動一動都不能了。

因為幾天沒得出去玩，他隨時想起酒就覺得喉嚨發癢，想起賭就覺得心頭癢癢，想起小街上那幾個物好的賭博漢就羨慕他們的生活洒脱。

尤其牛全德常常的想起來那個「壞女人」。他不能說十分愛她，但是很關心她的生活。他知道她很可憐，幾乎沒一個可靠「朋友」，因為是漂來戶還常常的受人欺負，睡了覺不給分文。能夠幫助她的似乎只有他牛全德，而這也是他近來唯一的異姓朋友。可是自從那一次見面之後，牛全德就沒有再看見她。代朋友賣的那枝手槍，朋友沒送來分文錢，使牛全德想幫助她也沒有力量。因為這緣故，牛全德常常的感到抱歉，愈抱歉愈關懷她的生活。

有時，牛全德也特別的想到她的可愛處，眼前漂浮着她的影子。她依然貼着黑色的頭痛膏藥，鬆鬆着兩個鬢角，塗抹着厚厚的鉛粉和胭脂。她依然很憂鬱，越憂鬱越叫牛全德對她愛憐。她依然對牛全德很喜歡，帶幾分風騷的向他扭嘴，向他點頭，向他擠眉

弄眼睛。……想到這些，牛全德就心花怒放，恨不得一步跳到她那裏。再繼續想下去，他就要痛恨「政治」和紀律了。

每到下操的時候，牛全德帶着弟兄們去下操。逢上課或開會的時候，牛全德帶着弟兄們上課或開會。但是一來二去的，他不能不厭倦起來，覺得他所需要的並不是這些。他想起來幾個朋友，他們都在皇協軍任下級軍官，不斷的有消息傳來。現在他很羨慕他們的生活舒服，想嫖就嫖，想賭就賭，想在老百姓面前耍威風就耍威風，殺死人比殺一隻鷄子還不在乎。他彷彿看見他們在嘲笑他：

「嘻嘻，老牛，抗的什麼日呀，還不是自尋苦吃？」

一天晚上，大家都睡靜以後，牛全德悄悄的從地舖上爬起來，神不知鬼不曉的翻過了垣牆，朝向市街走去。他不知道爲什麼要冒着違犯風紀的危險跑出來，只覺得心中充滿了難以忍受的空虛和煩惱。翻過垣牆時他曾經猶豫一下，想到被指導員知道後沒有他吃的好菓子。不過他非常倔強的把頭一搖，心中大聲說：

「沒關係，砍了頭也不過盪大絕癩！」

他蹣跚蹣跚的彎着身子，趁着黑影，小心不讓被站崗的發現。但快要走到街上的時

候，牛全德忽然興致全消了。指導員的誠懇親切的影子出現在他的眼前，同志們的影子也出現在他的眼前。但同時他也彷彿看見了他的「壞女人」，他從前常去的賭場和酒館。他想起來許多問題，放緩脚步，苦惱的憂鬱起來。猶豫着猶豫着，突然他來個「向後轉」，又照着原路回去了。

他的腦筋稍微清爽了，但心裏越發的感到空虛。唉，這是什麼空虛呢？女人填不滿這空虛，酒和賭也填不滿這空虛！

「我操他娘的！」牛全德不由的罵出口來，但究竟罵什麼，他自己也不曉得。

一個人猛不防從林叢中走了出來，用槍口對準牛全德的胸口，命他站住。牛全德吃了一驚，腦筋越發的清醒了。

二十三

『剛才我看見有人翻牆垣出來，』張有才小聲說，『就猜到是你，沒有敢聲張，怕別人知道了你吃不消。怎麼，你剛才要到什麼地方去？』

『連我自己也不曉得要到什麼地方去，只覺得心裏毛焦曲連的，高低睡不着，悶得發慌。』牛全德笑着說，打算抽紙烟，但忽然想到擦火柴會被別的人看見，又把紙烟裝進口袋去。『我說，兄弟，游擊隊我有點幹厭了。』

『自從指導員來了以後，一切都上了路，老百姓對咱們這游擊隊也另眼看待，不是很好麼？』

『可是我自己有說不出來的苦，我打算請長假。』

「可不請長假，班長！到處都在跟日本打仗，你離開這個游擊隊，不管到哪兒不都是一樣？」

牛全德有許多話在心中蠕動，像一堆蠅在蠕動一樣。不過他不願說出口，因為一則這不是講話的時候，二則他究竟是班長，不能在張有才面前太洩氣。遲疑着想了一想，覺得無話可說，他就說：

「有才，你對我說真的，近來同志們對我怎樣？」

「對你還是很好呀，你怎麼問到這上來？」

「不，說真的，我覺得大家對我的態度變了。」

「沒有，我敢賭咒！」張有才認真的說。「奇怪，你為什麼會問到這上來？」

牛全德低下頭去，帶着感慨的小聲說：

「我不是傻子，我知道冷暖。」

「這話是從哪裏說起？」

「唉，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麼？」牛全德牢騷的說：「操他娘，從前的時候是什麼樣子？從前大家沒有事的時候都湊在老子跟前，把老子看成瓦崗寨上的秦二哥。現在呢，

還用講麼？」

「哈，你要是講到這，」張有才笑着說，「那你完全認錯啦！」

「我怎麼認錯啦？」

「你怎麼認錯啦？你沒有看，近來大家一天到晚都在忙着，哪能像從前一樣？」

牛全德心裏一想，認為張有才的話有道理，便覺得他自己的牢騷是胡發了。他立刻換了一個笑臉，說：

「你小心站崗，咱們明天再談。」

偷偷的翻過牆回到屋中，牛全德很快的就睡熟了。

第二天牛全德的心上很輕鬆。覺得昨晚上的行爲很不體面，他特別又囑咐張有才不要洩露。

他忙忙碌碌的參加活動。

同分隊長和指導員在一起，同弟兄們在一起，看見大家對他確切還是滿好的，他不再像昨天那樣的感到空虛了。

好像不僅僅要給別人做榜樣，還要補救他自己以前的錯失似的，他對工作特別的賣

力氣，格外的負責任了。

『要學好咱就徹底學好，』牛全德心裏說，『咱牛全德不落在誰的後邊！』

平日，牛全德每次拿起來指導員發給的那個講「政治」的小冊子，讀着讀着就瞌睡起來。今天他爲怕瞌睡就用很大的聲音讀，果然他覺得很有精神。指導員笑咪咪的走過來，在他的旁邊站了一會兒，然後問：

『牛同志，你從前讀過書嗎？』

『報告指導員，我以前在西北軍的時候讀過的。』

『以前認識的字兒多不多？』

『斗大的字兒認識幾布袋。』

『可是你近來進步很快。』

『唉，麻繩捆豆腐，不能提啦！』

指導員忍不住笑了起來。替牛全德講解了幾個生字之後，指導員拍了拍他的肩膀，

說：

『加油學習，給大家做一個榜樣！』

牛全德對指導員非常感激，決心不辜負他的好意。他心裏很快活，一切洩氣的念頭都光了。他此刻很希望得到一枝鉛筆，一個小筆記本，驕傲的裝在胸前的口袋裏，像分隊長跟指導員他們一樣。他心裏叫着：

「唉，那樣多神氣！」

二十四

近來有兩種變化使牛全德一方面感到威脅，一方面不敢不提起勁來。一種是紅蘿蔔的變化，另一種是村裏老百姓的變化，同樣都出乎他意料之外。

紅蘿蔔近來不再像過去憂鬱，也可說他比過去活潑得多了。起初，像下操啦，開會啦，唱歌啦，識字啦，在紅蘿蔔看起來都是挺麻煩的，對他是多餘的。他覺得這些花樣兒別說他學不好，就是學會了也沒有多大用處。他認為他只是時不得已才幹游擊隊，只要一旦能回家，他回去做莊稼才是本行哩。可是紅蘿蔔如今不這麼想了。

如今，紅蘿蔔懂得了打日本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體，也許得打上一兩年載，三春四冬，都沒準兒。雖然他還不能算是已經死心踏地的幹游擊隊，但他也知道短期內別想回

家去做莊稼了。紅蘿蔔抱着「當天和尚撞天鐘」的想法，就只好拿出來一點精神學習，免得被隊長、班長、指導員和同志們不高興。過着過着，紅蘿蔔對「新花樣」漸漸的習慣下來，也漸漸的發生興趣。他帶着惶惑和新鮮的感覺，老老實實的學習着新的生活。人們都看見他在變，牛全德也看見他在變了。

『乖乖兒，』牛全德心裏說，『他還想跑到老子前邊呢！』

在牛全德的眼睛裏，紅蘿蔔是不應該被大家稱讚的，他只應該永遠的像老鸛一樣，縮起頭來，任人們踩在脚下。如今看見紅蘿蔔竟然也「進步」起來，牛全德不僅詫異，還有點吃醋。不過爲保持他的身份起見，他決不流露出吃醋的表示。當有人在他的面前提起紅蘿蔔時，他只好說：

『只要他能夠跟着進步就好啦，我是巴不得他越變越好！』

雖然他心裏討厭紅蘿蔔，但表面上他近來對紅蘿蔔竭力求好，彷彿舊怨完全的消失似的。這倒不是因爲看見紅蘿蔔有進步他才改變了過去的態度，而是因爲牛全德有他自己的「套」想法。當指導員來到以前，牛全德在操場上也沒有彈過紅蘿蔔一指頭，那是因爲他恐怕別人會疑心他假公報私。牛全德是堂堂正正的英雄漢，殺人殺到明處，可不能

讓別人小看。指導員來到之後，一則牛全德不敢再像往日一樣的調兒浪蕩的，一切都毫不在乎，二則他的心思被「新花樣」佔完了。紅蘿蔔看見牛全德對他的態度大變，從心上移去了一塊石頭，所以也顯得活潑起來。

當牛全德看見紅蘿蔔「變了」的時候，同時也發現在本村和附近隣村裏的老百姓也有了顯著的變化。

好幾天他沒有時間和心思去跟老百姓打交道，像坐在鼓裏一樣，外邊的事情他全不知道。有一天，分隊長和指導員忽然把他和陳洪叫進去，那位作民運工作的同志也在那裏。分隊長對他說：

『牛同志，我們的民衆工作已經展開，很需要一位同志幫助這位李同志工作。』分隊長向那位作民運工作的同志望一眼，介紹說：『這位是牛全德班長，這位是副班長陳洪同志。』

牛全德心裏很糊塗，想着，做什麼工作呢？正在遲疑着沒有回答，指導員接着說：『我們要把本村和隣村中的壯丁都加以軍事訓練，想派陳洪同志暫且幫幫李同志的忙，你兩位覺得怎樣？』

『不管怎麼辦都行，』牛全德回答說，『只要分隊長跟指導員覺得需要老陳去幫忙。』

『陳同志有什麼意見？』指導員轉向陳洪問。

『我沒有意見，』陳洪說，而帶着同意的微笑。

『那就這麼決定啦，』分隊長說。『陳同志，你現在就跟着李同志去，他會告訴你怎樣工作。一個人固然要忙一點，不過三兩天內我們就有大批的工作同志來，到那時就好啦。』

姓李的顯然很高興，趕忙接着說：『好，陳同志，你現在就跟我去，我們兩個把工作討論一下。』

牛全德回到班裏，對這事有一種新鮮感覺。他心裏想，游擊隊跟從前的軍隊到底是不同啦。從前的軍隊駐紮在一個地方，只知道騷擾百姓，欺負百姓，紀律頂好的也不過是「公買公賣」，但背後依然作許多不講道理的事情，決沒人想到把老百姓組織起來，訓練訓練。他心裏想，游擊隊到底不同，新花樣真是多呀！

他笑了。他覺得參加這樣的游擊隊滿有意思。

過了半個多鐘頭，陳洪興沖沖的回來了，回來取一枚空殼手榴彈。他拿到空殼手榴彈，拔腿就走，也顧不得同牛全德談話兒。可是牛全德怎麼肯放他走呢？牛全德拉住他的手，笑嘻嘻的說：

『老陳，火燒着你的屁股眼了麼？爲什麼急得這樣很？』

『讓我趕快走，』陳洪說，『李同志在等着我，壯丁隊快下操了。』

『喂，我問你，那個姓李的這幾天幹些什麼事？他在什麼地方住？』

『他住在保長家裏，人倒是非常能幹。』

『都搗些什麼把戲呢？』

『他辦一個民衆夜校，現在又叫我幫助他訓練民兵。』

『乖乖兒，』牛全德嘆息說，『村裏搗出這麼大的新花樣，老子還不知不曉哩！』

當游擊隊下操的時候，牛全德果然看見陳洪同那位李同志帶着一大羣老百姓在另外一個場上操練。陳洪一會兒教他們擲手榴彈，一會兒教他們瞄準射擊。晚上陳洪回到隊上來，牛全德忍不住向他詢問：

『怎麼樣，老陳，成績如何？』

『還好，那位李同志很滿意，我也很滿意。』

『天天操？』

『是的，每天下午操一次，』陳洪說。『我對這工作很感興趣。假若分隊長允許的話，我願意以後專做這一類工作。』

牛全德帶一點感觸的說：『指導員常說抗戰也是老百姓翻身的年頭，還說過山西有許多地方的老百姓變得怎麼好怎麼好，看起來都是真的。從前我總以為他故意吹的。』

『所以我們得正正經經的幹，要不然就要被這個浪子打沉了。』

陳洪的這句話原是順口說出的，並沒有特別用意，但在牛全德聽起來却好像是警告他的。他沒有生氣，不過整整的一晚上心中不舒服。在陳洪說這話以前，他從沒有想到他「玩槍桿」會被淘汰，正如沒想到紅蘿蔔竟然會「進步」一樣。現在他才突然意識到這時代變得太快，快得可怕，快得幾乎叫他抓不住。他越想越不是滋味，心中猛一發急，烘烘的出一身熱汗。

牛全德雖然任性，但是個要强的人，不願意落在人後。他想，他牛全德是從十六歲就闖江湖，稱英雄好漢已經半輩子的人，如果到現在落在人後，簡直要使他羞死。彷彿

看見許多人在背後說閒話，估量他要被淘汰，牛全德忽然把牙齒一咬，將紙烟頭猛的投到門外去，肚子裏憤怒的說：

「扁毛！咱們走着瞧！」

二十五

說是走着瞧，一轉眼又是三天啦。

就在這三天頭上，有兩個分隊從別處來了，還有一個宣傳隊也跟着來了。兩個分隊和宣傳隊都駐紮在小街上，於是這一帶地方就大大的變了樣兒，不再死氣沉沉了。

小街上，村村落落，只要是出眼的牆壁，出眼的石碑，到處都寫着抗日標語，用石灰寫的，也有用紅土寫的。宣傳隊員們走到各處去，扮演着宣傳故事，辦民衆學校，教孩子們唱抗日歌曲，作家庭訪問，用親切的態度，誠懇的態度，煽動的言詞，講說着抗日的道理和新聞。

宣傳隊員們也跟游擊隊員們常在一塊兒。他們一塊兒開會，一塊兒唱歌，一塊兒幫

助老百姓做活。宣傳隊員們給游擊隊員們講各種時事問題，給他們上課，有時像先生，有時像朋友。道理越講越明白，游擊隊員們的心竅大開了。

紅蘿蔔對宣傳隊很感興趣。有一天，當幾個宣傳隊員走過後，紅蘿蔔拉着張有才坐在草地上，將紅的臉孔上堆着笑，嘆息說：

『噯噯，這些「宣傳隊」●懂的真多！說的話多有筋骨！』

『你現在想家不想呢？』張有才望着紅蘿蔔的臉孔問。

『家怎麼不想呢？』紅蘿蔔回答說。『可是有國才有家，日本鬼子沒有滾怎麼會安居樂業？』

『可見要想大家能夠得安居樂業，應該先齊心齊力的打鬼子，是不是？』

『那當然。那還用說嗎？』

『噯，紅蘿蔔，你現在才完全明白！』張有才快活的叫着說。『你真是變了！怪道我近來不大看見你一個人不聲不響的納悶了！』

『我有時還納悶，』紅蘿蔔笑着說。

『我爲什麼沒看見你皺着眉頭呢？』

『一納悶我就趕快向寬心處想，一想就不愁了。』

『你怎麼往寬心處想？』

『怎麼想？我想日本不會永遠佔下去，總有把他們打走的時候。只要日本鬼子滾，你想想，我有田地，有女人，有孩子，還怕沒有舒服日子過？』

『你怎麼知道日本不會永遠佔下去？』

『平平白白的來佔了人家的地方，天下哪有這道理？』

『要是大家不打他，他還不是永遠佔下去？』

『爲什麼不打？只要老百姓懂得打他的道理，誰還不願打？好比從前打奉軍一樣，老百姓心一齊，遍地起漫，一窩蜂爭着上前，整師的人都在咱這兒三下五去二的給打垮了。老百姓「起反」都是逼起來的；逼得沒辦法，哪一個真正怕死？』

張有才從草地上跳起來，抓着紅蘿蔔的肩膀用力亂搖，快活的大聲嚷叫：

『呀！紅蘿蔔！我真是想不到你也會說出來這樣的話！』

『大家都憐的，咱一個人爲什麼不懂的？』紅蘿蔔用平靜的聲調說，望着他的朋友

笑。

『你真是！你真是！……我真是沒有想到！』

張有才又連連的把紅蘿蔔搖一陣，從新坐下去，向紅蘿蔔伸着手說：

『快把你的旱烟袋拿出來讓我吸一袋，我心中高興得沒有辦法！』

『旱煙袋沒在身邊，藏起來幾天啦。』

『我不信，讓我搜搜。』

張有才伸手在紅蘿蔔的腰間摸一摸，果然沒有摸出旱煙袋，奇怪的問：

『旱煙袋爲什麼不帶在身邊？』

『隊長跟班長都不喜歡我拿着旱煙袋，』紅蘿蔔解釋說，『指導員也說在站崗跟開會時不要吸煙，我就把旱煙袋藏起來啦。有時癮得嘴裏流水，就偷偷的吸一袋，不讓他們看見。咱既是在幹游擊隊，不守規矩不是不好麼，』

『噢！我不曉得你連旱煙癮也戒了！』

『這不算戒，咱以後回到家去還吸的。鄉下人歇息時吸袋煙可以解乏，不吸煙有什麼事情？』

一個老頭子肩頭上搭一根旱煙袋，背抄着手，從東邊慢慢走來。紅蘿蔔雖然不知道

這老漢姓什麼，但知道他住在西邊不遠的小村中，於是就打着招呼說：

『你忙啊，回家去麼？』

『啊，沒有下操麼？』老頭子也招呼說。

『坐下來歇歇吧，』張有才招呼說。『你是打街上回來麼？』

『打街上回來的，』老頭子回答說；『是你們中隊長叫去開會哩。』

老頭子站在小路上，離紅蘿蔔們有兩三步那麼遠，從肩上取下來旱煙袋，一面裝煙

一面說：

『你們的游擊隊真好呀，處處都是爲老百姓着想。』

『坐下來吸袋煙吧，』張有才說，『日頭還高着哩。』

老頭子用火鏟打着火，裝好一鍋煙，向前邊走一步，把煙袋讓出來，問紅蘿蔔和張

有才：

『你們兩位誰先吸？』

張有才用下巴向紅蘿蔔挑一下，說：『讓他吸，他原來很好吸煙。』

『你剛才不是想要吸煙麼？』

『我是想吸着玩的，還是你先吸吧。』

紅蘿蔔接過來旱煙袋，嚙在嘴裏，把煙袋鍋中的煙末吸着，然後望着蹲在面前的老頭子問：

『開的什麼會？』

『連着這兩天，天天開會，』老頭子說，『昨天是選保長，今天是選聯保主任。從前都是上邊指派的，自從你們的中隊長來了以後，連甲長都另外選了。這一選，老百姓可算是沒話說了。』

『你是什麼？』張有才馬上問。

『我是甲長，』老頭子回答說。『你們的官長真想得週到，連老百姓沒有想到的他們就想到了。真的，你們一兩天要幫助老百姓栽紅薯秧嗎？』

『栽紅薯秧？』紅蘿蔔拿開煙袋說，『我們還不知道哩。』

『這是你們的官長在會上宣佈的。說是怕老百姓忙不過來，明後天要幫老百姓栽紅薯秧啦。』

『這也是應該的，』張有才解釋說，『老百姓跟游擊隊本來是一家人。』

「可是從來就沒有這樣愛護百姓的軍隊！」老頭子停一停，又說：「你們的指導員說的真對，老百姓好像水，游擊隊好像魚。可是從前的軍隊都不是這樣想的！」

老頭子同他們在草地上談了一會兒，等紅蘿蔔把一鍋旱煙吸畢，就帶着煙袋走了。紅蘿蔔望着他走遠了以後，轉回頭詢問張有才：

「你對宣傳隊的女同志看慣看不慣？」

張有才的臉紅了，笑着說：「別的沒什麼，就是對他們男女勝靠勝走在一道，有時男的跟女的握手啦，打鬧啦，看不慣。」

「唉，我也說，咱們的游擊隊跟宣傳隊哪兒都好，就這些新派頭咱不順眼。」

聽見從小街上傳過來一陣歌聲，他兩個交換了一個眼色，都把頭扭向左方，靜靜的聽了起來。紅蘿蔔剛才因為手中突然去了旱煙袋，就無聊的拔起一根小草用指甲隨便搯着，如今他的粗手指不知不覺的停止活動；他聽着聽着，那根搯傷的小草就從他的手中落下去了。

●鄉下人稱宣傳隊員為「宣傳隊」，正如看見郵差來了說是郵政局來了。

二十六

自從那兩個分隊開來之後，牛全德的朋友添多了。除在游擊隊中有他的舊日的朋友之外，另外和幾位宣傳隊的同志也搆得很熟，又因為陳洪的關係認識了不少老實的青年農民。只要能抽出來一點空兒，牛全德總是要這兒跑跑，那兒跑跑，瞧朋看友。朋友們也常來看他，弄得他忙上加忙。可是牛全德是不怕忙的；在他看來，只要有朋友就有世界。

人們對牛全德的交游廣不知是嫉妬還是羨慕，都用一種微笑的眼光看牛全德忙忙碌碌的接見朋友。副班長陳洪對他說：

『老牛，你的朋友真多呀！』

分隊長也說：『牛全德的交游真廣！』

指導員有一次就笑着問他：『牛同志，你怎麼那樣喜歡交朋友？』

『回指導員的話，』牛全德立正說，『人在世界上過的是什麼？還不是過的朋友麼？』

看見指導員對他的朋友多不但沒有責備的意思，反而口氣中帶有稱讚的味兒，牛全德高興透了。他覺得朋友多非常光榮，有一次拍着他的胸脯說：

『操他娘，咱牛老大混了半輩子，生下來沒有一畝田半畝地，全是靠朋友。我小時沒父母，老年沒兒女，靠朋友生長，靠朋友送終！』

雖然牛全德喜歡朋友，喜歡各種各樣的朋友，但自從指導員來了以後，用牛全德自己的話說，也就是游擊隊來了「政治」以後，他沒有敢再去跟那些賭博漢朋友來往，也沒有得機會去看那位「壞女人」。現在，這些朋友的地位在牛全德的心中遠不像從前重要。但既然是朋友，牛全德有時候也不免想念他們。尤其是那位「壞女人」，牛全德很是可憐她，總覺得他自己應該對她負什麼責任似的。爲着他不敢親自去找她，他就悄悄的派張有才往街上去探一下她的情形。

「兄弟，勞你駕去一趟，」牛全德扒在張有才的肩小聲說，「瞧她這些日子餓瘦了沒有。你只偷偷的溜去看一看，不要讓別人知道；小心一點，如今可不同從前！」

他從口袋裏掏出來當一元的新法幣，用兩個指頭捏着法幣的一角，抖擻抖擻，那法幣就在他的手裏嘩嘩的響着。然後，他把法幣交給張有才，笑着說：

「只借到這一塊錢，給她量麥吧。」他彎腰從地上拾起來一根紙烟頭，寶貴的藏進口袋，帶一點牢騷的說：「要不是幹游擊隊打鬼子，憑我牛老大這一條好漢，還能會困到這步田地嗎？唉，如今，他媽的不用提了！」

張有才受了班長的囑託，心中很爲難的出發了。他裝做路過的樣子來到「壞女人」的小屋門口，看見門外邊放着一張小方桌，上邊擺了些紙烟和一點糖，有一根用包谷鬚搓的火繩在地上燃着。「壞女人」坐在門裏邊，低着頭正在紡棉線。她的臉上沒有粉，沒有胭脂，不過鬢角上仍貼着黑色的頭疼膏藥。張有才準備同她打招呼，但沒有張嘴就臉紅了。

女人抬頭來向張有才望一眼，看見他似乎怪面熟，微微的有點吃驚，隨即停止了紡車問：

『你這位同志要買紙烟嗎？』

『我不買紙烟，』張有才站在門口說。『我來街上有事情，牛班長叫我順便拐到這兒看看你。』

『啊……來屋裏坐坐吧，』女人說，慌忙從紡車邊站了起來。

張有才不好意思進屋去，站在門口又怕被別人看見了也不好，很是爲難。但他結果還是決定在門口說話，裝做是來買什麼東西的。他拿起來一盒紙烟，眼光盯着紙烟盒上的畫兒說：

『你現在又賣紙烟，又紡線子，日子還能夠過得去吧？』

『噯，你這位同志，你坐下吸烟吧。』女人很親切的遞過去一根紙煙，臉皮忽然的有點紅了。『從前我是沒有辦法才——才——走錯了路。自從宣傳隊來了以後，他們知道我是逃日本流落到此地，外廂人也是這一次打仗陣亡的，很是可憐我，幫我很大忙。現在日子還馬虎過得去，一里一里的就會好了。』

張有才看見遠遠的有人走來，心中十分慌張，把接到手中的紙煙和火繩，和剛才拿起來欣賞廣告畫的紙煙盒，一齊丟到桌上去，趕快從口袋裏掏出那一張一元的法幣遞給

「壞女人」，吃吃的說：

「這是牛班長給你的。他近來也窮得沒有辦法。」

「我不要，」女人搖頭說，向後邊退了一步。「我知道他很苦，你拿回去叫他零用吧，說什麼我也不要！」

張有才急起來：「你快點接着，我急着回去哩！」

女人擺擺手：「我真的有錢用，請你給他帶回去！」

張有才把鈔票往桌上一扔，轉身就跑，一面跑一面拼回頭來說：

「他說叫亦拿這塊錢量一斗麥子暫且吃着，以後他有了錢纔會送來的。」

「你別慌走！你等一等，你等一等！」女人急着從桌上摸起來兩盒紙煙，追趕上去說：「你把這兩盒紙煙帶回去你們抽……別慌走，我還有話呀！」

張有才只好站住，但堅決的拒絕要紙煙。那女人沒有再勉強，就換了一種關切的口

氣說：

「你回去告訴牛班長，叫他不要再爲我操心。我知道你們很忙，紀律又嚴，我不能夠去看他。什麼時候他順便來街上，叫他來坐坐……」

『我一定把話帶到。』

『啊，聽說他近來變得很規矩，是的嗎？』

張有才看見一個女「宣傳隊」已經走近了，隨口答應一句話，拔腿就走。已經走了十幾步，張有才聽見那女人還站在原地方，向他囑咐說：

『你見了牛班長，就說是我說的，叫他沒事的時候來玩玩呀。』

回到隊上，張有才把經過悄悄的報告牛全德。牛全德大大的詫異起來，心中狐疑的說：

『她紡花，賣紙煙……誰給她的本錢呢？』

『我沒有詳細問她，』張有才回答說。『她只說宣傳隊很幫了她的忙。』

牛全德把頭搖一搖，他不相信宣傳隊裏會有人平白的給她本錢。越想越疑，他又問：

『有沒有一個男人在她的小屋裏？』

『我沒有進屋裏，好像裏邊沒有人。』

『那個小傢伙呢？』

『哪個小傢伙？』

『那個小柯杈子●。』

『沒有看見。』

牛全德生氣的說：『我派你去辦這件小事情，你辦的是個屎！』

張有才的臉紅了，覺得牛全德的臉色可怕。爲要想把問題岔開去，他陪着笑臉說：『她現在沒搽粉，沒抹胭脂，看樣子很是正派。她說她從前有一個丈夫打日本陣亡了，真的嗎？』

『哼，你真是不會辦事！』

牛全德認爲準是有人割了他的靴鞦子●，暗暗的咬牙切齒。他決定馬上親自去看看究竟，如果真有人不言一聲兒割了他的靴鞦子，他一定用一顆洋點心對他報復。但他正要向分隊長請假時候，指導員又召集各班的班長開會了。

●指那個小女孩子，這是髮唇的戲法。

●將別人的情人奪去叫做割靴鞦子。

二二七

從指導員那裏走出來，牛全德顧不得去找「壞女人」，趕快和班裏的同志們開會。「我們馬上準備，」牛全德對大家說，「明天天不明就到地裏，跟第一二班來個競賽！」

大家一聽說明天要下地去幫老百姓栽紅薯秧，就像要下他們自己的地裏似的，快樂得亂跳亂叫。有些人是做慣了莊稼活的，好久來沒做活感覺手癢和心癢；有些人雖然混過軍隊，多年不摸摸鋤把了，手上的僵皮褪去了，但一聽說要去幫老百姓栽紅薯秧，也立刻感到了無限興奮。

「我一天能夠栽三畝地！」一個人吹牛說。

『我一天能栽五畝！』第二個跟着吹。

『我從前一天內栽過十畝！』另一個吹得更兇。

『喂喂，我們大家都不要瞎吹。』牛全德大聲嚷着。『我們本班裏也來個比賽，頭一名發給獎賞！』

大家一窩蜂似的嚷叫着表示贊成，但是有人問：

『班長，第一名獎賞什麼？』

『自然要獎賞好東西，』牛全德不加思索的回答說，『我去問指導員跟隊長要。要是他們不肯給，我牛全德自己負責任。』

『好哇，我們的班長萬歲！』

牛全德看見大家是這麼的高興，這麼的愛戴他，他把「壞女人」的問題忘到了九霄雲外，心上開花了，比賭贏大堆錢還要快活。從口袋裏摸出來半截烟捲和一根折斷的火柴頭，他故意像賣弄本領似的，用牙齒將火柴一咬，喀吧一聲那火柴頭着起來了。他點着烟頭，用力的吸了兩三口；等烟頭燒着指頭時，仍不肯將牠拋掉；用指甲掐着烟頭又深深的吸一口，因此那烟頭就像故意要報復似的將他的嘴唇皮燒了一下。

『假若你是第一名，』牛全德望着陳洪小聲說，『你猜我獎你個什麼東西？』

『你獎我個什麼東西？』

『我獎你個好東西，看，這麼粗，這麼長，』牛全德用手比着說，『撲楞楞，火頭魚●！』

『滾你娘的去！』陳洪笑着罵，在牛全德的脊背上打了一拳。『喂，快討論應該準備的工作，馬上就天晚啦！』

牛全德又繼續主持討論，將工作分配清楚。散會後，陳洪負責去約集花戶，告訴他們明天要幫他們栽紅薯秧啦，讓他們將一切傢具都準備停當。看太陽還有屋脊高，牛全德趕快向分隊長請了假，匆匆向街上走去。他心裏真快活，常常的忍不住笑。

『像這樣的屠隊伍，』他得意的對他自己說，『一無餉，二無糧，單憑有「政治」也不行，全得靠感情，瞧人家瓦崗寨才是樣子！』

春末夏初的傍晚，夕陽斜照在將熟的麥穗上，原野顯得特別的靜謐而美麗。斑鳩在叫着，杜鵑也在叫着，在麥田裏，在開花的菟豆地裏，在一道溪水旁的矮樹林裏。斑鳩的叫聲是和平的；杜鵑的叫聲也是和平的，完全不像舊詩人們所說的。真的，連牛全德

就不再生氣了，杜鵑還有什麼悲哀呢？

牛全德滿心的盼望着同那個很久不見的人兒會面，一邊走一邊低聲的哼着小曲子。有一股神祕的勁兒來在他身上，他變得非常的年輕了，快活了。他想着他不應該對她吃醋；想着將來娶她做老婆，像別人一樣的組織一個家。他想着將來他也同別人一樣的有兒有女，那是多麼美的滋味呀！

牛全德越想越快活，於是夕陽格外的美麗了，原野格外的可愛了，晚風格外的溫柔了，杜鵑的叫聲也格外的，格外的引起他的春心了。

他裝做買什麼東西的神氣，大搖大擺的走到了小屋門口。一看沒有人注意他，他就趕快的溜了進去。女人正在門口紡棉線，看見他溜進來，又高興又帶點吃驚。她一邊紡棉線，一邊抬起頭來問：

『你怎麼今天得閒了？』

『閒倒並不閒，我想你得心慌呀！』

『真的嗎？鬼才相信！』

『我要哄你，叫老子挨個槍子兒！』

牛全德露出來很饑的樣子，繞過紡車，將一隻手搭在女人的肩上，打算順着她的胸脯摸下去。女人把他的手一推，臉色正經的說：

『別胡鬧，叫別人看見了什麼樣子！』

牛全德笑了，說：『媽的，既然幹這行買賣，你還要儉清理哩！』

『你規規矩矩坐下去，』女人停住紡車說，『咱們談幾句正經話好不好？』

『有什麼正經話同我談？』牛全德心中有點不舒服，逼着問：『談談也好，是不是有人割了我的靴鞦子？』

『你別再胡扯了！』女人站起身來說，用指頭摸一摸頭疼膏藥，隨即拿紙烟遞給客人。『以後你再來就得規規矩矩的，別再像從前那樣。你自己很窮，剛才打發人給我送來一塊錢，我看你還是帶回去吧，我現在馬馬虎虎的包纏住了。』

『怎麼，你嫌錢少麼？』

『不是。你不要見怪。我現在既然能夠包纏住我自己，你又不是有錢的，我受你的錢心裏不安呀。』

牛全德擦着火柴，怔了片刻，把火柴投到地上，強捺着心頭怒火，竭力用平靜的聲

調盤問：

『別瞞我，你近來新認識的有錢朋友是哪一個？』

『我猜到你會多心！』女人笑了一下，摸一下頭疼膏藥。

『快說！』牛全德露出兇相，問：『你是不是叫別人包了？』

『沒有。我近來不幹那買賣了。』

『沒有？你這些本錢是那裏來的？』

『宣傳隊上的先生們說我是「抗屬」，他們憐念我……』

『什麼叫「抗屬」？』

『他們是這麼說的，因為我的外廂人是在蘆溝橋打仗陣亡的。』

『他們憐念你該怎麼樣？』

『他們，他們，不叫我再幹那事情，幫助我一點本錢，我才擺了個紙烟攤子。』

牛全德的氣有點鬆了。他從新擦着火柴，點着紙烟，在凳子上坐了下去，喃喃的

說：

『這就對了。我也說沒有誰吃了豹子膽，敢不言一聲兒割了老子的靴鞦子。』隨即

他向女人的臉上吐個烟圈，嘻皮笑臉的說：『不接客我很贊成，我將來要娶你做我的壓寨夫人。』

女人笑一下，低下頭去，摸一摸頭疼膏藥，退後兩步，倒坐在門檻上邊。她儘摸着她的頭疼膏藥，摸着摸着就把牠們從鬢邊角上撕下來了。

牛全德看見女人比從前上臃了，顏色也好了，該外的動他的心。他幾次想把女人拉到懷裏，關一關屋門，但因為看女人的正經神氣，心上的慾火就熄了。他不好意思再拿下流的話語挑戲她，可是又不願馬上就走，就抽了幾口烟，正正經經問：

『喂，小娘子到那裏去了？』

『你問她呀？』女人又抬起頭來，眼睛裏閃耀着快活的光彩。『她現在可好吧，能夠唱十幾個救亡歌啦。』

『唔，她在哪裏？』

『你猜呀，』女人說，聲音裏充滿了母性的快慰和驕傲。

『送給誰做童養媳婦了？』牛全德心不在焉的說。

『你這個人！』女人用責備的口氣說。『告訴你，宣傳隊的先生們都很喜歡她，白

天她就在宣傳隊裏玩，學認字，學唱歌——啊，你在想什麼心思？」

『我在聽你說話哩。』牛全德笑了笑，心裏說：『這個宣傳隊真有意思！』

『她現在還有一個乾老子，待她很親。』

『誰是她的乾老子？』牛全德趕快問，有一種不好的預感。

女人看出來他的神色不對，索性拿出泰然的樣子，坦白的回答說：

『俺們從前做過隣居，那時候我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姑娘。幾天前他找女人替他補鞋子，恰恰就找到我這屋裏來，俺們又見面了。』

『以後他就常常來？』

『哪有什麼關係呢？』女人說，『他也是一個好人，這紡車就他替我買的。』

『他是誰？你打算嫁給他是不是？』

『他現在是小姐子的乾老子，你何苦要吃飛醋？』

『他到底是哪個雜種？』

女人習慣的摸一摸貼頭疼膏藥的地方，皺着眉頭說：『人家並沒有得罪你，你爲什麼要破口傷人？』

『你怎麼，你還要護他麼？』牛全德把拳頭在桌上用力一槌，罵：『操你娘，天生的爛骯貨，不講交情的東西！』

女人緊緊的咬住嘴唇，低下頭去，似乎在望着牛全德腳上穿的破草鞋。兩珠眼淚在大眼角滾了一陣，一閃，落在她面前的地上。

牛全德把烟頭向她的身上猛一投，從凳子上跳起來，咬牙切齒的望着女人說：

『哭什麼？你以為拿眼淚能把老子的心泡軟嗎？……老子向來殺人不眨眼，你以為老子會輕輕饒你！』

『你別這樣對待我，』女人顫聲說，『我也是個人，我已經不同從前了。』

『什麼！』

牛全德暗暗的吃一驚，瞪一下眼睛，重坐到椅子上去。他的攻勢已經被那女人的不可侵犯的態度碰回來，不過仍故作威嚇的口氣罵：

『老子一定要宰了你這個忘恩負義的爛骯貨！』

『請不要對我發脾氣，』女人仰起臉孔說。『我現在是靠著兩隻手過生活，不願意再受誰的氣。你從前對我好我知道，可是咱兩個既不是正式夫妻，我的事你管不着！』

『你難道以爲我不能殺你麼？』

『有本領最好是去殺鬼子，何必在一個女人面前逞威風？』

牛全德想不到這女人竟變得這樣倔強，竟會說出來這樣的話，頂得他簡直不知道怎麼好了。愣了片刻，他用緩和的口氣問：

『他是幹什麼的？』

『他是第二分隊的一個班長，跟你們班裏的紅蘿蔔粘點兒親戚。』

『呵，就是姓趙的那個雜種！』牛全德忍耐着憤怒說。『你怎麼認識紅蘿蔔？』

『他帶着紅蘿蔔一道來過。』

牛全德的眼睛裏冒着火星，幾次打算跳起來一脚把女人踢死，但他一則覺得女人還不是他的真敵人，二則怕先惹出禍事來不好等機會向那位姓趙的報仇，只好氣得渾身顫沒有發作。最後，他抓起桌上的瓦茶壺猛力的摔地上，站起來走到女人的面前，咬牙切齒說：

『瞧着吧，老子不一刀殺死你們三個人不算人養的！』

他恨恨的向女人的臉上吐一口唾沫，一抬頭向外一走，囚門重重的碰在門楣的橫木

上，碰得他眼睛發花，碰得從門楣上落下來許多塵土。但是他不覺得很疼痛，一面用手去摸肉門，一面彎着腰走出小屋。他一邊走一邊罵着，夕陽變成一隻死人的眼睛了，原野變得單調乏味了。斑鳩和杜鵑在哭着，溫柔的晚風停止了。牛全德從沒有這麼樣的生氣過，他的心要炸裂了。

●拿火頭魚比男性生殖器。

●能維持生活叫做「包纏住」。

二十八

牛全德正在走着，忽聽見背後的小街上，和他們分隊所駐紮的村莊裏，差不多同時發出來緊急集合的哨聲，使他不由的吃了一驚，腦筋有一些清爽起來。他趕快跑回分隊部，才知道剛才接到了緊急命令，叫這一中隊立刻出發，連夜開到一個什麼地方去。

『老陳，』牛全德一面收拾着東西一面問陳洪，『你曉得爲什麼這樣緊急？』

『恐怕連分隊長也不曉得，』陳洪回答說。『幫助老百姓栽紅薯秧的事情剛才準備好，上邊的命令就突然來了。也許是叫我們去參加戰鬥，不然不會有這麼緊急。』

『那麼你身上有錢沒有？』

『你現在要錢做什麼用？』

『還眼呀，』牛全德笑了一下說。『小舖子還欠有幾角錢酒賬得還，免得咱走後挨老百姓的罵。』

陳洪連一趕三的從口袋裏摸出來全部毛票和銅元，約摸有五六毛錢，一起交給牛全德。牛全德只要四毛五分錢，匆匆的交給張有才，吩咐說：

『你快去到小舖子把我的賬還了，限你五分鐘，快去快回！』

屋裏和院裏都亂嘈嘈的。亂了一陣，該整理的東西都整理好了，該還老百姓的東西也都還了，於是大家就站隊出發了。

有許多老百姓趕來送行，親切的同大家打着招呼，真有點依戀的樣子。那位作民運工作的李同志也來送行了。他說老百姓正在準備慰勞品，本來打算在栽畢紅薯秧以後送過來，現在臨時來不及送來了。大家把分隊送到村子外，盼他們打勝仗，盼他們早日回來，於是就望着他們開走了。

分隊先開到小街上，同另外的兩分隊合在一起。宣傳隊有一部份留下工作，一部份隨着出發。大家在街上排好隊，幾乎全街的老百姓都來送行。中隊長和中隊指導員都向老百姓簡短的講了話，表示感謝，並說不久還要開回來，那時要幫助大家割麥子，還要

開一次聯歡大會。中隊指導員用着很親切的聲調向幾位有政治認識的農民囑咐說：

『我們雖然想不到走得這麼快，可是還留有一部份同志在這兒工作，希望這兒會成爲咱們的抗日根據地，你們要加油啊！』

『指導員，你放心吧，』人們回答說，『該怎麼做我們還怎麼做，不會鬆勁的！』

『等回來的時候你瞧吧，不會讓你失望的！』

『賭博一定得禁止，沒有參加民衆學校的你們多勸一勸他們參加啊，』指導員又囑咐說。

『你放心吧指導員，你放心吧！』

『還有，還要加緊的組織民兵。』

『是啦，是啦，你放心吧！』

在這親切的送行場面中，牛全德的心中却只有恨。他一到街上來就看見了那個姓趙的，雖然竭力的裝出來平靜的樣子，可是他的眼睛裏有報仇的怒火在暗暗燃燒。他望一眼姓趙的，又望一眼紅蘿蔔，心裏罵着：

『好吧，快要打仗了，只要你雜種們碰不到老子手裏！』

游擊隊已經要動身了，忽然又耽擱下來。因為有些住在街上的老百姓覺得無論怎樣得表示他們的一點小意思，就臨時搜集了一些草鞋啦、紙烟啦、手巾之類，拿來做慰勞禮物。還有些人好像對待他們自己的親戚一樣，把紙烟直接的交給他們所熟識的同志手裏。中隊長和指導員都覺得不應該辜負民衆的這番美意，只好讓隊伍晚出發兩三分鐘。

那個從前貼頭疼膏藥的女人也來啦。她拉着小妮子，樣子很莊重，然而却有點遲疑。很顯然的，她剛才曾經哭過，如今眼睛珠還在紅着。她站在女人堆中，將手中拿的十來盒紙烟交給一個老頭子，加入別人的慰勞品中。幾次她矜持的看一看牛全德，看一眼馬上又低下頭去。牛全德留心她對姓趙的什麼態度。發現她和他毫不在乎的用眼睛打着招呼，牛全德的臉色立刻發青了。

『她原來是來送那個雜種的！』牛全德肚裏罵。『等着吧，等老子回來時給你個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正在他罵着的當兒，隊伍開始出發了。牛全德一面走一面想着報仇的問題，巴不得今晚就遇着敵人，仗打得越兇越好，那樣他只用兩粒子彈便把紅蘿蔔和姓趙的結果了。

於是他回憶起許多年前的一件快事。

從前牛全德在陝軍裏作正目，同排長一起賭博。排長輸了他三十多元，除不肯還賬外還借故揍了他一頓軍棍。牛全德恨了他幾個月，後來在作戰時就一槍把他幹掉了。這是他平生最痛快的一件事，活做得非常乾淨，沒露出一點馬脚。直到陝軍垮了台，他離開軍隊之後，才津津有味地對人談起。

『操你娘的，敢在老子的眼裏撒灰！』他又想到了姓趙的和紅蘿蔔身上。『看你們也是「年三十」的灶公雞，沒有多長的陽壽！』

想着想着，他的心慢慢的輕快起來了。看見兩位熟識的「女宣傳隊」都穿着大兵衣服，揹着包袱，像競賽一樣的從路旁趕過他前邊，牛全德忍不住笑着問：

『怎麼，也跟我們一道去打仗嗎？』

『當然啦，』一位女同志回過頭來說。『你以為俺們不敢打仗是不是？』

『你們不向俺們大老粗。你們聽見槍響就哭啦，』牛全德俏皮的說。

『牛同志，你瞧不起女子，你真落伍！』

女同志和牛全德都快活的笑了起來。牛全德看見她們的脚步都非常輕快，好像她們

並不覺得是前去打仗，而是去喝朋友的喜酒似的。忽然想起來戲上的樊梨花和穆桂英這類人物，他不由的對這兩位女同志起了敬意，很想知道她們在火線上是什麼樣子。

密密的星光閃耀在天上，隊伍在星光下快步行進。半夜時候，他們走到了一個河邊，和大隊會合一起。大家坐在地上休息，等着打過尖以後再走。但牛全德巴不得一步就走到目的地，因為一到目的地就可以打起仗來。

二十九

一路走着，紅蘿蔔都在提心吊胆的，只希望莫要果真的發生戰事；卽讓不幸的發生戰事，也最好不費力氣的把敵人趕跑。不知爲什麼，他總愛想到他的女人和孩子，房屋和田地，還想到他萬一陣亡後的種種情形。他決不是個十分怕死的人，不過總覺得他對家庭還拖着許多担子，現在還不是死的時候。在河邊休息的時候，他忍不住向班長小聲打聽：

『前邊的敵人多呀不多？』

『不清楚，大概很少吧。』班長疑惑他有點害怕，就又囑咐說：『戰鬥一發生，我們都得絕對遵從上級的命令，不能有一點遲疑。』

『那當然，』紅蘿蔔趕快解釋說，『命令叫我們死我們也只得去死，在戰場上不能由自己的意！』

分隊指導員恰坐在他的前邊，聽見了他同班長的談話，爲要鼓勵他的作戰勇氣，回頭來嚴肅的笑着問他：

『王同志，你知道我們爲什麼要去打仗？』

『爲着救中國，救同胞，也爲着救我們自己，』紅蘿蔔不加思索的回答說，『因爲這一套大道理他早就懂了。』

『所以我們的責任很重，』指導員收斂了笑容說，『我們應該感覺流血是一種無上的光榮。要是我們發現有敵人，我們應該立刻衝上去，不顧一切的把他們消滅！』

『那當然！』

『我想你打起仗來是很有勇氣的，是吧？』

『勇氣也說不上，不過只要大家肯上前，我也不會夾尾巴。』

『妥啦！』指導員伸一個大拇指頭說，『打仗的時候咱們一道！』

近來的紅蘿蔔同初進游擊隊時的紅蘿蔔大不相同，人人都看出來他的進步。但是不

管他心裏怎樣明白爲抗日流血是應該的，不管他對指導員表示得多麼硬，他的眷戀家庭的心思却總是擺脫不掉，而且對於流血也多少感到畏怯。指導員也許已經看透了他的內心，就同他扯着閒話，說：

『你從前跟土匪打過仗沒有？』

『沒有。我連架也沒有打過。』

『怎麼連架也沒有打過？』

『我不欺負人，人欺負我時我忍一忍，嚥下去一口氣拉倒。』

指導員笑了，說：『你真是一個走樹下怕樹葉兒打頭的人！』

『紅蘿蔔的平素爲人我知道，』班長從旁插嘴說，『有人在他的臉上吐口唾沫，他就用手背擦了去，決不生氣。』

『我爲什麼要擦呢？』紅蘿蔔很純樸的笑着說。『要是擦去了人家不高興，我就不擦牠，讓牠在臉上乾好了。』

這個半真半假的小笑話逗得前後左右的同志們都忍抑不住的笑了起來。笑過後，指

導員跟着又問：

『現在要是有一個日本人在你面前，你敢不敢把他殺掉？』

『我敢，』紅蘿蔔回答說，天真得像一個孩子一樣。

『爲什麼敢殺人？』

『我要報仇吶，』紅蘿蔔說，『要是在從前就不行，從前我連鷄子還不敢殺哩！』紅蘿蔔和指導員的談話都被坐在附近的牛全德聽去了。牛全德起一種厭惡之感，並且還有點醋意。近些日子來，他每次聽見人們在談話中誇獎紅蘿蔔，看見人們跟紅蘿蔔親親熱熱的，都沒有像現在使他的心中討厭。他奇怪：指導員什麼都懂的，爲什麼會相中紅蘿蔔？於是牛全德很輕蔑的用眼角向紅蘿蔔那邊一掃，鼻孔裏哼了一聲，喉嚨裏咕嗚的說：

『別看你娃子說的怪漂亮，聽見槍聲響你不屙稀屎才真怪哩！』

陳洪雖然聽不見牛全德喉嚨管裏說的話，但聽見了他的鼻孔裏發出的那種哼聲，還發現他從黃昏以來就臉色陰沉，很擔心他在緊急時會要戳什麼亂子。他用肘彎碰一碰牛全德，偷偷的問：

『老牛，你今晚又在想什麼心思？』

『你管我想什麼心思！』

『不，我看你好像在生什麼悶氣。』

『我想殺人，』牛全德搶白他說，『我還想你妹妹的×！』

同指導員說過了幾句閒話，紅蘿蔔的心裏又稍稍的寬了一點。牛全德說的話他也聽見了，但他不相信牛全德對他有什麼惡意。他認為好些天來牛全德不會再欺負過他，似乎不會再平白無故的仇恨他了。他正想回頭去看一看牛全德是什麼神氣，忽然蒸餛和開水送來，隊伍就開始打尖了。

打過尖，隊伍又匆匆出發。大隊長率領着兩個中隊順着河堤走；牛全德和紅蘿蔔所屬的這個中隊單獨的渡過河去，順着麥田間的小路前進，同河身保持着半里左右的距離。這時候，大家才知道是要去佔領前邊的那個市鎮，不由的都精神緊張起來。

走着走着，紅蘿蔔又不由的想起來他的女人和孩子，想起來家庭中許多事情，並且還有點胆怯，於是他的心就像是被繩子捆綁着，懸掛在空中一樣。他竭力的不胡思亂想，要求鎮靜。紅蘿蔔在肚裏安慰他自己說：

『我沒有做過虧心事，槍子兒是有眼睛的！』

約摸又走了個把鐘頭，那個市鎮的黑影子就在星光下隱隱約約的現出來了。

小市鎮夾着河兩岸，靜悄悄地像死去一樣。大家原以為在這河兩岸會發生一次惡戰，沒想到在看見市鎮的影子時得到了確實情報，說鎮上的少數僞軍和僞鎮公所都在半個鐘頭前得到了消息，他們知道打不過，拉起來逃走了。於是游擊隊小心的開了進去，沒有費一顆子彈佔領了兩岸的街道。

雖然平平安安的完成了佔領工作，但大家却不敢鬆懈一點。因為，第一，僞軍並沒有被消滅，可能隱藏在附近的什麼地方，等待他們的救兵來時反攻；第二，一支友軍昨天從太行山那邊祕密的開過來，要在拂曉前進攻縣城，本隊佔領這地方的任務是截斷敵人向縣城增援，所以必須立刻將公路和橋梁破壞，準備着隨時同敵人戰鬥。中隊長向大

家作一個極其簡短的訓話，把上面的意思說明，最後又特別的提醒大家說：

『諸位要明白，困難的不在佔領，而在保守。別認爲這問題已經告一個段落，問題才在我們的面前開始呢！』

『這麼說才有點意思，』牛全德對陳洪咕嚕說，『要不然真太鬆勁！』

『鬆什麼勁？』陳洪不明白的小聲問。

『專心一意的來打仗，來了撲個空，不鬆勁說什麼？』

紅蘿蔔聽見了隊長的訓話，心上一種說不明白的沉重感覺。他茫然的看着別人，只見人們在他的眼前紛亂的走動着。他起初像木頭人一樣的立着不動，後來被班長帶出街外，帶他到一座墳墓旁邊，讓他一個人站在那裏。

『小心警戒，』班長命令說，『注意麥地裏有什麼動靜！』

『班長，我一個人在這兒放哨能行麼？』紅蘿蔔怯怯的說，希望有一個人同他做伴。

『你放機靈一點就成了，』班長說。

紅蘿蔔只有羣胆，沒有孤胆。在星光下，紅蘿蔔看了看旁邊的墳墓，又望着那幽暗

的、靜悄的，伸展在面前的夜的原野，禁不住他的頭髮和寒毛一豎一豎的，脊梁溝一涼一涼的。他竭力使自己鎮靜，在心裏說：

『不怕，不怕。手裏有槍還怕什麼！』

他開始疑神疑鬼的，彷彿覺着有什麼聲音在坟墓中輕輕的響了一下，於是他突然冒出了一身冷汗，格外的不能夠沉住氣了。

他覺得有一個披頭散髮的野鬼要從坟墓裏走出來，坟頭上的荒草已經開始在動了，土已經開始在響了。

他覺得遠處的灌木林中有許多黑影在晃，在探頭探腦的向他窺看，要向他走來……他覺得，不，他簡直相信，在面前不遠的麥地裏就伏有敵人，正在對他瞄準，不，正要擲過來一枚炸彈……

（是的，在星光下，深深的麥苗在波動。）

他想像着，從面前的麥地裏，突然喊起來一片殺聲，敵人像潮水一般的湧了過來……

他又想像着，不，這好像就是現實，突然從背後跳出來幾個敵人，猛將他攔腰抱

住；他還沒有來得及叫出一聲，刺刀已經刺進了他的胸膛，割斷了他的喉嚨……

（於是，在恐怖中，紅蘿蔔又想起他的女人和孩子。）

假若在平常的時候，比如說像從前在夏夜看瓜，秋夜看巴谷或棉花的時候，紅蘿蔔一定會沒命的逃回家去，或逃到有人地方。但現在他不但不能逃，連做聲也不能呀！

他雖然十分恐怖，但時時刻刻的牢記着他的責任，牢記着班長的命令，牢記着他縱然死也必須死在此處！

『不怕，不怕，』紅蘿蔔鼓勵他自己說，『縱然死也是應該的！』

他壓抑着呼吸，睜大眼睛，機警的用眼睛向左右和前方搜索。他的每一根寒毛上都長了一隻耳朵，向四面八方的留神聽着。他的兩隻手用力的端着步槍，準備着應付突起的任何事變，不管撲來的是鬼呢還是敵人。

紅蘿蔔和恐怖鬥爭着，非常的吃力和痛苦。

在無情的星光下，所有的坟墓，所有的灌木，所有的麥地，都是黑沉沉的，都在可怕的微微浮動，都似乎在發着肅肅的聲音。紅蘿蔔和這些黑沉沉的影子鬥爭，和這些肅肅的聲音的爭。他堅決的不對牠們屈服，然而却時時的慌得心跳，捏把冷汗，彷彿連血液都在脈管裏凍結起來。

紅蘿蔔焦急的盼望着有人來把他換下去，或者太陽趕快從東方出來。但時間好像死了，天好像永遠不會明了，而他的警戒也被班長忘掉了。

在寂靜的夜空裏，忽然從村邊的公路上傳過來一陣悄語聲，掘土聲，鐵器和石子的

碰擊聲，橋上的破壞聲……

於是紅蘿蔔的心突然一鬆，胆子壯了。他彷彿如今才知道在背後有大隊同志，才想起來在左邊和右邊不遠的地方有同志們擔任警戒，才相信周圍既沒有鬼怪，也沒有敵人。

他想了想，覺得他自己剛才很可笑，於是胖胖的紅臉上就綻開了一朵微笑。

他在坟頭上坐下去，把步槍橫擱在大腿上，從坟頭上掐掉一根莎草葉放嘴裏嚼着。『要是冇烟袋在身邊就好了，』他心理說，忍不住打個哈欠。

從遠遠的夜空裏，步槍聲，手槍聲，機關槍聲，手榴彈的爆炸聲，突然發了。紅蘿蔔迅速的從坟頭上跳下來，準備開火。他不很害怕，不過情緒突然又變得很緊張，緊張得透不過氣來。但片刻過後，他就知道是游擊隊在襲擊縣城，戰事還在十里以外呢。

當槍聲開始的片刻間，紅蘿蔔的周圍顯得異常靜，差不多聽不出任何聲音。過了會兒，他才又聽見人們的低語聲，才又聽見人們在破壞公路和橋梁，在構築簡單工事。他感到非常興奮，自言自語說：

『妥啦，靜着打死多少鬼子跟漢奸吧！』

槍聲繼續了個把鐘頭，逐漸的稀疏起來，並且慢慢的向另一個方向移去，最後只剩下傳遍各村的狗叫聲音。偶然有幾下槍聲，聽起來特別清脆，好像暴雨後留下的極稀的大顆雨點。

『一定是把城攻下了，』有人在公路上用肯定的口氣說，『不怪乎人家的游擊隊到處叫好。』

『聽見人家在打鬼子，』牛全德的聲音說，『老子的心裏直發癢●！』

『城攻得真是快，一定是裏邊先串通好了，』另一個聲音說。

『這就是政治工作，』分隊指導員的聲音說，『單憑硬打自然不會有這麼容易。』

紅蘿蔔比任何人都喜歡，喜歡得幾乎發狂。他的眼睛裏含着興奮的淚水，朝着城市的方向凝望，恨不得看見他的家到底是什麼樣子。但城頭上沒有火光出現，城依然藏在沉沉的夜幕裏邊。紅蘿蔔一面向城市凝望，一面向想着他的家，彷彿他就要帶着他的女人和孩子，還有那頭小毛驢，快快活活的回家了。

●直發癢就是不住的發癢。

三十二

在鵲鳥的噪雜的歡叫聲中，血紅的太陽從東方的平原上，從那望不到邊涯的平原上，慢慢兒升起來了。

民衆一堆一堆的包圍着宣傳隊員，談論着這一夜的戰事新聞，大家的臉孔上閃耀着太陽的顏色。人們由戰爭新聞又談論到從太行山那邊過來的這枝軍隊。關於這枝軍隊的過去，現在，在山西作戰的許多傳說，使大家特別的感到了很大魔力，好像在聽着神話一樣。

從家家屋脊上升起來裊裊的炊烟，屋裏邊的女人們在爲游擊隊趕做早飯。她們年年爲過往的軍隊燒茶做飯，可是從來不像今早晨的樂意情願。有一個年輕媳婦一邊注意的

偷聽着街上的談話，一邊用火柴點燃手裏的半乾輓柴[●]，連擦了三根火柴都沒有將輓柴點着。她的婆子忍不住盯她一眼，撇一撇嘴唇說：

『哼！點一次火就得幾根火柴擦，難道那不是那錢買的？』

媳婦沒有敢當面反抗；等婆子走出屋子，她低聲的咕嚕說：

『人家已經把日本鬼子打跑了，你還在心疼兩三根火柴哩！』

太陽的紅光照耀在緩緩東流的河面上，也照耀在那道破壞後的木橋上。游擊隊不斷的有人涉着水過來過去，傳達着命令和報告，也傳達着關於友軍的情報和傳聞。一部份偽軍在城內反正是證實了。偽縣長的捕獲也證實了。打死了兩個日本軍官的消息也被證實了。好消息一大堆，簡直要把大家興奮壞了。

紅蘿蔔拖着步槍，在人堆中走來走去，打聽着城市的消息。往往同一個簡單的消息他已經聽過十次，但當第十一次講說時，他仍然聚精會神的，一字不肯漏掉的聽到底。如今他是在明媚的陽光下，是在歡喜鼓舞的同志堆中，所以他比在天明前聽到勝利消息時更加高興。紅蘿蔔好幾次也不管別人聽不聽，對人家歡呼說：

『阿彌陀佛！回家的日子可來了！』

（當他說着這話時，他的心飄飄的飛往四月的田野上，因為田野上的麥穗已經打苞了。）

陳洪和牛全德從紅蘿蔔的前面走過去，一邊走一邊在低聲抬槓。牛全德因為沒有能打仗而感到失望，對隊長們發出來不滿的批評。但紅蘿蔔正在想心思，沒有聽清楚他們的話。他想着怎樣把房子修葺好，怎樣把門前的小菜園整理得跟從前一樣。會兒，陳洪一個人走了過來，向紅蘿蔔小聲的問：

『喂，老牛近來對你怎麼樣？不是對你還好嗎？』

『他近來對我還好，』紅蘿蔔回答說。『你爲什麼問到這上呢？』

『沒有什麼，』陳洪說。『我看他從昨天晚上到現在總在鬧脾氣，怕是你惹着他了。』

『沒有呀，』紅蘿蔔老實的笑着說。『你放心，我又沒有瘋，好端端的幹嗎往老虎頭上搔癢啊？』

『對了，我也想他不會是對你生氣。』

『真是，結的什麼仇，游擊隊我不會幹一輩子！』

『那麼你打算請假回家嗎？』

『過幾天看一看情形再談吧。只要能回去，我是巴不得回去下力氣。』

『你倒沒有忘過做莊稼。』

『當然啦，那是咱的本行嘛！』紅蘿蔔聽見田野上叫喚着「割麥插禾」，又接着

說：『副班長，快到芒種啦，鄉下人快該忙了。』

『是的，再過一個月就要吃新麥啦。』

『今年雨水好，收成一定不壞吶。』

『你自己的地怎麼樣？』

『聽說麥苗長的還不壞，全都是炕地①呀！』

（當他說着這話時，他的心飄飄的飛翔在四月的田野上，發現田野上的豌豆開始開花了。）

從對岸的寨子裏走出來一羣莊稼人，還夾雜着一羣孩子們，拿着兩條魚網下到河裏去。游擊隊員們都爲着這事情快活起來，只有牛全德皺着眉頭說：

『沒有同敵人開過一次火，真不好意思受民衆慰勞！』

『對啦，』張有才同意說，『最好是我們打過仗以後再受慰勞。』

『不，人家打魚是送往城裏去的吧，』一位同志猜想說，『並不是慰勞咱們的。』

『只要不是慰勞咱們的我就心安了，』牛全德說。

『紅蘿蔔，你在笑什麼呢？』張有才轉過臉去問。

紅蘿蔔沒有回答，因為他沒有聽見。

『喂，紅蘿蔔，把你的烟袋拿出來吸一袋吧，』張有才又提議說，『吸袋烟去去疲乏！』

『你想吸烟嗎？』紅蘿蔔笑着說，『可是烟袋不在手頭吶。』

（當他說着這話時，他的心仍然飄飄的飛翔在四月的田野上，想着田野上的麥穗快要揚花了。）

早飯送來了。紅蘿蔔和同志們蹲在地上吃早飯。他吃得特別多，臉孔上一直的帶着微笑。一則是由於吃飯，二則是由於太陽晒，紅蘿蔔的純樸的臉孔上汗浸浸的，比平時格外紅了。

●在不產煤和無法運煤的地方，燒硬柴或棘柴；硬柴是木柴，又稱劈柴，棘柴是各種莊稼稈。
●耕地犁起來休息一季，讓牠在太陽下晒着，叫做炕地。

三十三

這天上午，牛全德同弟兄們在河堤上繼續作簡單的防禦工事。大家都是一整夜沒有休息，經溫暖的陽光一晒，都感到困乏起來。只要隊長和指導員不在跟前，牛全德就讓弟兄們輪流休息，因此工作進行得十分緩慢。

宣傳隊員們奔跑了一早晨，動員了上千的農民繼續的破壞公路。農民們受了鼓勵，快活的工作着，興奮的工作着，競賽一般的工作着。大珠的汗水從他們的臉孔上，胳膊上，袒露的胸背上，不住流着。自然有一部份游擊隊同他們在一起工作，而且宣傳隊員們也有些在裏邊，所以常常飄起來雄壯的救亡歌聲。

牛全德對眼前的工作不發生興趣，老是有種空虛之感。雖然牛全德嘴上什麼話也

不說，可是他心裏在罵着，在罵着隊長們都是些怯懦的傢伙，不敢去找敵人打仗，却先準備挨打的工作。牛全德心裏想，假若他自己做了大隊長，他一定連任何防禦工事都不要，專找敵人打，和友軍來一次襲敵競賽。

但牛全德不但現在不是大隊長，最近的將來也決不會做大隊長，所以牛全德只能暗地裏發發牢騷。在牢騷中牛全德更容易想起來趙班長和紅蘿蔔，越發的渴望着有報仇機會。但報仇的機會只在火線上才能有，因此牛全德就越發的討厭這平淡的和平生活。

下午牛全德到城裏出了一趟差，從城裏回來時忽然間變了樣兒，快活得像得了外財似的。從牛全德的生活前面出現了一片美麗的遠景，他從來沒有感到他的前程是這樣的光明，這樣的值得驕傲，他從來沒想到人世上有更有趣的生活在等他去經歷。牛全德不再把趙班長和紅蘿蔔放在心上了。

再也忍不住在心頭上跳躍的歡喜，牛全德看見人就想報告出他的心思。看見分隊長，他好像小學生看見了老師一樣，帶着一半懇求、一半通知的口氣說：

『分隊長，過幾天我要上學了。』

『上什麼學校？』分隊長望着他笑着問。

『友軍的幹訓班，一個朋友介紹的。』

『好嘛，』隊長說，『可是畢業後還得回來，不然我不放你走。』

牛全德見了陳洪，興沖沖的說：『老陳，我的兒，過幾天我要上學了。』

牛全德見了張有才，興沖沖的說：『兄弟，瞧着吧，過幾天我要上學了。』

牛全德見了那位宣傳隊的女同志，興沖沖的說：『同志，我要上學去，你看好不好？』

牛全德見了任何人都只有這一句話，不過，句話却有不同的各種說法。人們把這事當做重要的新聞傳遍了全中隊，有人奇怪，有人羨慕，也有少數跟牛全德平素不諧的人暗中嫉妬。不管這新聞的反響如何，牛全德在全中隊裏的地位却無形的提高了。

黃昏時，分隊指導員得到了片刻閒暇，找牛全德隨便閒談，就談到牛全德受訓的事情上來。雖然牛全德比指導員大了好幾歲，但指導員却好像把他當一個頑皮的弟弟看待，故意的逗着他說：

『可別上學去，跟他們學不了什麼好處！』

『你別誑我，』牛全德眯着快活的眼睛說。『到處都說他們好，我牛全德的耳朵沒

有塞驢毛！」

「別聽信宣傳，信宣傳就要上當。」

「宣傳？宣傳叫事實佔着啦！你忘記你從前也常常替人家宣傳，我總以為是賣的假膏藥，後來慢慢有點信，現在才知道你的話不能夠打一點折扣！」

牛全德和指導員哈哈的大笑起來，笑得真實而富於感情。笑過了一陣之後，指導員用手背擦着眼淚問：

「你的那位朋友是幹什麼的？」

「他呀？嚇！他是一個老幹部！」

「什麼老幹部？」指導員裝做不懂得，但是忍不住又笑了。

「不要笑嘛，指導員。你知道俺們的碰面才有趣哩，」牛全德提高聲音說，「有意思極了！」

「你說說，你說說，說給我聽聽。」

「我正在街上走着，」牛全德開始說，「和一位友軍的同志打個照面。他把頭一仰，盯了我一眼，問我說：「你不是老牛嗎？」我看這人的面孔很廝熟，可是記不起他

叫個什麼名字。他說：「你不認識我啦嗎？我是，我是張國材呀！」嚇，操娘的，原來他是張國材！指導員，你不曉得，他還是我換帖弟兄哩，足足有十五年沒有見面啦。我一把手抓緊了他：「我的乖乘兒！」我一跳八丈高的說，「你，你還在活着？」「你想，朋友多年沒音信，我簡直樂壞了。」

牛全德停一停，嚥下去一口唾沫，點着半截紙烟頭，又繼續說：

「我說：『老五，』——我是換帖老二，他是老五——」變樣了，臉上長出連鬚鬚子了。」他說：「是的，都要老了，真是快呀！」老五說話的時候還是愛用舌尖頂住門牙，像孩子的時候一樣。我說：「嚇，老五！你怎麼臉上搽一個大疤呀？」——這塊疤恰恰在左邊的臉蛋上，起碼要比他的嘴巴長半寸。——「這是在湖南掛的彩，」他說。我說：「你也到過湖南嗎？唏，湖南那地方真是好：女人好，大米好，人情又厚道。我是在民國××年秋天隨着軍隊開到湖南去，在湖南東部打了幾個月，好險，幾乎嗚呼在那裏啦。」老五笑起來，說：「你就是跟他們在打仗，我就是在那年陽歷九月間掛的彩。」我的天，我那時真不知道老五在裏邊！我說：「唉嚇，老五呀，我要是知道你在那裏邊，我可真要跑去找你了！別看咱們在火線上對腦漿，一則咱們當兵的是沒有仇

的，二則咱們再打一百年也還是兄弟呀！」老五還是像從前一樣，把舌尖吐在牙齒外，嘻嘻的笑了起來。」

牛全德又停一停，快活的眨眨眼睛，把半截紙烟抽完。指導員巴不得一氣聽完，催促說：

「後來你們怎麼談到了訓練班？」

「俺倆在一個石頭上坐下去，」牛全德繼續說，「噴起閒話來。差不多噴了個把多鐘頭，我的那位朋友公事忙，走開了。起初俺們談了些近來的生活情形，隨後老五又替我解釋了許多在心裏悶了很久的問題。嚇，真是看不出，老五會變成另外一個人了！老五以前不認識一個字，現在可他媽的一肚子好學問，連外國的事情都能夠說得頭頭是道。我問老五：「乖乖兒，你是怎麼樣的？」他說：「這很平常，我們的老幹部都懂得一點道理。」後來他就說他們有一個幹部訓練班，如若我想進去的話，老五可以負責介紹我。唉，指導員，我現在不想別的，只想跟老五一樣什麼都懂得！」牛全德誠懇懇的要求指導員：「指導員，你答應我去受訓嗎？」

「好的，好的，」指導員同意的回答說，很受了他的感動。「不過得過幾天才能准

你走；目下正是吃緊的時候，我答應上邊也不會答應的。」

「指導員，說句話算句話，」牛全德大聲叫着，「你可是已經答應我的要求啦！」

「當然的，我一定幫忙。」

「不變掛？」

「不變掛。」

「爰啦！」牛全德拍一下大腿說：「哈，算我牛全德從前是白活了半輩子！……」

牛全德覺得他心裏有許多話，然而他說不出來。他望望指導員，望望原野，不知爲什麼嘆了口氣，嘆過後又跟着笑了。

三十四

第二天是「逢集」的日子。河對岸的街道上天一明就開始做生意，像平常「逢集」時一樣的熱鬧起來。飯舖開門了；賣雜貨的舖子開門了；碎貨攤擺在街道兩邊了；還有肉架子、菜挑子、賣零星食物的攤子和挑子，也都出現了。

人從周圍的村莊陸續的走來趕集，又陸續的走回各自的村莊去，小路上來來往往的人扯成繩子。一直繼續熱鬧到午飯時候，街上才開始冷落。

當街上的攤子開始收拾的時候，牛全德在河岸上將一個假扮做賣櫻桃的人物抓住了。他從後面猛不防的用一隻手抓住了那人的衣裳領口，又用一隻手抓住了櫻桃籃子，冷笑一聲說：

『好傢伙！你敢來刺探軍情！』

賣櫻桃的迅速的扭回頭，一看是牛全德，便神情慌張的陪笑說：

『呵，是三哥呀，可把我嚇的不輕！』

『老七，』牛全德向四下望了一眼說，『幸虧你碰着我牛全德是一個講義氣的人，要是叫別人看破了，喂，你的腦袋不搬家也得鑽一個窟眼兒冒冒空氣！』

『三哥，我正找你哩，』賣櫻桃的急忙說。『三哥你吃櫻桃；別抓着我的領口，別人看見了會疑心哩。』

牛全德鬆了手，說：『你怕我不講朋友，想逃跑是不是？』

『三哥真會說外氣話！』賣櫻桃的陪着笑臉說。『三哥性子我知道，從來沒有黑過誰，我還能怕三哥麼？』

『我牛全德當然不會黑朋友，可是你就不會碰見別人麼？』

『不要緊，你們的隊裏只有三哥認識我。』

『難道紅蘿蔔會不認識你？』

『誰叫做紅蘿蔔！』

『紅蘿蔔就是王春富，你忘記小時候他跟你罵過架哩。』

『啊，那是一個死鱉呀，他怎麼也幹了游擊隊？』

『不要慌，我們慢慢的談一談。只要你還把我當做三哥待，縱然咱們如今各走一條路，三哥決不會出賣朋友。只要紅蘿蔔瞧不見，你只管放心好啦。』

『我一切當然靠三哥關照，』賣櫻桃的說。『三哥叫我怎麼我怎麼，要我命我也只得死。』

『不要說廢話，就坐在這裏吧。』

於是他們臉對臉坐在河岸上，一邊吃櫻桃，一邊閒敘着各人最近的生活情形。

原來他們是同村人，並且是換帖弟兄。在這「一把香」，牛全德是排行三哥，賣櫻桃的是換帖七弟。一天，大家湊了幾個錢，買了些香表臘燭，一同到關帝廟裏，舉行結拜。他們虔心誠意的同在關帝爺面前跪下去，叩了三個頭，背誦着流傳在江湖上的老套誓詞：『我們自從結拜後，有福同享，有禍同當，雖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起罷誓，衆弟兄又給大哥叩了一個頭，然後到廟外的賭博場裏，買了許多油條和包子，牛全德又到附近的菜園裏偷了一把蔥，大家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頓。自從這一

天結拜以後，他們眾兄弟在村裏就形成了一個不小的力量。別的孩子們對他們都發生畏懼，像紅蘿蔔之流碰見了他們時就規規矩矩的遠遠避開。有一次老七爲罵紅蘿蔔，同紅蘿蔔的一個相好的大孩子打了一架，吃了點虧，立刻牛全德率領着眾兄弟跑去報仇，打得那個大孩子跪在地上連聲叫爺。十幾年來弟兄們各奔前程：有的安分做莊稼，有的學了小手藝，有的成了小販子，有的出外闖江湖，有的在貧困中害病死了。

老七起初在地方團隊中混來混去，近幾年也去到遠處吃碼頭，縣城淪陷時才突然從外邊回來，在皇協軍中担任着特務工作。談過一陣話，看出來牛全德確實是無意害他，賣櫻桃的就大膽的勸誘着說：

「三哥，沒有外人，請你不要怪我說老實話。我說你不如參加皇協軍，何必在這裏跟着他們受窮罪？」

牛全德覺得老七的話很不入耳，搶白他說：

「我拿朋友對待你，你別來拖你三哥下水吧。人活着並不是光爲自己，也得爲國家想想！」

「呀！三哥說的話我贊成極了！」老七狡猾的笑着說，遞給牛全德一枝香烟，還替

他擦着火柴。『三哥不知道，幹「皇協」也是救國，要不是爲救國找何必來幹「皇協」？』

『媽的，誰不知道「皇協」是漢奸隊伍！』牛全德心裏罵，但嘴裏却故意說：『老七講一講叫我聽聽，我還沒有聽說過幹「皇協」也算救國哩。』

『你以爲日本人真想滅咱們中國嗎？』

『不想滅中國來幹嗎的？』

『他怕咱們中國將來會變成了共產黨的天下……』

『這話是誰說的？』牛全德截住問。

『你還不知道中國這次抗戰是中了共產黨的陰謀嗎？』

『老七，你別在我面前胡放屁，我不是三歲孩子！』牛全德勉強的做着笑臉，但心裏已經冒火了。

『三哥不願聽這個，咱就不談這個吧。』賣櫻桃的很機靈的撥轉話頭說：『三哥，我問你，人家日本跟老蔣打仗是爲着爭江山，你是爲着什麼呀？』

『我不是說過麼？』牛全德用指頭敲着烟灰說，『日本人要來滅中國，我是中國

人，爲救國我才幹游擊隊。」

『救了國對你自己有什麼好處？我不幹游擊隊，可是我的錢花不完，你呢？』

『要是大家都跟你一樣當漢奸，中國還打個屁仗！』牛全德變了態度說，恨不得把老七抓了起來。『老七，爲人要有把硬骨頭，不能誰給糖吃就向誰叫乾爺。三哥近來比從前多懂得一點道理，我趁現在勸勸你。老七，你走的路不是正路，單只有錢花算不了一個屁！』

『三哥你怎麼動氣了？』賣櫻桃的紅着臉說。

『你別想拖你三哥當漢奸，咱牛全德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頂天立地！』

『哈哈，三哥，我是故意逗你玩兒的，你怎麼信以爲真了？』

『百個弟弟沒哥大。三哥不管你是玩兒的也好，真的也好，我說的話字字全是從心肝眼兒裏挖出的，不好聽你包含一點！』

『三哥說的話句句都好，都對，我一定聽從三哥的話。』

『聽不聽隨你，你現在快點走吧。雖說我們走的路子恰相反，可是三哥不黑你，放你回去，免得朋友們說我牛全德不講義氣。』

『是，是，咱弟兄們沒有仇，』賣櫻桃的趕快的站起來說，『咱弟兄們好歹換過帖，在關公面前磕過響頭。』

『別慌，我問你，你回去是不是就帶着皇協軍來打我們？』

『三哥爲什麼說這樣的話？』

『因爲你一定跟三哥一樣講朋友，我怕放了你回去會馬上吃你的虧。』

『三哥既然怕我出賣你，我不走了。請三哥抓我去請功好叻。』

『你真是講交情？』

『上有青天。』

『那麼我不送，你快點走吧。』

牛全德懷着一肚子的氣，走下河堤，在河邊洗起腳來。他一面洗一面想，假若這傢伙不是他的換帖弟兄，或者他牛全德不講義氣，這傢伙有十個也別想逃走。但是他知道這事情決不能讓別人知道，尤其不能讓分隊長和指導員知道；萬一走露了風聲，人們就要說他私放漢奸了。

三十五

賣櫻桃的走了沒多遠，恰恰碰着紅蘿蔔。紅蘿蔔正從附近的一個村莊裏出差回來，在街外邊遇見了賣櫻桃的，不由的嚇了一跳。賣櫻桃的立即把右手插進褲腰裏，對着紅蘿蔔點點頭，笑了笑，招呼說：

『啊，春富哥，你辛苦呀。好久不見了。』

『你在賣櫻桃？』紅蘿蔔勉強的陪着笑臉說。『近來發財呀。』

『不餓死就好啦，還說發財哩！』

他們互相提防着，打過招呼後就各走各的路。等賣櫻桃的走得瞧不見影子時，紅蘿蔔立刻飛快的跑進街裏，喘着氣向班長報告：

『剛才我遇見一個漢奸，一個漢奸從街裏走了出去……』

『你怎麼知道是漢奸？』

『我們是同一個村子的，』紅蘿蔔吃吃的回答說。『他投在皇協軍。他是漢奸，我知道清清楚楚的。』

班長不再問下去，也來不及向隊長報告，立刻帶着兩個同志和紅蘿蔔追了出去。他們追出去約模有三四里路，找不到一點人影兒。又追尋了一陣子，在一個十字路口拾到一個櫻桃籃，知道漢奸已經跑遠了，大家失望的折轉回來。

班長帶着紅蘿蔔和櫻桃籃，把上邊的經過情形報告分隊長。分隊長有點生氣，小眼睛一閃一閃的看着紅蘿蔔，用責備的口氣說：

『你爲什麼放了他走？』

『我，我，我怕他有手槍。』

『你爲什麼不大聲喊叫？』

『我臨時心一慌，忘了。』

『忘那麼得？……真是無用！』

分隊長把事情的經過詳細的報告中隊長。中隊長又報告大隊長。一會兒工夫，全大隊都知道了這件新聞。

消息一傳開，新材料飛快的補充起來：有人說賣櫻桃的曾經在大隊部的門口盤桓了很長時間；有人說他曾向老百姓探聽了不少的消息；另外有人說他還有一個同伴扮做賣菜的，當散集的時候先一步走掉了。

全大隊的人們都猜測着敵人什麼時候來進攻，都認為這事情迫在眼前。幾乎全大隊的人都責備紅蘿蔔，責備他誤了大事，蠢得可憐。

『真混蛋，』有人說，『他沒把全隊的利害放在第一位，却把他自己的安全顧得很週到！』

『我不信做偵探的都帶有手槍，完全是紅蘿蔔自己胆怯！』

『即讓有手槍該能怎麼？你可以大聲喊呀！喊兩聲他還能跑得脫麼？』

『真是，哼，他竟然連喊叫也不敢！』

『況且還有放哨的……』

『無怪乎牛全德在平素瞧不起他。』

『假若那傢伙碰着牛全德，他即讓有翅膀也別想飛走。』

『……………』

到處在談論着這個問題，到處在責備紅蘿蔔。但牛全德對這事沒有表示，對這些批評和責備不參加一個字。陳洪原以為牛全德會趁機會落井下石，大大的攻擊紅蘿蔔，一見他這麼沉默，不由的深為奇怪。爲要瞭解牛全德近來對紅蘿蔔抱什麼態度，他偷偷的向他探問：

『老牛，你看是不是紅蘿蔔對游擊隊缺乏熱情？』

『不見得，』牛全德淡然回答說，『我想這只是一時錯誤。』

陳洪故作嚴重的口氣說：『什麼「一時錯誤」啊！這分明是對革命事業不夠忠實，只想到他個人的利害！』

牛全德的臉色很沉重，沒有說話。一種愧悔的感情襲進牛全德的良心的深處，他驀然冒出了一身熱汗。

『雖然我們相信紅蘿蔔是個好人，』陳洪接着說，『這件事却做的太對不起我們的部隊。老牛，你，你爲什麼不表示一點意見？』

『我沒有意見。』

『爲什麼你沒有意見？』

『我不知道。』停一停，牛全德又慢慢的說：『你的話也許只說對一半。』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以爲紅蘿蔔的錯誤是應該原諒的，大家對他的責備已經太多了。』

『你是不是認爲應該原諒他沒有經驗？』

『也許是吧。我想在咱們隊上一定有人比紅蘿蔔犯的錯誤更嚴重，不過因爲他自己不吐口，別人就無從責備。』

『我不明白你的話，』陳洪如墮入五里霧中，用眼睛向他詢問。

『你想，』牛全德淡然一笑說，『假若紅蘿蔔放走漢奸後不再向班長報告，不也就完了麼？』

『媽的，你真是想入非非！』陳洪忍不住笑了起來。

沒有人能瞭解牛全德的心，他也不願意別人瞭解。每聽到一句責備紅蘿蔔的話，牛全德的心上更增加一分難過。如今他恍然瞭解，對日本作戰和從前軍閥時代的內戰是不

同的，那時候兵和兵不算敵人，現在怎麼能把朋友交情看得比救國還重？他的惟一的希望是「老七」能像他一樣的講交情，講義氣，說話算話。假若真如「老七」所保證的，那他牛全德的良心上的責任就輕了。

『萬一「老七」這傢伙不講交情……』

牛全德又驀的出了一身汗，不由的吁出一口氣。他知道如今江湖上像他一樣講義氣的人並不多，太相信朋友反而容易被朋友出賣。想着想着，他越發擔心起來，暗暗的咬牙發誓說：

『要是老七不是貨，出賣我，我非要他死在我手裏不可！』

到晚上，從大隊部和中隊部傳下來許多命令：有的是叫多派警戒；有的是叫隨時準備迎接敵人來偷襲；有的是叫本中隊當敵人進攻時要死守據點，沒得到大隊長的命令不能夠退過河去。

老百姓也聽到了這個消息，害怕戰事會起來，紛紛把女人和小孩子送往別處，市鎮上立刻充滿了恐怖氣象。

看見這情形，牛全德感到他自己的心上無比的沉重。他想着如果游擊隊不幸的吃了

大虧，那責任全都在他自己身上。紅蘿蔔也有這同樣想法，他的心上的担子比老牛的一樣沉重。夜裏，牛全德出去查哨，看見了紅蘿蔔，忽然改變了以往的態度，懇切的小聲叮嚀說：

「哨兵的責任非常大，你千萬不要疏忽啊！」

三十六

兩天過去了，敵人並沒有來進攻，甚至連進攻的模樣也看不出來；同志們的精神到第三天就突然鬆了。

牛全德的心上移走了一塊石頭，又從新快活起來，把心思轉回到受訓的問題上去。紅蘿蔔的心也從沉甸甸的憂慮中解放出來，盤算着請半日假回村中看一看什麼情形。他覺得牛全德這兩天對他特別好，就好意的同牛全德搭腔說話：

「牛班長，你不回家看看麼？」

「哪兒是我的家？」牛全德不覺笑了。

紅蘿蔔忽然想起來牛全德不像他一樣，牛全德是一個禿尾巴鷓鴣，便趕快改口說：

『我是說你不同咱們的村裏看看麼？』

『有什麼可看的？』牛全德和氣的回答說：『我要上學啦，沒有閒工夫回村裏去。』

『什麼時候去上學呀？』紅蘿蔔繼續問，希望趕快同牛全德建立起友誼關係。

『今天就請假，請准假明天就去。』

『噯，上學真好啊！』

提到上學，牛全德滿心高興，但他却不喜歡紅蘿蔔故意的向他討好。爲着打消紅蘿蔔的巴結心理，牛全德忽然收斂了臉上笑容，望着對方的臉孔小聲說：

『紅蘿蔔，你憑良心說，我牛全德近來對你怎麼樣？』

『誰說你對我不好？』紅蘿蔔莫名其妙的辯白說，『我知道你對我很好，從來我不敢說你牛班長一個破字。』

『你說，在操場上我打過你麼？』

『沒有。』

『罵過你麼？』

『也沒有。』

『你說實話，我近來欺負過你麼？』

『沒有，沒有。』

牛全德的臉上忽然有一絲嚴肅的笑，追問：『是憑着良心說的？』

紅蘿蔔怯怯的回答說：『句句是實。』

『可是你很難不起我，大大的對不起我！』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呀，就是你，你帶着那位姓趙的去割了我的靴鞦子！』

『你說的我不明白。』紅蘿蔔害怕的說，同時心裏想：『什麼靴鞦子？』

『別高興，你小點心！』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沒關係，請你告訴那位姓趙的，叫他小着我的心！』

紅蘿蔔非常恐懼，正想懇求牛全德說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牛全德摔下他氣昂昂

的走開了。

張有才看見紅蘿蔔的可憐樣子，趕快走來問：

『紅蘿蔔，什麼事情？』

『我也，我也不知道。牛班長很生氣，不知道到底是爲了什麼事。』

『你放心，我去問問他。』

張有才趕上牛全德，拉住他，試探着問：

『怎麼，紅蘿蔔又得罪你了？』

『沒有，』牛全德笑着說，『一點也沒有。』

『你爲什麼又罵他？』

『我看他太高興了，叫他給那個姓趙的傳個消息。』

張有才知道是爲了那個「壞女人」的吃醋問題，便笑着勸解說：

『算了吧，你現在還有閒心思吃飛醋麼？還是去受訓要緊，受了訓你就了不起了。』

『要不是爲着去受訓，我不會輕饒他們！』

『既然都是同志，應該互愛才對。』

『我不懂？還用你給我講道理？』牛全德笑着打了張有才一巴掌，『你忘了我是上

級！」

牛全德實際上並沒有多大氣，所以一離開紅蘿蔔的面前立刻又高興起來。他打過張有才一巴掌後就匆匆的去找分隊長和指導員，要求請假的問題：

「分隊長，指導員，現在不打仗，可允許我去上學吧。」

「好的，」分隊長回答說，「明天我同中隊長談一談。」

「只要最近沒戰事，」指導員接住說，「我們準備多派幾個同志去受訓。」

「可是分隊長，你得准我先走，最好我明天就走！」

「明天看，明天上午再決定，別性急。」分隊長微笑着，用話撫慰他。

「指導員，你千萬幫忙呀，」牛全德天真的叫着說。

「只要沒戰事，我包你去。」

離開分隊長和指導員，牛全德高興壞了。一大羣同志圍着他，爭着問：

「你明天就走麼？」

「什麼時候回來呀？」

「能不能我也去？」

『你真是機會好！學校在山西什麼地方呀？』

『……………』

夜間，牛全德一直在想着那將要開始的新生活，高興得睡不着。後來差不多到鷄子叫的時候終於睡着了。

但剛睡着，一會兒，天快發亮的時候，牛全德被突起的槍聲驚醒了。

三十七

牛全德一翻身從地鋪上跳起來。同志們全都不等他呼喚，幾乎是同時被驚醒似的，互相的碰着，擠着，慌亂的搶到各自的步槍和手榴彈，擁兒跑到院裏。院裏充滿了腳步聲，槍鬥的開合聲。一切都混亂了，都被這倉猝的事變驚駭得沒有辦法了。

『上房子！上房子！』牛全德叫着說。『快把人佈置開！上房子！守大門！』

牛全德像猴子一樣快的爬上了一座矮牆，又爬到房子上。陳洪和另外幾個有戰鬥經驗的同志們也跟着爬了上去。但還沒有等他們在房子上站穩脚步，分隊長在下邊用發啞的嗓子命令：

『衝出去！同志們，衝出去！』

『衝吧！衝吧！』另外幾個聲音齊喊叫着。

正在房子上用眼睛向村邊搜索敵人的時候，牛全德同陳洪忽然發現下面的同志們沒有了。好像有人在他們的脊梁上澆了桶冷水似的，他們覺得這戰鬥已經沒有挽回的希望了。陳洪瞄準一棵樹後邊的人影子放了一槍，人影子消失了，於是陳洪低聲的問牛全德：

『快決定：怎麼辦？』

『等一等，夥計！』牛全德回答說：『我要明白一點敵人的情形才好……』

話還沒說完，一顆流彈打中牛全德旁邊的一位同志的頭上，那位同志隨即從房子上咕嚕着滾下去，沉重的落到地上，沒有發出來一絲兒呻吟。陳洪又低聲催促牛全德：

『我們這房子守不住，我們不能等着死在這院子裏。』

牛全德聽了後就對同志們命令道：『跳下去，從大門衝出去，向河岸上退！』

陳洪又補添一句：『趕快跳下去！』

於是他們連二趕三的跳下房子，朝着大門跑去。他們在大門裏邊發現了三個同志。大門在門着，三個同志端着步槍靜靜的站在門後。牛全德重新對這三個同志命令說：

『快開門，衝出去！』

『門外有敵人，剛才衝出去的都給打散了，』站在門後的三個同志中有一個攔住說。『俺們三個是衝出去又退回來的。』

牛全德怔了怔，所有的同志們都立在大門後失去了主意。在這片刻中，大家都望着牛全德，望着他那發青的嘴唇，沒有人說出來一個字兒。滿街上響着步槍、手槍和機關槍的聲音，短促的驚駭的罵聲和叫喊聲，和迅速奔跑的脚步聲音。……

在這同一片刻裏，同志們忽然發現了一羣住在同院的老百姓，藏在大門邊的小草棚子下。從草棚子下發出來哆嗦打顫的聲音；女人們在用打顫的低聲哀求着菩薩保佑，禁止着小孩子的哭泣和動彈。這一羣人剛才完全被牛全德和同志們忘掉，現在才被他和同志們偶然的發現了。

在這同一片刻裏，牛全德的眼前閃過了一幅血的圖畫：他看見這所有還活着的生命，都在血泊裏倒下了，一切都被毀滅了。

牛全德和陳洪的眼光碰在一起，他們不約而同的說：

『趕快，翻後邊的垣牆出去！』

跳出了後邊的低垣牆，便發現在村邊的麥田裏，樹影裏，有許多敵人的影子向街裏進攻。牛全德喊了一聲口令，同志們立刻跪下去放了一排槍，隨即又齊跳起來，一溜煙的往河岸跑去。在河岸下邊，他們看見了中隊長和約摸有一個分隊以上的同志。中隊長只穿着一條短褲，提着一支手槍，來回的指揮着輕機關槍的射手們，聽取着那些退下來的人們的報告，和忙着吩咐什麼並命令什麼。

在河岸下邊，他們看見那些受重傷的同志們，有的躺臥在沙灘上，有的坐着，發着痛苦的呻吟。他們看見那些輕傷的同志們，有的扶着步槍蹲在地上，嘴裏連說着『不要緊，不要緊；』有的冒着水向對岸退去。槍彈好像是故意開玩笑似的，追趕着這些退下來的人們，在頭頂上尖聲的呼嘯着，爆裂着。從對岸冒着水過來約摸有兩分隊的增援部隊，已經到達河的中心了。

牛全德向中隊長行了個敬禮：『報告隊長！』

中隊長向他注視了一眼：『你們的分隊長退下來了沒有？』

牛全德回答：『沒有。分隊衝出去都給打散了。』

『唔。』中隊長又向牛全德注視了一眼：『現在跟着你的有幾個人？』

牛全德向背後望了一眼，「報告隊長，現在還有六個人。在院子裏死了一個，在跳出垣牆後又不見了一個。」

「嗯。」中隊長沉吟了一下子，「牛全德……」

「有！」

「你去！」

「是！」

中隊長忽然把下頰一覷，「你帶着一挺輕機槍，帶着你那六個人，」他指着左前方離河岸約模有二十米達的地方說，「立刻帶着人到那幾座坟頭和石碑後邊，掩護同志們從街裏邊退下來。去吧，快一點！」

牛全德立刻帶着一挺輕機槍，帶着那六個人，跑到那幾座坟頭和石碑後邊，把身子隱蔽起來。這時候天色已經大亮了，街兩邊的樹枝子，樹枝上的老鴿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牛全德望見許多人躺在街外邊，還有的正從街裏邊退出來，被敵人在背後緊的追擊着。牛全德看見三個負傷的同志非常狼狽的被五個敵人追擊着，在中途陸續的倒了下去，他們的槍枝被敵人檢去了……

『媽媽的！媽的！』牛全德在坟後邊興奮的喃喃着，溫熱的淚水充滿在他那雙瞪得圓溜溜的眼睛裏，他把輕機槍瞄準了那五個敵人，那五個敵人像拋麥捆子一樣的倒去，從他們倒下去的地上冒起來一陣被槍彈掘起的塵土。牛全德對自己低聲的咕噥道：『媽媽的，賺兩個！』於是牛全德的眼睛又向別處搜尋去，搜尋着新的目標，現在除尋找可以殺死的敵人之外，牛全德沒有一點兒心思了。

忽然，牛全德和陳洪同時的驚叫一聲，所有其餘的同志們都隨着他們的眼光望去，所有的心都不由的提了起來。原來從街外邊的麥地裏跑出來兩個人，一個是紅蘿蔔，一個是趙班長，後邊緊追着兩個敵人，相離不到四五步遠，看情形那兩個敵人是要決心把前邊的兩個活活擒去，所以一槍也不再放，嘴裏邊彷彿在不住的喊着罵着。紅蘿蔔的手裏邊已經沒有了槍枝，那一個姓趙的雖然手裏邊還托着步槍，可是已經沒有回頭向敵人還擊的機會。所有伏在坟頭和石碑後邊的六個同志都爲着紅蘿蔔和趙班長捏了一把汗，都爲他們的不可挽回的命運駭得怔住了。

在這剎那間，牛全德的腦子裏又重新浮起來那曾經想過了許多次數的報仇計劃，但隨即重又消失了。

『老牛，』陳洪焦急的說，『開槍——怕打着自己的同志，怎麼好？』

『噀呀，快給抓住了！』一個同志在石碑後邊驚叫着。

『用輕機槍掃射吧，橫豎他們兩個人，我們兩個人！』另一個同志提議說。

『好的，快開槍吧！』有兩個同志附議說。

在這剎那間，牛全德忽然發現了那追在後面的兩個敵人中有一個正是他的換帖兄弟，就是那個曾經裝扮做賣櫻桃的人物。牛全德的心上好像突然炸裂似的一疼，立刻把輕機槍向地上一放，抓起來一枝步槍從坡後跳了出去。『我操你奶奶的！』牛全德一邊瘋狂的衝上去，一邊高聲的罵：『我打死你個不講義氣的漢奸兒子！』這句話剛剛說完，他隨即跪下去連放兩槍，第一槍打中了換帖兄弟的頭部，第二槍打中了另一個敵人的胸部，兩個追擊者幾乎是同時的倒了下去。

麥地裏立刻又閃出來幾個敵人，一齊用排槍向這邊射擊起來。牛全德深怕那兩個被他救活的同志吃虧，大聲的喊叫說：

『紅蘿蔔跟姓趙的趕快臥倒，匍匐……』

話還沒有說完，牛全德覺得有一個什麼東西以不可抗拒的重力猛然的打在肋巴上，

口裏跟着說了聲：『不好！』他想掙扎着跳起來，却無力的倒了下去，槍彈在他的周圍繼續的尖聲的呼嘯着，並且從地上掘起來一陣塵土。宇宙在牛全德的眼睛裏開始變得昏暗了，和塵土的顏色混合了，槍聲也在牛全德的耳朵裏變得模糊了……

三十八

戰鬥繼續在河岸上進行着，太陽在淒慘的槍聲裏慢慢的高了起來。皇協軍的迫擊炮，開始向河岸上轟擊着，向河灘裏和河對面的街道上轟擊着。游擊隊沒有迫擊炮，沒有重機槍，缺乏訓練，大部份又沒有戰鬥經驗，在十分艱苦的情形下支撐着。約摸又過了一個多鐘頭，正當守河的游擊隊開始動搖的時候，友軍突然從敵人的右翼出現，一陣猛烈的襲擊迫使敵人狼狽的潰退了。

戰鬥結束後，同志們把牛全德的屍首抬了回來，抬到對岸的街道上，和別的屍首放在一起。同志們一批一批的圍攏來，看這一堆死難的同伴們。分隊長和指導員看看牛全德，不由的淌下眼淚了。陳洪看看牛全德，不由的淌下眼淚了。許多人看看牛全德，想

起來平日的友情，都不由的低下頭去，嘆息起來，淌下眼淚了。

趙班長和紅蘿蔔走來看牛全德，看着牛全德的傷口和血，和他的緊閉着雙眼的黃臉孔，他們不由的哭起來了。

有人嘆息着小聲咕嚕說：『老牛捨了自己救活他們……』

『同志畢竟是同志，』另一個接着說，『牛班長平常討厭紅蘿蔔，到最後又救了他的命。』

『牛班長……唉！』

人們從麥田裏找着了負傷很重的分隊長和張有才，又找着了許多同志的屍首。所有受傷的都抬送進城裏的小醫院裏。

分隊長和張有才在醫院裏慢慢的好了起來。當他們聽說牛全德陣亡的消息時，分隊長拄着雙拐杖，頹然的靠在病室門框上，深深的嘆息一聲。張有才坐在病床上簡直像一個失了去母親的小孩子，抽抽咽咽的哭了起來。

牛全德和二十多位死難者被並排的埋葬在城外的一片空地上。到第二天，友軍的油印報紙上登載着這一次戰役的經過，特別刊載着牛全德的小傳和他的死難故事。他的那

位成了老幹部的換帖弟兄在報紙上作了一首短短的輓歌。一張油印報差不多四分之的地位被關於牛全德的文字佔去了。

在城市的下層社會中有很多是牛全德的老朋友，他們聽到消息後就湊起錢來去他的坟上燒紙。他們發現了牛全德的棺木有一個角子露在黃土外，心中十分不舒服，立刻到隣村借了鋤頭和鍬子，把牛全德坟上的黃土加厚了。

被他救活的那位趙班長，他爲着報答牛全德，同陳洪一道帶了兩班弟兄們把坟上的黃土加厚了一層，於是牛全德的坟墓比起那些頂有錢的人的坟墓來也不遜色了。

分隊長出了醫院後來到牛全德的坟上看了看，感着非常的興奮。他跟政治指導員商量了一下，在牛全德的坟前立了一座小石碑。碑的正面刻着：

一位爲革命和同志而犧牲的民族英雄

牛全德同志之墓

中華民國××年×月×日陣亡××河岸

碑的背面刻着從那首輓歌中節錄的句子：

從黑暗中

睜開了睡眠，

看見了光明。

又懷着無限的

歡喜和希望，

從光明前

閉起了你的眼睛！

他們又在墳頭上栽了幾棵月季，坟前邊栽了幾棵柳樹。到第二年春天，牛全德的墳已經被薄薄的青草掩蓋起來，柳樹在春風裏搖曳着嫩嫩的細枝，月季也開放了鮮紅的紅花。清明節的上午，紅蘿蔔穿着農人的衣裳，提着一捆火紙，揹着一把鋤頭和幾棵柏樹苗，走到牛全德的墳墓前邊來，放下了肩上的東西，將火紙燒火，伏下去磕了三個頭，然後把柏樹栽在墳墓的周圍。陽光溫暖的照着他的脊背，照着那些鮮紅的月季花子。

把柏樹栽了之後，紅蘿蔔到鄰村裏借了水桶來，把每顆樹澆了一桶水，然後措了措額角上的汗珠子坐了下去。從腰裏取出旱煙袋，他漫不經心的裝滿了一鍋菸草，噙在嘴裏慢屯屯的吸着，眼睛望着前面的田野，沉思起來。

